

內政登記證警字第一〇三號  
郵政管理局新聞紙類登記第一八七三號

和

和

中

采開成石經禮記字



中和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

建設總署  
圖書之章



# 開灤礦務總局



烟煤、魚炭、上等  
火磚、缸磚、缸管  
營造磚、鋪地磚  
及其他磚品

局 址

天津特別行政區咪哆士道六十四號

電 話

三三九零一號

總局

三二六六六號

天津售品處

## 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

- (一) 我們要建設華北完成大東亞戰爭
- (二) 我們要剿滅共匪肅正思想
- (三) 我們要確保農產減低物價
- (四) 我們要革新生活安定民生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

代理國庫

發行鈔票

總行：北京

分行：各大都市

# 冀東銀行

營業種類

存款

定期存款  
往來存款  
特別往來存款  
通知存款

利益優厚

放款

商貼倉  
品現庫  
押押  
款透支  
款支款

手續簡單

匯款

電匯支  
解報票  
存匯滙  
款款款

迅速敏捷

代理

託收  
收項  
款險

便利穩妥

國內國外

通匯地點

北京	天津	上海	青島	唐山	厚和	張北	包頭	新	神	大	東
山海關	遵化	豐潤	密雲	灤縣	昌黎	遷安	胥各莊	京奉	戶北	阪營	京錦
秦皇島	樂亭	懷來	豐鎮	多倫	大	鉅鹿	平地泉	鄭家屯	通遼	大連	哈爾濱

本行對願客垂詢事項無任歡迎  
 請即隨時隨地隨地隨地  
 天津本行地址：法界八號  
 電話三局三二四一  
 河東支行特二區平安街乙十五號  
 電話二局五〇〇五號 四局〇三四七號  
 北京本行地址：西交民巷七七號  
 電話南局③ 一三五 四五八三  
 一三三六



# 中和月刊

## 第三卷 第十二期 目次

**圖畫**  
楊子鶴畫卷  
李西涯詩卷

編輯前記……………(一)

叢書刊刻源流考……………謝剛主(二)

釋古銘辭屨屨爲叙勳專用辭……………陳小松(五)

谷氏明史紀事本末探原……………李光璧(四)

辛丑條約第七款實行之經過……………曹宗儒(五)

衡湘文獻錄……………水野梅曉(四)



詩牌概說(下)……………汪一庵(卷)

湘綺樓集外文(十)……………(卷)

賜硯齋日記(七)……………(九)

方志餘記(八)……………兌之(卷)

土耳其之中立與德蘇戰爭……………毅(二)

時事叢記

述要(十月—十一月中)……………(二)

養和室隨筆……………渠彌(二)

修齋記學……………(二)

續孽海花……………燕谷老人(三)

補書堂詩錄……………兌之(二)

特載

各雜誌社協力第五次治運座談會(續)……………(三)

# 公興順建築廠

承辦中外土木建築工程

齊內小牌坊胡同甲一號  
電話五局〇六六八號

北 京

# 新記建築木廠

房樓式各	做承廠本
壩閘樑橋	石鋼灰洋
樓牌殿宮	畫彩漆油
程工木土	垣城路公
址	廠

號八五甲根城黃門安東  
六二五一局五話電  
六二五一號掛報電

## 普善堂醫藥社

王顯民大夫專門治療

半身不遂·痔漏·腎疾

絕對負責診治·並售世傳秘製

### 回陽還健丹

主治男婦半身不遂四肢麻木口眼歪斜言語不清等諸般痿症無論初得久患服用此丹二小時後患處感覺麻癢實因此丹係用虎脛骨等貴重藥品配合而成功能舒筋活血祛風故神精系蠕蠕跳動自覺麻癢短期內即可痊癒每服一元每打十元外埠函購加郵費三角

### 痔漏脫管丸

痔漏病源由於五臟六腑之濕毒濕熱大腸瘀血流注肛門凝滯不化以致腫痛刺癢或聚成肉疽久則生管坐臥不安不慎觸破輕則流溢黃水重則流血脫肛等病狀苦痛萬端此丸係世傳秘方不施手術全憑藥力消化定價每盒五元輕者一盒可供一星期之用重者二盒絕對根除如患者親來本社診治不收診費並附贈痔漏脫管散與此丸互為表裡極有神效外埠函購每盒加郵四角

### 金仙固精膏

此膏係本醫集十數年之研究及案病實驗屢經增益藥品始臻完成故對於男婦之腎虛腎寒夢遺偏墜疝氣以及婦女經血不調諸症均有奇效每貼二元外埠加郵四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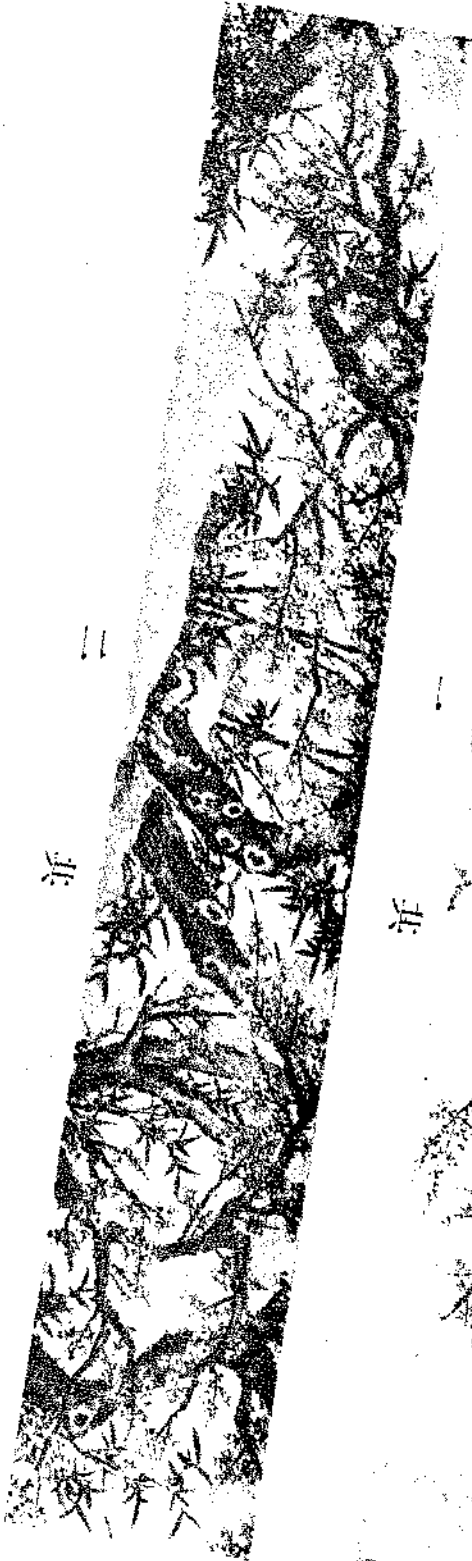
社 址：北京前門外興隆街草廠二條北口外路南  
代售處：天津法租界二十四號路麟昌當旁同芝堂



卷 畫 鶴 子 楊



共



共

本刊代售處一覽

東安市場	新智書店	佩文齋
五洲書局	五洲會記	
福華書社	華鑫書社	
西單商場	慎行書局	德華書社
永豐閣		
正誼商場	中華圖書社	成文厚
東城	隆福寺	文殿閣
南城	宣武門大街	觀古堂
	琉璃廠	來薰閣
北城	交道口亞東書局	後門爲寶書局
西城	知行書店	成文厚
	東方書店	亞洲書局
天津	總代售處	法租界二十六號路天津書局
山西	同蒲線	大每舍
上海	廣西路二八一號	來薰閣書店

本社代售

草韻辨體

此書爲明郭謙所輯。收自漢章帝以下至元朝止草體書家凡百餘人。韻以繫字。字以類從。今由丁友恭堂據明萬歷原刊本影印。線裝白紙八開本五冊。既資鑑賞。尤便利於初學應用。委託本社代售。定價每部十六元。特價十四元。願購者請從速。遲恐售罄。

# 兒童健康問答

## 急性與慢性消化不良症

問：在孩子們，消化不良有幾種狀況呢？

答：有急性的，有慢性的，急性消化不良幾大便可以好，慢性消化不良症，能夠繼續幾個月或幾個月。

問：那一種消化不良症最容

易嚴重的傷害孩子們的健康呢？

答：慢性的消化不良症：因為病源既未認明，往往繼續幾個月和幾年不止。

問：急性的消化不良有什麼病狀呢？

答：這些病狀都是人所共知，和容易辨認的，就是嘔吐，肚子痛，大便有不消化的東西，往往發熱，並且困難異常。因為這種病症平常能查出相當的病源，病源除去，病就好得快了。

問：那麼急性的消化不良症的尋常病源是什麼呢？

答：時常是因為飲食過量，

隨意多吃某種不相宜的食物，或是在疲倦之後盡量吃飯，急性的消化不良症往往是過過染患急餘病症的開始朕兆。

問：急性的消化不良症怎麼辦呢？

答：人們應當記着主管消化的各機關暫時完全停止工作，所以要緊的事是要用有力的瀉藥，如草麻油，把一切未消化的食物從腸部裡清除。胃部平常已用嘔吐方法自行清除了。一切食品，應當停止十二小時至三十六小時，以病的輕重為標準。祇可飲水。

問：這個問題終止，就入手吃平常的飲食妥當嗎？

答：不妥當，這種辦法差不多一定引起第二次的消化不良症。起初只能用藥，稀粥，頂稀淡的奶或乳清。孩子的胃口和消化力進步，他的飲食可慢慢的，却是漸漸的增加，但是多半的孩子們必須經過一個星期

或十天才能恢復全部的飲食。問：慢性消化不良症都是什麼呢？

答：這些病狀雖然常見，却不容易辨認，往往認錯了。平常有普通的病狀，如不舒眠，睡覺不安，咬牙，煩惱，困憊，喪失重量，和貧血病。此外還有局部的病狀，腸胃發炎，或瀉子痛，腹部膨脹，便秘，或瀉肚，大便帶粘液，氣有臭味，或瀉頭舌有苔，食慾不振，或胃口失常，或無定性。這種病狀往往錯認為腸部有虫。

問：慢性消化不良尋常原因都是什麼呢？

答：普通是餵哺程序不良的結果，就是久用不相宜的食物或餵哺的方法不相宜。像引誘或強迫進食，快吃，嚼的不夠細，兩餐中間吃東西，准許孩子隨意揀選食品，即如所吃的偏重一種食品。所應當認爲不相宜的食品有任意的糖製食品，附加食品等類，用未煮熟的食品，尤其是穀類，菜蔬，或生藥品。

問：一種飲食或一件食品也使孩子致病，就證明這種食品是與孩子相宜可以嗎？

答：不可以。許多人餵哺孩子的唯一方針是所用的人類食品

品不使孩子生病就是可用，這是很不正確的。要採用，這

是兒童身體的原則，使消化機

關力最少的食品，證明與多數

兒童有害的食品要一概除外。該

怎麼辦呢？

問：慢性消化不良症，這比較治療急性的消化不良症，更困難，因為慢性消化不良症，是由於平常用不相宜的

食品，或由於平常用不相宜的

食品，或由於平常用不相宜的

食品，或由於平常用不相宜的

食品，或由於平常用不相宜的

食品，或由於平常用不相宜的

食品，或由於平常用不相宜的

食品，或由於平常用不相宜的

食品，或由於平常用不相宜的

# 編 輯 前 記

謝剛主君叢書刊刻源流考。推本溯源。就其系統詳爲闡述。亦關於目錄學之一佳構。

古銘文有殘摩一辭。學者訓解。互有異同。陳小松君釋爲叙勳之專用辭。引證精博。極有心得。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夙稱淹貫。乃研究明代史事之要籍。惟其所由成書。異說紛紜。久爲懸案。李光璧君詳加考證。有探原一篇。爲析疑求是之作。

曹宗儒君辛丑條約第七款實行之經過。於使

館界之訂定。就民產遷讓等問題。分別敘述。堪供考鏡。

本期出版已達三卷。此三年中。同人本致力文化初衷。黽勉從事。質量務求充實。頻勞讀者惠言嘉譽。願在本社。自度仍多遺憾。如出版遲緩。尤感慙悚。自明年四卷起。益當努力。以謀進步。藉副讀者雅望。幸垂察焉。

知堂老人近又爲本刊撰稿一篇。即可於四卷一期發表。當爲讀者所欲快覩。特此預告。

# 叢書刊刻源流考

謝剛主

古人求書甚難，昔歐陽文忠公得韓昌黎集於敗篋之中，明代欲得一普通子部如春秋繁露淮南子者而不可得。毛奇齡存心堂藏書序云：「余嘗於吉州覓文選不得，淮西太守謀勸段文昌所撰淮西碑，馳檄四出僅能以韓愈文應之，他可知矣。」自唐有類書，宋有叢書，而後古今著述，始流傳於世，俾得供讀，蓋零圭片羽，搜求甚難，而彙輯衆長，故傳播自易也。至叢書之名，昉於何時？平步青霞外壻屑卷六叢書條云：

「朱文藻云，叢書字見韓詩云，門以兩版，叢書其間，而魯望笠譯叢書其權輿也，庸按天隨笠譯叢書序云叢書者叢勝之書也，叢勝猶細碎而不遺大可知其所容矣，蓋戰昏已作猶後人別集中之雜著也。」

至清代學人論叢書之起源者，錢大昕氏則以叢書之意爲會叢古人之書，併爲一部而以己意名之者，王鳴盛氏則以取前人零碎著述，難以單行者彙刻爲叢書。繆荃孫氏則云：「至以叢書著稱，則始於明萬曆間格致叢書。」余則以爲叢書之名，蓋由類書演變而成者也。類書中宋有曾慥類說一書，其書流傳甚罕，余曾見明抄本，彙輯古今著述約數十種，然皆刪節不全，此已肇叢書之端，至元陶宗儀說郛，近人彙刻書目，始列入叢書，而四庫提要則列入子部雜家雜纂之屬，其書雖在宋左圭百川學海之後，而其體例，實可窺見叢書與類書演變之蹟。至叢書刊刻最早者，當推宋俞鼎孫儒學警悟，其次則爲宋左圭百川學海。繆荃孫儒學警悟序云：

「至取各書之全者，並序跋不遺，前人以左圭百川學海爲叢書之祖，顧學海刻於咸淳癸酉，先七十餘年，已有儒學警

悟一書，俞鼎孫俞經編，計七集四十卷。」

自左氏百川學海而後，刊刻叢書之風接踵而起，迄乎明代著錄尤繁，王鳴盛蛾術編卷十四合刻叢書條云：

「其在宋則石廬龔士高有五子合刻，秀水朱勝非藏一有紺珠集。其在元則天台徐一夔大章有藝圃搜奇。其在明則海上陸楫思豫有古今說海，四明余有广有子彙，大末舒石泉有集賢書舍六子合刻，新安程榮有漢魏三十六種叢書，會稽商濟有裨海，新安吳瑄有古今逸史，鄞縣屠隆長卿，一字緯真，有漢魏叢書（六十卷），海寧胡文煥有格致叢書，武林鍾人傑有唐宋叢書，雲間陳繼儒眉公有寶顏堂秘笈六編，海虞毛鳳苞子晉有津逮秘書。」

王氏所舉，不過其犖犖大者而已，間嘗以爲明代藏書之家，無不喜刻書，若陽山顧氏之文房小說，程榮之漢魏叢書，陳繼儒之寶顏堂秘笈，固人所悉知，然若天一閣范氏，淡生堂祁氏，收藏既富，刊書亦繁，雖無刊刻叢書之名，而有刊刻叢書之實。自爾明代刊刻叢書可分二類，一宗百川學海，一宗說郭。陶宗儀氏所編說郭乃取經史傳記，下迨百氏雜記之書，凡千餘家，共數萬條，纂成百卷，剪揚子法言，五種衆說郭也之語名爲說郭，其原本久已不存。據葉昌熾藏書記事詩卷二引上海縣志：「當景泰間都文博家居校刊說郭百二十卷。」則已非陶氏原刊。至清順治間姚安陶珽所編之百二十卷本尤非陶氏原本，其中錯誤，尤不勝枚舉。近人張宗祥搜求舊抄本重校說郭，補證陶珽本謬處尤繁，然亦非陶南邨之舊本也。明季震於陶氏之名，或仿陶氏之書重爲編輯，若吳永編續百川學海，馮可賓之延百川學海，不著編者名氏之五朝小說之類是也，或明季清初，江南書坊，逕取說郭舊版，裁取數種，分類重編，改易名目，若錦囊小史，水邊林下，羣芳清玩之類是也。甚則有託名時流，廣立名目，取說郭舊版，另鑲圖畫數頁，置諸卷端，若託名陳繼儒等之八公遊戲叢談，屠本峻之山林經濟籍之類是也。雖拾前人餘唾，然刻畫精工亦不無可取。其效法百川學海廣集衆說，蔚爲一集或容納百家，或採取子史，搜奇愛博闡微彰幽，若鄭梓之明世學山，高鳴鳳之今獻彙言，王文祿之百陵學山，吳瑄之古今逸史，周子義之子彙，胡文煥之格致叢書，周履靖之夷門廣牘，沈節甫記彙編樊維城之鹽邑志林等書是也。三古遺書，漢唐子集，原書罕見，若隱若亡，經明人刊刻，賴以得存，或記史料，或志鄉賢，昔人不易經見之書，今則可置諸几席之間，其功不可勝量，然而明人刻書，喜妄立名目，屢改卷第，如馮夢禎刻唐劉肅大唐新語，誤改爲唐世說新語，

兩京遺編之春秋繁露八卷實非足本。至刪改文字，自立標題，更不遑論已。甚則有所謂書帕本者。葉德輝書林清話云：「明時官吏奉使出差，回京必刻一書，以一書一帖相餽贈，世即謂之書帕本。」今世所傳者，若明王世琦之三雲齋雜考，明佚翁編之水邊林下，蓋即是類，實無裨於學術也。

至明季毛晉刊刻津逮秘書，乃力革其弊，晉初名鳳苞晚更名晉，字子晉，常熟人，性嗜卷軸，雲集於門，藏宋元佳刊，精本名抄，搆汲古閣目耕樓以度之。傳刻古書，流布海內，所編津逮秘書，取名於酈氏水經注：「積石之石室，有積卷焉，世士罕津逮者」之意。彙轉宋元舊帙，據胡震亨氏所轉秘冊彙說，重爲刊成，約一百四十餘種，哀然巨帙，頗存古籍，採取漢唐著述，首尾完備，不事割裂舛改，已較說郛諸書爲善，其後海虞張海鵬氏即效其意刊刻學津討原等書，然毛氏是書收輯各書，率爲藝術占驗題跋小說等類，不盡爲子史要籍，又真偽雜陳是非莫辨，亦不能盡鑿於人意也。

洎夫清人定鼎，海宇初平，一般憂時之士，嗜古之徒，懼古籍之淪亡，斯文之中絕，若晉江黃虞稷俞郁，祥符周在浚雪客，爰有徵刻唐宋秘本書啓。其徵刻唐宋秘本書例云：

「前代藏書之富，南中以焦澹園太史爲最，中州之西亭，豫章之鬱儀兩王孫家，藏與天府埒，西亭所藏盡付黃流，鬱儀之蓄，亦遭劫火，澹園雖未罹斯厄，然亦不可問矣。其後虞山之絳雲樓冠於東南，庚寅之冬，燬于一炬，錫山顧修遠宋板頗著聞一時，然不免歸於豪家。故知天地菁英，有聚必散，況諸本半係宋鏤元鈔，即在斯世，亦無多藏本，倘不及時流傳，恐古人壽命，由此而絕，此吾黨急於成全其志也。」

斯例敘述明代藏書之家，要言不繁，已簡括無遺，故備列其語。吾人宜知黃氏之言。非僅在於存古，實有功於學林。葉德輝重刻徵刻唐宋秘本書目序云：

「虞稷僑寓金陵，遂籍上元，貢生舉康熙己未詞科，有千頃堂書目行世。雪客爲周櫟園先生亮工之子，祥符人，家世以刻書爲業，亮工通籍後，益好收藏，閩謝在杭先生肇淵，萬曆中抄書秘閣，中多希本散出，盡歸亮工。此目所列大都兩家舊藏。當時納蘭成德刻通志堂經解幾舉經部全刻之，其後武英殿聚珍板叢書，知不足齋叢書，又陸續刊行其史子各種，按目求之，所未刻者，僅雜史小帙，及宋元人集部數種已耳。然雜史一二種，藏書家多有抄本，集部亦

多明人校刻，雖未刊行，而兩入之心，亦可慰矣。」  
觀此區區一目，其影響於學術，其重要為何如，則清代刊刻叢書之風，實由是目啓之也。

二

清初刻書，仍沿明季之習，至曹溶之學海類編，乃稍改舊觀。曹溶字潔躬，號秋岳，嘉興人。編有學海類編四百三十種，八十六卷，卷目分列四部，一經翼，二史參，三子類，四集餘，首列選錄之旨，取擇甚嚴，力矯明季刻書之弊，凡昔人已刻之書，及荒誕不經，茶酒說部之書，皆不入錄，且必取完書，不加割裂，其纂輯之旨，已較昔人進步，原書僅存稿本，至道光間婁縣張氏官杭州知府，始爲刊行。其次則爲張潮山來所編之昭代叢書（張氏僅刻至甲乙丙三集，以後爲楊復吉等所增編），專收有清一代小品書籍，每集以五十種爲限。窺清初諸家刊刻叢書之意，以爲宏編巨製，自有專書，若叢書者，不過裒輯殘殘，取便簡討而已。其餘若王暉之檀几叢書，吳震芳之說鈴，汪士漢之秘書二十一種等，則徒承新城王漁洋氏之意，披拾小說，廣輯遺聞，意在資奇愛博，雖盧見曾之雅雨堂叢書，仍不能免焉。

自納蘭成德，乘其師承，刊刻通志堂經解，然後刊刻叢書，始志在流傳經史。清史稿文苑傳云：

「性德原名成德，字容若，納蘭氏，滿洲正黃旗人，康熙十五年進士，授乾清門待衛，少從姜宸英遊，喜爲古文辭，鄉試出徐乾學之門，遂授業焉。尤工於詞，晚更篤意經史，屬友秦松齡，朱彝尊，購求宋元諸家經解，後啓於乾學，得鈔本一百四十種，晝夜窮研，學問益進，刻通志堂九經解一千八百餘卷。」

由此士林始知刊刻叢書，非僅取斷簡殘編，零星小種，卽經解注疏，名抄手稿，非稟輯莫傳，此清康熙間刊刻叢書之大要也。

迨乾隆間，詔修四庫全書，廣求遺書，進呈內府，其間雖有焚燬禁書之事，然啓迪士庶競尚學術，其功實有不可沒者。據陶湘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大旨謂：乾隆三十八年五月，詔儒臣輯永樂大典散見之書，並蒐訪天下遺籍，不下萬餘種，彙爲四庫全書，復擇人所罕覩有裨實用者，次第刊印，先刻易緯漢官儀舊儀魏鄭公諫續錄帝範四種，是年十月



復命金簡，管武英殿刻書事務，奏准以木活字排印，藉省刻工繁費，高宗賜名聚珍並題詩十韻，於是按目擺印，得一百二十六種，其後復加夏氏尙書西漢會要唐會要農書等書，共一百三十八種，爲確定之數。並於四十年命東南各省鑄版刊行，一時承命開雕者，江寧刻八種，浙江刻三十八種，均爲袖珍本，江西刻五十四種，福建刻一百二十三種，均照原式，以闕本所刻爲最繁，然自乾隆以來，遞次修補，至同治間，增至一百四十八種，清光緒間廣雅書局卽據闕本刊刻，原書新增，混而爲一，實已非原書之舊矣。

然自高宗倡導而後，開獻書之路，獲百城之獎，士庶向風，刊刻古籍，蔚然興起，而纂輯抉擇，刊刻精良，亦較昔人爲善。當明清之際，一般學人，刊刻叢書，亦不過哀輯叢殘而已，至乾隆以還，刻書之家，乃於哀輯之中，獨具有別裁之意，非獨古人心力，藉資以傳，而且願使古籍流傳，爬梳整理，不致於謬誤，考其源流，可分數派：

一 目錄派 當清初黃虞稷周在浚徵刻唐宋秘本書啓，其經部諸書，已刻於通志堂九經解中，其子史諸書，歛之鮑廷博氏首爲刊行於世。廷博字以文，號滌飲，原籍歙縣遷寓武林，性耽文史，築室儲書，取戴氏學然後知不足之義，以顏其齋，三十年來，搜輯彌篤，凡有異書，無不借鈔。清乾隆間，詔修四庫全書，徵集遺書，廷博哀其善本，六百餘種，獻之於朝，恩賜圖書集成一部，並御製詩以褒之。所編知不足齋叢書，搜集先儒論著，凡有涉於經史諸子，取其羽翼經傳，裨益見聞者方爲入集，餘若詩話說部，亦必以能挖揚風雅者爲主，至於無裨學術者，概不泛登。

其纂輯之法約有二善，宋左圭之百川學海，元陶宗儀之說郛明陳繼儒之秘笈，雖廣蓄博搜，然百腋之裘，僅嘗一鬣，較之漢唐佚書，見諸類書者，固爲轉勝，惜究未能窺其全豹，鮑氏之書，凡收一書，必首尾具足，其善一也。百川學海說郛諸書，每書僅具鱗爪，其校讎更無可言，鮑氏之書，必校讎精審而後鑄板，如盧文弼所云：『風俗通十卷，坊本僅刻四卷，華陽國志之第十卷，本分上中下三卷今僅刻其下卷。』昔人罕見之籍，今均可以家弦而戶誦，其他如劉祁歸潛志，周密武林舊事，今與黃丕烈施國祁校本相校，無一二字之差訛，其取材之精密，刊刻之矜慎，尤非他書可比，其善二也。

鮑氏所刻叢書，至第二十七集而卒，其子士恭爲廣續成之。並取其書中善本，更刊爲大冊，如汪氏水雲集湖山類稿參

廖子唐闕史等書凡十餘種。振綺堂汪氏叢刻若朱弁曲洧舊聞即仿鮑氏所刻者也。

自鮑氏之書行世以後，好奇之士，踵事增繁，其續鮑書者，則有高承勛之續知不足齋叢書，佚名之倣知不足齋叢書，鮑廷爵之後知不足齋叢書。刻書之風，則由浙中而傳至粵東，其在浙中者，則有顧修之讀書齋叢書，修字葦崖，浙江石門人，家富藏書，於黃氏徵訪宋元善本，知不足齋叢書所未收者，復輯爲是書，全仿鮑氏之例，不以時代爲限亦不分四部，每得一書，必與鮑廷博，孫志祖，商榷論定，求其至是而後已。其甲集皆治選舉之書，餘皆考據經史，有裨實用之書，宋元子集推靡之功，以鮑氏顧氏之力爲多。繼顧氏而後者，則爲蔣光煦之別下齋叢書，涉聞梓舊二書，光煦字生沐，海寧人，少孤力學，別下者取孔子困學爲學知之次之意，吳德旋序云：「生沐於古人之書，網羅放失，皆鮑氏之遺，而並世之人，有著述媲美於前賢而未及梓以行世者，亦采錄以公諸同好」，採錄精審，校刻甚工，亦讀書齋之流亞也。

其在粵東者則有伍崇曜之粵雅堂叢書嶺南遺書，崇曜原名元薇，字紫垣，廣東南海人，父秉鑑，當時粵中有十三洋行，秉鑑爲最後辦行者。崇曜中鄉舉，喜與士大夫遊好刻書。是書仿鮑氏知不足齋之例，凡前人已經刊刻之書，皆不著錄。其校讐之事則屬諸南海譚玉笙，一時知名士也。同時尙有潘仕誠所編之海山仙館叢書，是書亦仿鮑氏之例，擇輯前賢遺編，足資身心學問者爲主，板式亦復與知不足齋叢書相同，其後若李廷光之榕園叢書，方功惠之碧琳琅館叢書，亦均開風而興起者。當乾嘉間不獨士夫嗜刻羣書，卽富商巨賈，亦喜依附風雅，廣事傳刻，可知清代中葉文風之盛矣。

二板本派 鮑氏所刻之書，以罕見者爲主，不以板刻爭奇，洎黃丕烈之士禮居，汪士鐘之藝芸精舍，而後始以仿刻善本爲高，以爲每書皆據祖本仿刻，不失累黍，廬山面目，儼然具在，庶不致遺誤後人，其用意固甚善也。汪氏刻有郡齋讀書志儀禮等書，惜未見彙刻爲叢書。丕烈字鱗圃吳縣人，輯有士禮居叢書，取其所得宋元佳槧次第刊行，由元和顧廣圻爲之校讐，如宋本周禮鄭氏注，刻川姚氏本戰國策，皆宋本佳槧，用原書影刻公之於世，校讐既精紙墨亦審，後人得其書者，幾可亂真，亦可見當時刊刻之精矣。嗣其響者，則有江都秦恩復氏，所刻書七種，其所刻劉球隸韻，爲世間秘本。其後若影刻聊城楊氏海源閣，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諸書，以及揚守敬之古逸叢書，皆由汪氏士禮居一派所出也。

三校讐派 黃氏刻書但依古本，故有佞宋之稱，然讀書以貴實用爲主，宋人所刻之書，亦未必盡善，於是書必校讐而

後能讀，則校讎之事，有不可緩已。其以實事求是爲主者，則盧文弼所編之抱經堂叢書是也。文弼字召弓，號磯魚，又號抱經，錢唐人，乾隆間進士，官至侍讀，以事左遷，乞養歸田，以讀書爲樂，味爽校書，日暝始罷，夜則篝燈復校，積二十餘年，每校一書，必搜羅諸本，反覆鉤稽，手批目驗，必取至當，所校諸書，不下三四十種，題曰羣書拾補，擇其尤善諸本，若經典釋文考證，儀禮注疏詳校，輯爲是編，錢大昕氏序其書云：

「抱經先生精研經訓，博極羣書，自通籍以至歸田，鉛槧未嘗一日去手。家藏圖籍，皆手自校讎，精審無誤，凡所校定，必參稽善本，證以它書，卽友人後進之片言，亦擇善而從之，洵有合於顏黃門所稱者，自劉貢父樓大防諸公皆莫能及也。」

蓋文弼治學之方，期於實事求是，不囿於耳目，主於故常，若於理之未當，雖宋元舊本，亦未敢輕信，故其校經典釋文，謂宋本之譌脫，反較經解本爲甚。並云：「今之所貴於宋本者，謂經屢寫必不逮於前時也；然書之失真，亦每由宋人，宋人每好逞臆見，而改舊本，如陸氏雖吳產，而其所輯前人之音，則不盡吳產也。乃毛居正著六書正誤一書，譏陸氏偏於土音，因輒取他字以易之，後人信其說，遽以改本書矣。」是非得其中甘苦者，不能道此語也。繼盧氏而起者，則有畢沅之經訓堂叢書，孫星衍之岱南閣叢書，天津館叢書，校刻古書均極精湛。畢孫諸君均爲顯官，喜提拔後進，臨海洪頤暄字筠軒卽出於孫星衍之門，長於考訂之學，與修天津館叢書之役，著有傳經堂叢書。乾嘉間研治樸學之士，若戴震孔廣森之戴孔遺書，臧庸之拜經堂叢書，宋翔鳳之浮溪精舍叢書，皆一時之選也。臧庸之著拜經日記，阮元序其書云：「臧君發揮經義推見至隱，直使讀者置身兩漢，若親見諸家之說者。」已可見臧君治學之精，著述之旨矣。

四綜合派 明季毛斧季之津逮秘書，清初曹秋岳之學海類編，雖抉擇未精然搜集實廣，其他若鮑氏之但取罕見之本，黃氏之主宋元舊本，各同一隅，未能滙集衆長，於是有張海鵬之學津討原諸書興焉。海鵬字若雲號子瑜，江蘇常熟人，取毛氏汲古閣所輯津逮秘書而損益之，輯爲學津討原一書。嘗以類聚叢殘，以知不足齋鮑氏，汲古閣毛氏爲善，然毛氏則多采書畫跋尾，詩話之屬，鮑氏則意專在未刊之本，未能以四部分類；李調元函海雖由漢迄今多及百種，然專主全蜀人物，而不及其他；趙紹祖涇川叢書，亦能網羅散佚，然又專主一隅，而并不及他郡，此蓋一方之書，未可以統古今之

盛，該宇宙之全。是書所收皆四庫秘鈔，有裨經史實用之書，每書之後，皆附四庫提要，其無提要者，並撰跋尾，詳述其書之始末原委。津逮所收終于有元，茲書由上古以迄明代，所輯皆本原書，無一刪節，凡一百七十餘種，取劉勰新論：「道家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學不傳」之意，定名為學津討原。學津討原而外，尚刻有借月山房彙鈔，墨海金壺等書。江安傅沅叔先生，述其刻書之事甚詳，其言云：

「毛氏刻津逮秘書十五集，一百四十三種，流傳百五十年漸就散佚，坊肆每有繙刻零本。嘉慶十年，張若雲輯刻學津討原凡二十集，一百七十一種，板心皆有照贖閣字，於津逮舊籍，所收獨多。十七年又刻墨海金壺分經史子集四部，其板旋燬於火。又於嘉慶十七年刻借月山房彙鈔，凡十六集一百三十五種。二書合之，得四百二十種。學津金壺皆取古書，借月專及近代，學津版刻，未幾散佚，不知所歸；借月先歸上海陳璜，重編為澤古齋重鈔，十二集二十一種，未幾歸金山錢氏，增為二十集，一百三十七種，易名指海，三家鼎立，其中雖互有重複，校刻出於衆手，不能無小小出入，要皆秘藏名著，二百數十年間，用以資博識而惠學人。」

此文於張若雲刻書之業，可謂推挹備至，其繼張氏之風者，則為金山錢熙祚氏，熙祚字錫之，江蘇金山人，家富藏書，性喜校讐，張海鵬氏所刻墨海金壺借月山房彙鈔殘版均歸錢氏，錢氏取借月殘書增為二十集一百三十七種，取抱朴子語更名指海十二集，十二集以後為熙祚子培讓續刊，多清代著述。墨海金壺則增輯補刊易名為守山閣叢書，守山閣者，熙祚於熙屬秦山中構祠建閣藏書其中，翼與此山相守而無窮者也。熙祚每於張氏原書有遺珠之憾，因又擴取所餘刻珠叢別錄二十八種八十二卷。熙祚以張氏之書，抉擇未精，因與南匯張文虎金山顧觀光等商榷取去，分別校勘，其書多從浙江文瀾錄出。文虎遷於考訂之學，精於校讐，胡培壘序稱其：「精擇審校是以津逮後學，昔賢著作苦心，不改淹沒於訛文脫字，決其書之必傳。」文虎為熙祚校書湖樓，會熙祚公車北上，文虎與之同行，未幾熙祚沒於京師，文虎輿歸其喪。比及南旋又為其族子培名刻小萬卷樓叢書十七種。

當乾隆間，南匯吳省蘭氏編有藝海珠塵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集，彙輯古今著述不分四部，其板後亦歸金山錢熙輔氏，重輯壬癸兩集，體例一仍其舊。原書極為難得，書坊乃以吳氏所刻之書，改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集，以為完書，然實未

爲足本也。文虎合金山錢氏所刻諸書，爲編金山錢氏家刻書目十卷。若錢氏者一門風雅，張氏羽翼之功，可與海虞張氏先後媲美者也。

余讀嘯山湖樓校書記，門對湖隄，楊柳數樹，綠陰無際，時興煙波，競媚其上，啓窗憑眺，湖山在望，與顧尚之錢雪枝（熙祚字）早登文瀾，暮宿湖濱，煙雨晨昏，湖光潋影，照映其間，其跡象又何其幽媚歟；未幾雪枝早故，劫火北來，湖樓讀書之事旋成泡影矣。

然當咸豐庚申之變，人士避地鄉曲，亦時有匿跡銷聲，潛伏讀書者，管廷芬花近樓叢書序云：

「歲在庚申春仲，武林失守，蔣生沐自峽川避居予家，一時文酒之會，頗極朋遊之樂，入秋以來，風鶴日警，生沐復遷於桐木港，及激水山中。余亦奉母遠遁鄉曲。所寓僅破樓一間，聊蔽風雨，遙見烽火燭天，砲聲殷地，憂從中來，日藉筆硯，以消鬱壘，笈攜小品書手錄之，不足復於村塾告假以讀之。頃雖旋里，舊巢幸存，而徧地干戈，出門荆棘，且邑井蕭條，友朋星散，無可問答，至故家典籍，大半燬於劫火，深爲斯文之歎，因彙輯所存，得七十餘種，署曰花近樓叢書，蓋取少陵「花近樓臺傷客心」之意也。」

蓋當洪楊擾攘之時，鄉間尙可避地潛居，優遊歲月，足以鈔書遺日，是乾嘉承平餘風尙未泯也。

乾嘉以還，私家刻書而外，封疆大吏亦皆提倡風雅，廣刻羣經，徵集遺獻，或書院課士，刊刻學子讀書札記，足以啓發士林，策勵後進，若畢沅之纂輯經訓堂叢書，阮元之刻學海堂經解，繼之者，則有王先謙南菁書院續皇清經解。其老師宿儒，主講書院，教誨士子，蔚然成材，若阮元督學浙江之刻詁經精舍文集，其在廣東之刻學海堂文集，陳東塾澧之刻菊坡精舍集，王先謙之刻南菁書院叢書，雷浚等撰之學古堂日記，其事雖有在咸同而後，然而流風所被，固足以紹起人文也。斯則清代中葉文風之盛，公私諸家刻書之舉，啓於內府，盛於江浙，遠而閩粵，西及川隴，然而冀北魯東，文物之邦，猶未聞有刻書之風，惟有定州王文泉灝之編校畿輔叢書，鄉賢著述綱羅至備；臨清某氏之編礪墨亭叢書，文藝著述，搜輯亦廣，其書僅有稿本，未見刊行，魯殿靈光，固足爲鄒魯生色者也。

洎洪楊亂靖，金陵克復，曾文正公國藩，坐鎮東南，下車伊始，首以刻書爲急，以教養生息，爲資治之要務，廣開五局，刊刻經史羣書，於是巖穴之士，得以秉筆執簡，操觚其間，若張文虎莫子偃輩昔日潛伏田野，今又置身於著述之林矣。況周頤憲風穆二筆云：

『咸豐十一年八月，曾文正公克復安慶，部署稍定，命莫子偃大令采訪遺書，商之九弟沅圃方伯，刻王船山遺書，既復江寧，開書局於冶城山，延博雅之儒校讐經史，政暇則肩輿經過，談論移時而去。住冶城者，有南淮張文虎，海寧李善蘭，唐仁壽，德清戴望，儀徵劉壽會，寶應劉恭冕，此江南官書局之傑落也。』

文正所開書局，以江寧爲善，文虎已於斯時就食金陵，校讐史記漢書，用力尤勤，其所著史記校勘記，尤裨於實學。其次則爲浙江書局所刻二十二子九通，均有裨實學，主校讐者，爲王詒壽，黃以周，俞樾諸君，其所校刊諸子，悉用清儒精校之本，譚獻復堂日記，於浙刻諸子，推崇備至，稱爲藝林之盛事。武昌書局雖較江浙二局稍遜。然所刻崇文書局叢刻，其中所收各書如章宗源之隋書經籍志考證，爲有功於史部之作，斯則江南底定之後，號稱小康，人文蔚起，不乏奇才，清代末葉，研治學術，另成一種風氣，則非由會氏而啓之歟。

會氏而後，提倡學術者，則爲張之洞氏，張氏編書目答問勸人刻書，而以叢書有功學術，最裨實用。書目答問勸刻書說云：

『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業學問，不足過人，而願求不朽者，莫若刊布古書一法，但刻書必須不惜重資，延聘通人，甄擇秘籍，詳校精刻。其書終古不廢，則刻書之人，終古不泯。如歛之鮑，吳之黃，南海之吳，金山之錢，可決其五百年中，必不泯滅，豈不勝於自著書自刻書乎？且刻書者，傳先哲之精蘊，啓後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也。』

於時大難初定，人喜向學，縉紳士夫，亦以刻書相高，文正倡之於前，文襄繼之於後，搜集叢殘，漸成風氣，同光而

後，刊刻叢書之業，其在江浙者則有俞氏春在堂，孫氏永嘉，丁氏當歸草堂，姚氏咫進齋，陸氏十萬卷樓，章氏式訓堂，朱氏結一廬，徐氏煙嶼樓，張氏花雨樓，葛氏嘯園。其在粵東者，則有李氏榕園，方氏碧琳瑯館，龍氏知服齋。其他各省亦均有刻叢書之舉，則張氏一言，實有九鼎之重矣。

然而事變日亟，四方雲擾，學者知徒守考訂之學，不足以圖存，曾文正公之提倡實踐，其意實非空談性理，蓋謀力矯頹祭餽，一知半解之學，以期經世致用奮發有爲，非迂儒株守一方者可比。其餘若龔自珍魏源之講求今文，修談經濟，洪鈞李文田以考訂之法，移治乙部輿地之學，蓋均鑑于時代，有非徒講考訂，昧於時事，所能圖存者。清季之學風如斯，即刊刻叢書之風，亦爲之一變。於是江標之刻靈鶴閣叢書，首列李鳳苞使德日記，徐建寅德國議院章程，元和胡氏之漸學廬叢書，彙輯清代講述邊疆史地之書，鄒凌沅之通學齋叢書，則朱子語類與格致會通，聚爲一談，五洲國都，與歷代都邑，彙爲一集，其立論亦與昔人不同，然俞曲園氏爲靈鶴閣序，則深不滿之，序云：

「江建霞太史以名翰林視學湖南，其時西學大興，異論遽起。太史寓余書言，自來湘中，惟確守考據詞章四字以爲根柢，不敢忘家法，嗚呼其所見正矣。校士之餘，輯刻叢書，先成三部，郵寄吳下，乞序於余，知君之教育楚士，真能確守家法矣。其第二集中，如中西度量衡表，新加坡風土記，則又近今之新學，得無與家法小有出入乎？曰非然也。此叢書之所以爲叢也；使爲叢書而沾沾於一家之言，一隅之見，豈足以動觀者之目，而鑿讀者之心哉！」

俞氏之言，仍篤守舊說，其所立論，是否允當，吾人可以自辨，然刊刻叢書之風，至此而又一變矣。

有清人文薈萃之地，北則春明，南則吳下武林，故刊刻叢書，亦以三吳爲盛。自海通以來，上海闢爲商埠，輪輿輻湊，士民麇集，於是吳淞歙浦，遂爲東南人士滙合之區，當同光間，申報館亦於是時成立，一時文人騷客，多來海上，其爲申報執筆者，悉通達之士，若預洪楊之役，從事革命之王韜，亦預申報編輯之事，其他若錢徵蔡爾康，亦均一時之選也。於新聞事業而外，並設有申昌書畫室，編印古今典籍，如蔡爾康所編之屑玉叢談，彙輯筆記野史，實有裨於見聞。王韜字紫詮，別號玉觥生，所編之書亦繁，其著者如艷史叢鈔等類，平步青霞外牆屑有玉觥生言志條，記其生平甚詳，自云：「雖在城市而好山居，嘗有結廬西湖之想，而涉足城市，喜作綺語，十里洋場遊獵殆遍。」其行事與管廷芬相校，

一則避寇鄉曲，閉戶鈔書；一則放浪形骸以書自遣，雖格標不同，而志操可取，亦足異已。

至光緒季年，一般憂時之士，潛來上海，力倡新說，協謀革鼎，又奔走東瀛，以爲羽翼，海上遂爲會盟潛伏之所。於是鄧實劉光漢輩，創辦國粹學報，藉舊學以鼓吹革命，搜集宋明逸民野史文集，編有國粹叢書，古學彙刊，以論新知而倡民氣。至今視之，雖時過境遷，而所刊行諸書，實足啓發來者。比民國建立，海隅初平，清季遺老，又多潛居海上，作汾湖榆社之吟，以寄其憂慨，而暇則效曹倦圃流通古書之約，刊刻群書以爲名山之藏，若南陵徐氏之積學齋，貴池劉氏之聚學軒，南潯張氏之適園，南潯劉氏之嘉業堂，烏程蔣氏之傳書堂，九江李氏之木犀軒，均纂輯叢書，刊刻精工，撰集嚴密，多有昔人未見之書，另闢治學蹊徑，其在書林，則有上海涵芬樓所編之涵芬樓秘笈，四部叢刊，百納廿四史等書，其編輯選擇之方，實有出前人之上者，此民國初年刊刻叢書之大概情形也。

#### 四

夫由同治而迄光宣，修養生息，垂三四十年，故人士得以莘莘尙學，而富商巨紳，亦喜出資刻書，以爲名高，然而能刻書者，未必能識書，能識書矣，又未必能抉擇審慎身與校讐之役也。然清季刻書，所以能突過前賢者，則以有真知灼見卓學之士，提倡風雅力主其事者也。所謂卓學之士，則吾當推陸心源，楊守敬，葉德輝，繆荃孫諸君，後此則爲羅叔蘊，王靜安，張菊生，傅沅叔諸先生而已。夫此諸先生者雖所見不同，而深詣孤造各有其獨到之處也。茲請分別述之。

陸心源 陸氏之學，在於校刊宋元舊本，有裨實學。心源字剛甫，歸安人，咸豐舉人，官福建鹽運使，藏書極富，著有函宋樓藏書志。其所刻十萬卷樓叢書，校讐極審，如所收通鑑史劄注，當胡三省注通鑑之前，爲通鑑作音釋者，凡有三家，一司馬公休，二廣都費氏，三史劄通鑑釋文，世所傳公休本，襲史書而託名公休，費本全據史書，略參己見，世謂之龍爪本，惟史註流傳極尠，陸氏據宋本，重爲刊行，自此書一出，其裨益通鑑，良非淺尠。又所收宋洪邁夷堅志，總四百二十卷，在涵芬樓本未出以前，當以此本最爲完善。

楊守敬 楊氏長於輿地之學，而東瀛訪求遺書厥功尤鉅。守敬字惺吾，湖北宜都人，同治壬戌舉人，選黃州教授，因



自號鄰蘇。遵義黎庶昌出使日本，議刻古逸叢書，守敬力任搜訪。校勘排比，纂述題識，楊氏之力爲多。庶昌長於文學，而昧於板本，故守敬恒有不滿之處，鄰蘇老人自訂年譜云：

『黎公本文學之士，於古書源流，不甚了然，當初議刊刻叢書時，我卽自任爲黎公每部代作一跋，而不署我之名，黎公則笑云：「我自有我之跋，君自爲跋可也。」後遂不自作跋，亦不願守敬作跋。』

又云：

『古逸叢書已成，督印百部，黎公以贈當時顯者，皆驚爲精絕，其實所刻之書，不盡要典，如蔡刻杜詩，廣東尙有刻本，莊子注疏，亦載道藏輯要中；而惠琳一切經音義，楊上善太素經等書，皆未刻，頗爲遺恨，然黎公作主，何能盡如我意。』

古逸叢書，雖未能抉擇盡善，然士禮居而後，當首推是書，海外求書之風，由楊氏而啓。後傅雲龍所刻諸書，眞僞雜陳，實未能望其項背也。

葉德輝 葉氏精於目錄之學，能於正經正史之外，獨具別裁，旁取史料，開後人治學之門徑。德輝字煥彬，號郎園，長沙人，光緒壬辰進士，官吏部主事，旋假歸，於學無不通，著觀古堂所著書彙刻書目等書，其子啓倬輯爲郎園先生全書，其彙刻書目收集書目實廣，如所刊徵刻唐宋秘本書啓，可以知刊刻古籍之源流，校刊天文本單經論語輯孟子劉熙注，極有羽翼經學之功，輯趙忠定奏議亦有補於史事，惟旣扶翼正教而又刊雙椽景閣叢書，不無爲世人所詬病云。

繆荃孫 荃孫博見異書，勤於纂輯，於晚清各家刊刻叢書之役爲主最多。荃孫字筱珊，號藝風，江陰人，光緒丙子進士，官翰林編修，收藏甚富，精於鑑別，張之洞撰書目答問，荃孫實預其役，據藝風老人年譜云：『光緒六年八月執贄張孝達先生門下，命撰書目答問五卷。』編有雲自在龕叢刻，對雨樓叢書，藕香零拾，煙畫東堂小品等叢書，刊刻宋元以後著述，間及異聞筆記，並得宋人平話於親串梳篋中，用爲影刊，足以覘宋元民間之文學，近古社會風俗之情況，其纂輯之旨，已獨具別裁，非囿於聞見者可比。夏孫桐繆藝風先生行狀云：

『所校刻古書，詳溯源委，剖析異同，具載於序跋，論者謂與藝圃書跋，允稱同調。秘籍孤稿，以力薄不能多刊，

每貽同志好事者，如張文襄，王葵園，劉聚卿，劉翰怡，張石銘諸人所刻叢編，每有贊助，盛愚齋（宣懷）常州先哲遺書，則全出先生藏本，編校亦一手所成，原擬分爲三集，寫定目錄，因辛亥之變就已刻者結束，尙餘二十種存俟同郡後來賡續之。」

按海上刻書之家，若南潯劉翰怡張石銘所刻叢書，多由繆氏校定，徐乃昌之積學齋叢書，金武祥之粟香叢書，亦由繆氏啓之，卽涵芬樓之編四部叢刊，繆氏提倡之力爲多，近代刊刻叢書，無不與藝風老人有關，斯則繆氏傳存古籍，何異拾嬰兒而掩白骨，有裨文獻，厥功偉已。

晚近地不愛寶，古物日出不窮，而秘籍名鈔，亦時有所發現，於是有所謂，商周遺文，燉煌卷冊，元明戲曲，明清史料，此皆前人未見之書，驚爲異珍秘寶者，先師王靜安先生以沈博絕麗之資，發爲流通致遠之文，昔日難解決之問題，皆左右逢源迎刃而解；而上虞羅振玉先生畢其一生精力志在搜討，其啓迪之功，實有不可沒者，雪堂序靜安先生遺書，稱其：「具程君（瑤田）之學識，步吳君（大澂）之軌躅，又當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世，故其規模大於程君，而精博過於吳君，海內新舊學者咸推重君書。」雪堂之學，端重考古，然古籍殘不自珍秘，凡有見聞，無不廣布流傳，公之於世，啓告來者，其在滬上東瀛，以及晚歲由津居遼，披剔掌故，爬梳典籍，其刊布叢書，不下數十種，其爲類至廣，容納亦至賅博，佔俾之勤爲近人所未有者，要而論之，若殷虛書契前後編，貞松堂集古遺文等書，則流傳文字者也。雪堂叢刻，國學叢刊，則刊布清人撰作，間及羅王兩君自著者也。楚雨樓叢書，吉石齋叢書，香古叢刻，四時嘉至軒叢書，則在流傳金石圖象者也。雪堂磚錄唐風樓碑錄，則在哀輯石刻文字者也。鳴沙石室遺書，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敦煌石室遺書，則影印敦煌卷軸者也。東方學會叢刊，六經堪叢書，嘉草軒叢書，則彙刻古今著述者也。玉簡齋叢書，則輯刊目錄者也。殷禮在斯堂叢書，史料叢刊，遼事叢刊，則徵集史料間及野史稗乘者也。此僅舉其要者，至其細目不能盡述也。

羅氏纂輯之功，其刊布金石文字，整理商契遺文，盡人皆知，固無論已。茲就流傳古籍而言，昔人研治校讐僅及宋元佳槧而止，自有羅氏之書出後，世人始注意有敦煌卷軸，敦煌所藏不盡釋道經卷，而所重要者，則在漢魏以來已佚古籍，羅氏所輯之古籍叢殘，及鳴沙石室遺書，多訪求海外所藏，僅而成書，其所哀輯經部，則有唐寫本周易尙書毛

詩禮記鄭注論語等書，史部則有唐寫本漢書，王莽傳與今本頗有不同，晉紀張延綬別傳，諸道山河地名要畧，沙州圖經，西州圖經，尤裨於西陲史乘，子部則有殘本道德經義疏，莊子，集部則有唐寫本殘本李善注文選，按唐書李邕傳：「父善顯慶中爲文選注表上之，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意願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爲不可奪，故兩書並行。」以此本與今本相校，凡今本釋意之處此皆從畧，尤爲難得，昔黃季剛（侃）氏頗愛其書，又如敦煌零拾中，所收佛曲三種，可以窺見唐人變文之體，始知小說戲曲肇於有唐，而昌於宋代，兩京至元，而臻極盛，尤於吾國民俗文學有關，至於收集明清史料，裨益掌故，猶其餘事。由是而言，晚近發現古物秘籍，若無羅王兩先生整理之功，吾人又何得而窺見乎？學問之事，愈進而彌無窮，其整理方法，亦與日而俱進步，吾人生於今日，萬不可尊古而賤今，殆由斯也。

民國以來，不乏好奇愛博之士，若董綬經康之刊刻小說詞曲，啓前人之未發，陶蘭泉湘勇於好事，刊刻羣書，並及圖象，均有足多者。其藏書最精任事最勇，者則爲海鹽張菊生先生元濟，江安傅沅叔先生增湘。菊生先生自入民國卽棄官歸里，蟄居滬上，從事點勘，以流傳古籍，期諸白首。沅叔先生自罷官以後，退藏人海，三十年來雪鈔露纂，晨昏無間，手校羣書，不下數萬卷，每郵書往還，商討甲乙，古德高誼爲不可及。菊生先生，所編四部叢刊百衲本廿四史，搜討極見矜慎，一字之微，亦必經審核而後寫定，凡經鑲板，因不愜意而棄置者不知凡幾。如遼史鈎魚之習，後人誤爲鈎魚，自見元刊，而後其疑始晰，見於所撰校史隨筆，而所刊各書，取去予奪，江安傅先生之力爲尤多云。

楨以校書之役，識菊生先生於滬上，知有中表之感，屬在子姪之列，和色相接，每以讀書砥行相勗，比讀書盍山精舍，傍晚一燈，窗前芭蕉，高可隱人，讀書其間，吟哦不絕。先生時移書往還，屬校小字本晉書。及返舊都，囑於館事，先生又命審核叢書，撰集叢書集成要畧，並屬撰叢書考，附於叢書集成之後。此業蓄之於懷十年未就，雖有成稿，僅可覆瓿，揮汗書此，展望喬梓，不勝有向往之感矣。

五

總括明清兩代刊刻叢書，不下兩千餘種，其習見者，已近千種；容滙百家，包括衆長，經清代學者，整理之功，綜其內容可分爲下列數類：

一經部。納蘭容若刊刻通志堂九經解，尙有未盡，張金吾爰有續經解之舉，纂輯宋元經解八十餘種，凡一千四百三十六卷，僅有稿本未見流傳。儀徵阮元有十三經注疏，皇清經解，王先謙有續皇清經解，有清經學家撰述，網羅畧備，然阮氏十三經注疏，僅見宋三山黃唐之合注本，而未見宋代之單疏，至南潯劉氏刻嘉業堂叢書，乃見宋本公羊禮記單疏本，最近又發現宋周易儀禮單疏本，斯則自刊刻叢書之風流行而後，今人見書較古人爲易也。又緯學爲經學之羽翼，足以見漢人治學之風氣，纂輯緯書，始於明之孫賁，迄於清代頗從事搜輯，並散見玉函山房漢學堂諸書。眞僞之說，其書具在，可由學者自辨。音韻訓詁之書，已成專業，清張炳翔有許學叢書十四種五十六卷，近人嚴式誨有音韻學叢書三十二種一百二十三卷，蔚爲巨觀，可資探索者矣。

二史部。搜輯史料，盛於明代。明沈節甫有紀彙彙編一百二十三種二百十六卷，明佚名編歷代小史一百五種一百五卷，原題顧炎武編，皇明修文備史五十六種七十七卷，其他明季野史若荊駝逸史之流尤不勝繁舉。清代愧於史獄，不以作史見長，然有補苴之功，其補志補表，考訂輯佚之作，足以突過前人。若張之洞之刻廣雅書局叢書彙輯史部凡九十三種一千七百七十一卷，清代史部撰述，網羅畧備。近涵芬樓影印之百衲本廿四史，各史悉據祖本，影印精良，選集矜慎，尤有功於史學，至金石目錄，昔附麗於史部，今已成專門之業矣。

三子部。明代刊刻諸子，若兩代遺編，諸子合雅等書，率逞臆見缺落實多，清乾嘉間諸儒以考證之法，治諸子之學，如盧文弨王念孫諸家，校讐諸子，周秦遺文，始稍稍可讀。洎及清季孫詒讓之治墨子，王先謙之治荀莊，研治之勤，可上追戴段。吾嘗以爲清代刻經解雖繁，然清季各家義疏，如周禮左氏似可彙爲一輯，至子部之作，僅有浙江局刻二十二子，仍搜輯未備，若孫詒讓墨子問詁，郭慶藩莊子集釋，爲類實繁，如能彙刻成書，亦盛業也。

四集部。集部之名，始於摯虞，漢魏不自作集，僅題文若干篇，卽唐代集部，亦多由後人編定，如初唐四傑，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振孫書錄解題，其所志卷目，多不相同，是唐人集部，在宋代亦非一本，蓋各人所見互不同也。洎乎

明代張燮，張溥諸家，其書大抵哀輯文苑英華太平御覽而作，尤非前人之舊本矣。清代之董理集部，另闢蹊徑，發潛彰幽，約有三善：

洎毛氏汲古閣刻唐人諸集，不失舊觀，清代秦恩復之刻唐人三家集，六卷，取宋元舊本，復據唐文粹文苑英華諸書校補，作家遺文，燦然俱備，似較張溥之漢魏百三家等書爲長，至顧氏讀畫齋之刻南宋群賢小集，八十二種一百二十七卷江標之刻唐人四十家集，取宋本校刊，足以徵存遺獻，供人探討，其善一也。

彙刻詞集，始於宋代，如南宋長沙百家詞今已不傳，典雅詞僅傳殘本，明吳訥百名家詞僅傳鈔本，校勘詞集，自汲古而後當推清季王鵬運朱祖謀兩家，後吳昌綬有雙照樓影刊宋金元明本詞十七種，續刊陶湘編二十三種。吳氏此編影刊舊本，一仍原書，較王朱兩家尤爲進步，書前每種皆有提要，辨析入微，足以啓人塗徑，其善二也。

傳奇雜劇，彙爲一集，始於明臧晉叔元人百種曲，汲古閣本之六十種曲，雕鏤雖工，然頗有刪節，盛明雜劇爲書善已，然流傳甚罕。近人劉世珩爰有煖紅室傳奇之刻，集得諸本，不取刪節，必求原書，書有音釋，一仍其舊，編列總目，各撰提要，並撰札記，其例甚善。董綬經氏之誦芬室叢刻影刻盛明雜劇，厥功尤偉，吳梅編奢摩他室曲叢，王季烈編孤本元明雜劇，鄭振鐸編清代雜劇，鄭氏並善搜輯版圖，刊布流傳，詞曲之學遂成專業，其善三也。

凡此諸事，皆昔人治學所未及，今者蔚爲專門之學，豈非藝林之盛事乎。

五彙刻古今著述。刊刻叢書始於元明，而盛於清代，至於今日大而正經正史細而異聞瑣事茶酒志怪之書，無不可於叢書中求之。踪其內容，約可分爲目錄，板本，校勘，滙合四派，已於上文述之，若彙刻古今著述者，實百川之總滙，學術之淵藪也。彙刻而外，復有輯佚一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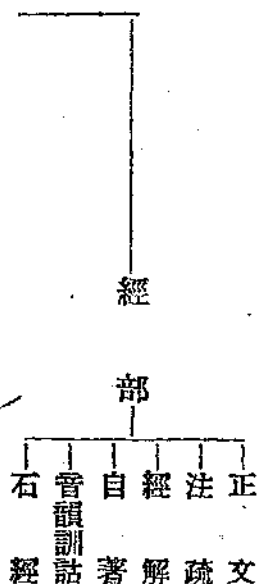
輯佚之業，導源於宋王應麟之玉海，明孫賁之古逸書，爲輯佚之權輿。清代馬國翰，王謨諸家，纂輯雖富，而抉擇未精，黃奭之漢學堂，實較馬王兩家爲勝，自弗泮林洪頤煢姚振宗諸家纂輯佚書，條理精審而略例明晰，使古人著書之旨，復見於今日，非純以廣博爲功者也。輯佚之事，遂成專門之學。至張澍之二酉堂叢書，陳運溶之麓山精舍叢書，專輯古代地理，姚振宗之快閣師石山房叢書，專輯目錄，在輯佚書中之獨具別裁者也。

六自著叢書。集部之名卽所彙合諸家，不主經史一門者，故以集部名之，古人不自編集，則自著叢書，其來尤晚。蓋由叢書之名既立，後人見昔賢著述：如二程全書，邵文莊公經史全書等類，遂以叢書名之，自是而後，明清作家，彙輯其平生著述蔚爲一集，遂儼然有叢書之實矣。清代學者，畢生精力，在於所著之書，如戴震戴氏遺書，章學誠章氏遺書，段玉裁經韻樓叢書，降及近世王靜安先生之王靜安先生遺書，劉師培之劉申叔先生遺書，均足啓迪後人傳諸百禩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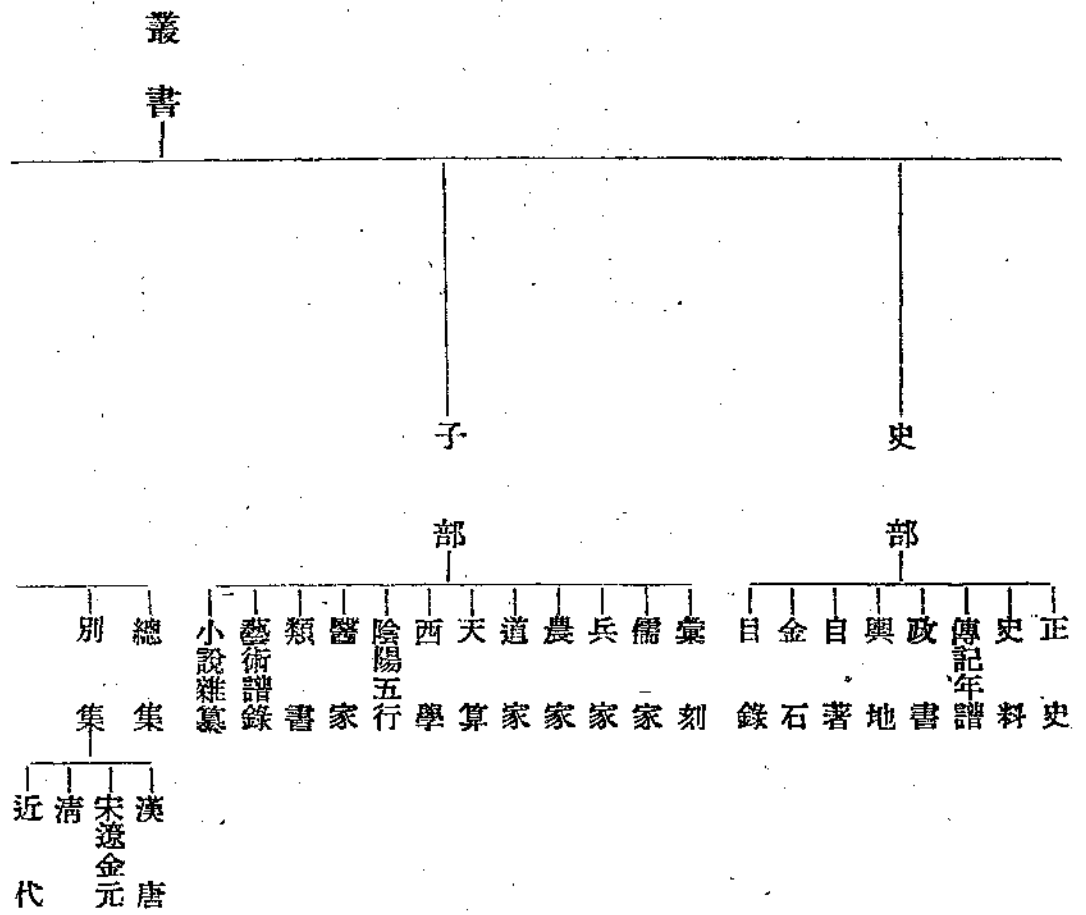
七郡邑叢書。志郡邑之書，明有梓吳，其書未見。萬曆間，海鹽樊維城有鹽邑志林四十一種六十五卷，專輯海鹽歷朝縣人著述，然搜輯未純，間有缺落，迄乎清代趙紹祖涇川叢書，嘉道以降伍崇曜之刻嶺南遺書，王灝之刻畿輔叢書，網羅放逸，付之剞劂，以成地方叢書者，不下數十家，南而閩越，西而川隴，遠至遼海，無不有刊刻叢書之舉，地方文獻，庶乎可以著明矣。

八族姓叢書。姓氏之學，著於唐代，其來已久，惟搜輯一家之學蔚爲一書者，則始於有明，若晁瑛編晁氏三先生集，刊於明嘉靖間，袁顯袁氏家集，刻於明萬曆間，自斯而後，代有作者，若清嘉定錢氏一門著述，高郵王氏之父子祖孫俱爲名家，宛鄰張氏惠言兄弟均以學術文章見稱於時。至族姓之書，有本姓所自編，如宛鄰張氏叢書，陳本禮邗江陳氏所著書之類是也。有後人所編定，如羅振玉之編高郵王氏遺書，陳乃乾等編江都汪氏叢書是也。而吾族祖謝蘭生先生輯有武進謝氏叢書十七種五十二卷，於世德家乘，搜集殆遍，並撰謝氏源流考一卷，刊於書中，洵爲吾家之幸事矣。右舉八端，僅述其綱要於此，茲復爲製表以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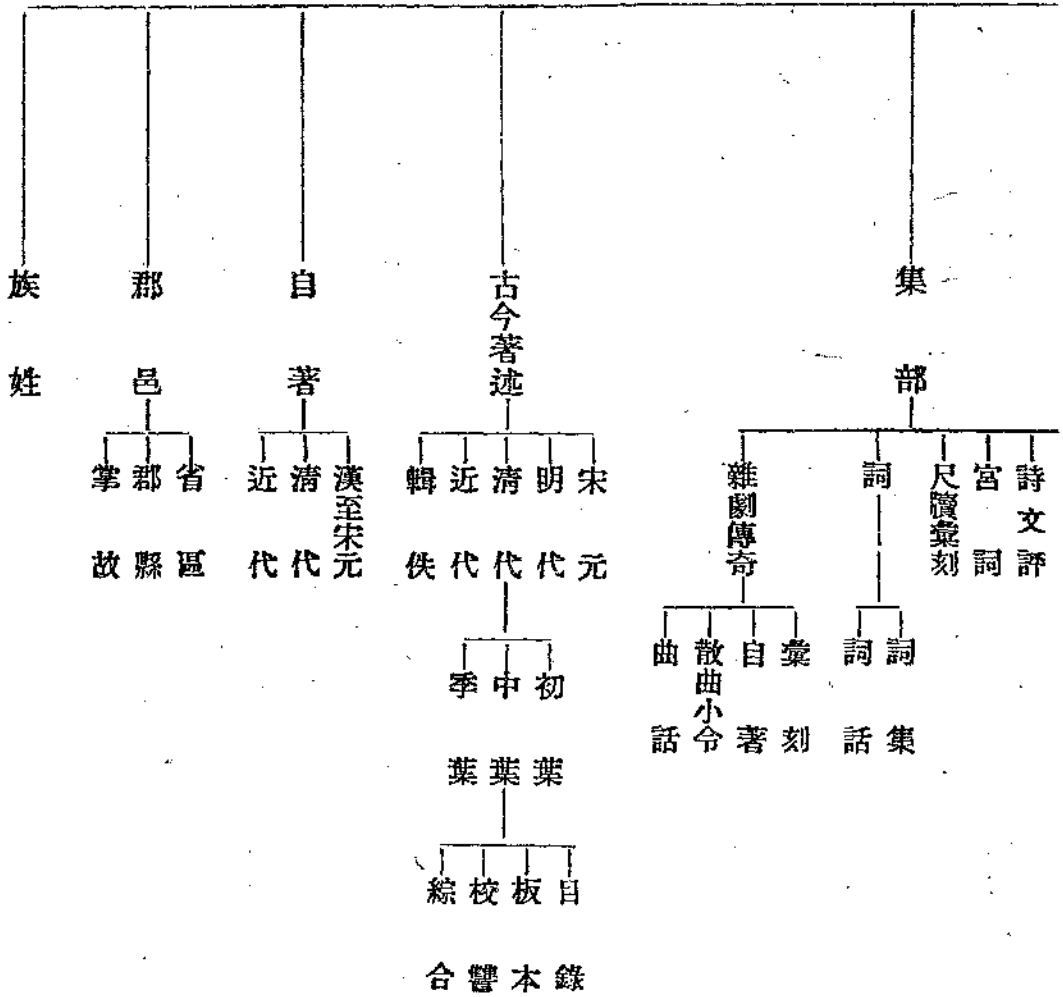
叢書分類表



叢書刊刻源流考



考流源刻刊書叢





六

茲據上述各端，復應明下列諸事：

一 宜明叢書傳刻之源流也。

甲 徵刻唐宋秘本書目，所列之書經部刻於通志堂經解子史諸部分刻於知不足齋讀畫齋諸書之類是也。

乙 毛氏津逮秘書，其板漸就零佚，清嘉慶間常熟張海鵬輯刻爲學津討原，又刻借月山房彙鈔，墨海金壺。借月先歸上海陳氏重編爲澤古齋重鈔，後金山錢照祚，由上海陳氏得借月山房彙鈔殘版，更名爲指海增至二十集，又得墨海金壺增輯爲守山閣叢書之類是也。

丙 李光廷之守約編，張元凱增揚州足徵錄等書改名榕園叢書，方氏碧琳琅館叢書，潘氏海山仙館叢書，後經黃任恒氏合編爲芋園叢書之類是也。

二 宜明編者之主名也。清代刻書諸家，以好奇嗜博出資刻書，未必能識書，篤學之士，身與其役，有不願居撰作之名，是不可不知者。

甲 納蘭成德之通志堂經解，爲徐乾學所主編，伍崇曜之粵雅堂叢書，出於譚瑩之手之類是也。

乙 清季東南藏書家，所刻叢書多出於繆荃孫之手之類是也。

三 宜明叢書之版本也。

甲 陶氏所刊說郛，坊間恒取其殘版，改編爲錦囊小史，水邊林下之類是也。

乙 李調元函海，坊間翻刻甚多，乾隆四十七年刻大字本，與光緒間翻刻小字本，內容互有不同之類是也。

丙 知不足齋二十七集以後，爲其子士恭續編，三十集以後兩集則爲高承勳所續編。當鮑氏刻書時文網尙不甚密。乾隆四十年以後，頗有改訂，故鮑氏書，以初印者爲貴。又粵雅堂叢書二十集附續集本，與三十集本內容互有不同之類是也。

四 宜明叢書內容之缺落及原本之罕傳也。

甲 廣雅叢書，本為張之洞督粵時所刻諸書，後彙成叢書時其板已多缺佚，如趙一清之三國志補注，大唐六典，宋楊仲良續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不在叢書之內，故原書極為難得。

乙 式訓堂叢書缺第二集，後朱記榮氏改為校經堂叢書即將第三集改為第二集之類是也。

丙 古刻之書流傳固罕；然近人刻書，亦有流傳不廣者，如宋翔鳳之浮溪精舍叢書，洪頤暉之傳經堂叢書，趙紹祖之古墨齋叢書，極所罕傳，固無論已；即如平步青之香雪庵叢書，亦不易得，自近發現原版，始流行於世之類是也。

五 宜明叢書內容之謬誤也。

甲 明樊維城鹽邑志林所收各書，大半刪節陸續易解，出於明人抄竊，又以玉篇廣韻併為一書，其謬誤可知。又如胡維新兩京遺編，所收兩漢諸子，多非足本之類是也。

乙 孫鐵古棠書屋叢書刊刻不精，所收亦多淺陋，青照堂叢書，體例未審，編刻不精之類是也。

六 選擇叢書宜明去取也。

甲 治板本之學者當取材士禮居叢書古逸叢書續古逸叢書等書，以為校讎之資也。

乙 備史料者，當取材於知不足齋叢書廣雅叢書張氏適園叢書劉氏嘉業堂叢書等類，庶可逐類變通，有所發明也。

蓋叢書體例纂輯部署之法，至輒近而愈明，昔葉志詵氏序海山仙館叢書稱：『刊刻叢書，約有三義曰博曰專曰嚴。』其言當已。吾嘗以為今日而談刊刻叢書，宜注意者約有數事：一曰，罕傳之書宜仿士禮居叢書古逸叢書之例，據原書影印，不失累黍，後附校記以考訂其異同，此一法也。二曰，已刻叢書，為類至繁，且有重複謬誤之處，宜刪汰去復，若叢書集成之例，集為一書，以便讀者，此二法也。學問一塗，殊途不窮，科學日進，各有分科，宜就某種學問，昔人已往所治成績及其撰作蓄為一書，以為學人之取法，庶可以事倍而功半，此三法也。吾國學術，浩如煙海，未經研治者塗徑至繁，倘能披剔叢殘，從事董理，部勒門類，供人研討，則吾國學術之進步，庶可逆睹乎。

明清兩代，刊刻叢書，部類既衆，或流傳未廣，長編巨製，恒有殘缺，短簡細冊，尤易散佚，如指海等書，求諸通市，

而屢覓不得者，於是整理昔人已刻叢書編爲部類，記其細目，肇端於顧修之彙刻書目，至朱記榮氏增輯爲行素草堂目錄書目，至楊守敬乃編爲叢書舉要，採輯尤繁，羅雪堂氏於彙刻書目復有輯補。輒近二三十年所刻叢書，爲楊目所未收者，又不知凡幾，於是沈乾一彙輯衆目編有叢書書目彙編，近年所出叢書，網羅略備。余以研治乙部，兼嗜目錄之學，爰爲北平圖書館編叢書子目類編，分彙編類編書名索引著者索引四類，取便學人供諸檢討。復擬撰集叢書解題，間采叙跋，仿朱彝尊經義考成叢書考一書，書前述叢書刊刻源流以記其原委。原稿纂輯排比已逾千種，徒以人事倥傯，棄置篋中，未遑整理。先爲此編，以當發端云爾。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十一日草於舊京小水車胡同之傳書堂。

經始於八月八日，至十一日夜深草畢，蓋廢寢與食幾三晝夜矣。十三日重改定。國楨又記。

## 口 技

芻

關於口技。近見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新北京報「大眾」第四期有「口技藝人湯瞎子」一則云。「在雜耍界以口技而聞名京津的湯瞎子，現在雖沒有高德明紅，但他和緒德貴，也都是婦孺皆知的名人了。他今年五十一歲，廿八歲時才正式說相聲。他父親是清季戶部帖寫。他幼時入私塾讀書，塾師有一位鄉親姓陳，寄居師處，閒居無聊，每當放學時，輒招小學生圍聚，彼乃作各種口技，以引衆生一樂。當時湯甫十餘歲，聰明伶俐，於是蟋蟀鴿子喇叭，各種油葫蘆（較蟋蟀大）金鐘以及貓叫各種犬吠等口技，漸漸皆學會。旋陳某他去，遂未能繼續學各種深奧口技。至今湯引爲憾事。後湯家道中落，遂拜焦德海爲師，在天橋及各廟會擺地攤奏藝。二十八歲時正式說演。此時重又將所學口技，加以研究，並加入多種新口技。至近十數年，在天津遂以口技聞名，且會灌有唱片。其所能之口技，迄現在止，除前述各種外，尙能蚊子飛鳴之聲。自己研究成功者，有抖空竹地蠟錫碗自白黑兒（鳥名）鷹鳴雞叫等。據其自稱，以金鐘最難學，蟋蟀則稍聰明之小孩即可學成。」此亦斯技之現代史料。可與本刊三卷第十期載拙稿寄軒雜體所引合看。

# 釋古銘辭茂曆爲叙勳之專用辭

陳 小 松

茂曆二字之訓釋，爲金文家聚訟之一，舊說無達詰，多不可從，如阮元謂：

「古器銘每言『茂歷』，按其文皆勉力之義，是茂歷卽爾雅所謂『羸沒』，後轉爲密勿，又轉爲勉勉，小雅十月之交云，『勉勉從事』，漢書劉向傳作『密勿從事』是也。」（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跋尊考釋）

吳大澂謂：

「按古器文茂歷二字，有不連屬者，畢仲子孫鼎『王茂段歷』，伯錕父敵『茂衆歷』，若訓勉勉，義不可通。」（說文古籀補）

是吳氏已言阮說之非，近人郭沫若以爲：

「茂曆蓋帶軍事性質，二字均見說文，茂當卽首部茂字，云，『茂勞目無精也，从苜，从戌，人勞則茂然也』，曆在甘部，云，『和也，从甘，从麻，麻調也，甘亦聲，讀若爾』，作替若麻者，文之省，疑當卽讀爲爾甲之爾，茂若機則當讀爲免，免爾猶言解甲，引申之則爲免除征役。」（金文叢攷小臣譚敵銘考釋）

戴君仁以爲：

「曆當爲秣之孳乳字，秣訓稀疏適秣（从段注補秣字），適秣疊韻，本有均調之義，曆訓和，與秣實爲一語，其音不當讀若爾，王筠說文釋例已疑其非，且庚羸鼎曆但作麻，可証本不从甘聲，而應从麻聲，在銘辭中，當讀爲茂歷，猶言無過，小爾雅廣詁，『茂無也』，說文，『歷過也』，歷本經歷之歷，引申爲過失者，亦猶過本爲度越之過，

引申爲過失矣。」（輔仁學誌第九卷第二期茂曆解）

郭戴二說，亦有缺點，未能慚心貴當，毫無間然也。惟劉師培云：

「今按茂曆之歷，即今文盤庚『優賢揚歷』之歷也。漢咸陽令唐扶頌曰，『優賢賜歷』，三國志管輅傳曰，『優賢揚歷』，裴注云，『謂揚其所歷試』，文選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劉淵林注曰，『歷試也』，則歷即所行之事矣。茂與懋茂同，懋茂與勉勗敏勵諸字互相通轉，阮以勉力相訓，義亦近是，惟與歷靡涉，蓋茂即嘉勞之義，與卯殷『余懋困先人官』之懋略符，茂歷者，猶言嘉勞其所歷試也，故古器言茂歷者，必繼言錫物，如穉彝銘言『穉從師淮父成於古自，茂歷，錫貝卅各』，邑尊銘言『茂歷，錫馬，錫裘』，是蓋勞功而後行賞也。」下略。（左龔集古器銘茂曆釋）

其說「茂即嘉勞之意」極當，第尙有未盡，至謂「歷即所行之事」，「古器言茂歷者，必繼言錫物，蓋勞功而後行賞」，則精確不移之論。

考金文茂曆之用法有三：

一、連用，如穉卣：

「穉从師離父，成于古自，茂曆，錫貝卅各。」

二、中間間以一字，如象殷：

「伯離父來自猷，茂彖曆，錫赤金。」

三、中間間以數字，如競殷：

「伯犀父茂御史競曆，賞金。」

其間字者，首字必爲動詞，爲遣詞之通例。茲將郭戴二說訓義，分別代入彖殷文中，以便觀察。郭說爲：

伯離父來自猷，解彖甲，錫赤金。或

伯離父來自猷，除彖役，錫赤金。

解甲或除役，與錫金爲兩事，無論解甲或除役，皆無一定錫金之必要。誼雖可通，終嫌不連貫，載說則爲：

伯離父來自獻，無糸過，錫赤金。

無字非動詞，與遺詞之例似不合，文義亦費解。

竊以爲茂字應讀如伐，說文以爲「从首，从戌」，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許說此字誤，當云，从昔，伐聲」，按朱說極確，今檢金文及甲骨文字形，有从女者，爲人之變，从号者，爲戈之變，但多從伐而無从戌之作，可証朱說之精。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字亦作閱，說文新附，「閱自序也」，小爾雅廣詁，「伐美也」，左傳莊廿八傳，「且旌君伐」，成十六傳，「驟稱其伐」，晉語，「軍伐有賞」，注，「功也」，左襄十二傳，「小人伐其枝以馮君子」，注，「自稱其能爲伐」，伐可施之於稱人，亦可施之於叙己，曆卽歷字，亦卽厯字，說文，「厯治也」，東京賦，「歷世彌光」，注，「經也」，卽劉說所謂「卽所行之事」，可訓爲經歷，亦可訓爲治績，農曆運用，施之於稱人，則爲叙功，施之於叙己，則爲叙績，其間字用者，則爲叙某之功績，若美某之功歷也。其施之於叙人之功者，請以敵敵爲証，其辭曰：

「王各(格)于成周太廟，武公入右，敵告禽萬百，訊訊冊(四十)，王農敵曆，使尹氏受敵(賚)敵圭鬲，嬰貝五十朋，錫田于飲五十田，于早五十田。」

敵文首言王格于廟，敵告禽斬百人，執訊四十人，(蓋追剿南淮夷所俘讎，詳見原文，不備引。)末言使尹氏受賚圭鬲，農貝，錫田，而王農敵曆一語在中，考禮記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讎告」，詩魯頌泮水，「在泮獻賦」，「在泮獻囚」，左傳桓公二年傳，「冬公至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杜預注曰，「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勳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周禮司勳曰，「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凡賞無常，輕重視功」，可知殷周時制度，戰勝先告廟飲至，次策勳，次賞田，王農敵曆一語既在告廟獻俘之後，賞田之上，其爲叙功當無疑義。

其叙己之職歷功績者，請以師遽尊爲証，其銘辭曰：

「王在周康宴(寢)，鄉(饗)，醴，師遽茂曆晉(脩)，王乎(呼)宰初，錫師遽璫圭一，璫(環)章(璋)四。」

此辭之證，蓋言王在周康寢廟，饗醴，師遽叙述己之治績以脩，王嘉其功，乃詔宰初，錫師遽圭一，璋四，師遽因而作器，銘王之休寵。考周禮大宗伯曰，「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覲曰視」，大行人曰，「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軛，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凌廷堪補覲義曰，「古者天子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是故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覲，天子當立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而朝，凡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縹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縹皆二采再就，廟中將幣，皆三享，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受贄受享皆于廟，殺氣質也，覲禮，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優侯氏也，天子賜舍，使侯氏即安也，天子褒冕負斧依，鄉明出治，象天道也，侯氏裨冕入門右，所以承天，象地道也，覲用命圭，特達，禮以少爲貴也，享用束帛加璧，有庭實，隆殺之義也，奠圭于堂下，擯者辭然後升成拜者，享禮殺，全乎爲臣也，享畢不禮賓，天子尊也，不覲，侯氏自來，非使人也，禮畢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天子威諸侯也，賜侯氏以車服，天子懷諸侯也，或曰，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饗禮乃歸，賓客之道也。」(下略)，禮記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纒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鄭元慶曰，「此王饗諸侯之禮，鄭氏以爲祫祭，非也。」王懋斌曰，「周禮疏，大饗有三，一祫祭，一饗五帝於郊，一饗賓客，大司樂所云，大饗則饗賓客也。」

此節鄭指禘祭，蓋承大饗腥而言，然金與龜及丹漆絲纊竹箭，皆非祭祀所用，而三牲魚腊籩豆之薦，則饗賓客亦皆有之，疑此本言饗賓客之大饗，而記禮者以爲大饗腥之大饗，故記之於此。又國語：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此亦言肆夏而送之，略同。」

據以上經及諸家說，可知行饗禮於廟，爲諸侯來朝覲於天子，天子賓之而設，尊辭言「王在周康寢，饗禮」，則師遽之爲侯氏來朝覲於天子，而天子於廟饗之，其事甚明。

又此銘辭文例，與左傳莊公十八年傳，虢公晉侯朝王，及僖公二十五年，二十八年傳，晉侯朝王之文例至爲相合，傳文三則如下：

莊公十八年傳曰：「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侑，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僖公二十五年傳曰：「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

僖公二十八年傳曰：「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禮，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以此三則文例證之，亦可知師遽之必爲諸侯而朝覲于王，可無疑義，惟尊文言「師遽蔑磨侑」，傳文言「命之侑」，「命晉侯宥」，小異，然由此更足資互證。杜於莊十八年傳「命之侑」注曰：「王之觀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言備設。」僖二十八年注略同。案杜說以侑爲助歡，傳文明言「王命之侑」，饗禮因以親諸侯，王饗諸侯以結歡則可，王命諸侯以幣物宥助歡敬，則於理難通，疑非傳旨。國語晉語載莊十八



年事作「王饗禮，命公胙侑」，王引之經義述聞謂：「胙卽酢之假借字，爾雅酢侑同訓，命侑卽命酢。」孫詒讓周禮正義大行人疏引之，謂「其說甚瑣，蓋凡朝享後之受禮與饗，公侯伯皆得與王相酢侑，虢公晉侯謙，不敢當盛禮，故必王命之乃酢。」其說較杜爲長，然以尊文「師遽饗曆侑」之語證之，似亦未盡傳旨。饗禮既亡，命侑之說，無明文可徵，但今得尊文，以茂曆之話訓及情事推之，不難索解。師遽既係朝覲而爲天子所饗醴，尋朝覲之要義，厥爲述職。孟子曰：「天子適於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尙書堯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周禮大行人：「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鄭注：「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爲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按朝覲宗遇，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皆所以述職考績也。

朝覲既爲述職考績，侯氏覲見之後，當必有陳述其所職與其經歷之辭，然後王者得據以爲賞罰黜陟，故覲禮曰：「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謂，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經文致命，鄭無注，方苞儀禮析疑云：「朝覲述所職也，小大庶邦，各有所命之常職，今來王所親致之。」吳廷華儀禮疑義曰：「朝覲本王命，此致其奉命而來之意，與聘賓不同，一說，命卽辭也，致命猶致辭，其辭蓋曰，臣某侯某奉圭覲王。」是方吳二家，皆以爲侯氏陳辭，卽在執瑞玉行覲禮之時。今按執瑞行禮之時，執禮拘謹，且時間倉卒，其陳辭度不過稍引其端，至詳述治績經過，必當在飲燕既歡之際，此理之常也。

尊文「師遽饗曆侑」一語，在「王在周康寢饗醴」之下。按饗醴卽上引周禮大行人之「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之王禮，禮與醴通，上所引傳文「王饗禮」可證，王以饗醴禮賓也。蓋朝賓獻貢方物而後，大宗伯攝王及后酌圭璋而再裸賓，賓乃酢王，因於笙歌既奏，歡情既洽之際，暢叙治績，以爲奉觴之辭。其陳辭之時，似與覲禮稍左，然實無不合，覲禮三享之後，卽繼以侯氏肉祖請罪，可證酬酢之後，陳述治績已畢，否則無庸於此際

肉祖聽事也。詩楚茨：「以妥以侑。」傳：「侑勸也。」特牲饋食禮：「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鄭注：「三飯告飽，禮一成也，侑勸也，或曰，又勸之，使又食。」是侑有勸訓，蔑曆侑之爲叙述職歷以爲稱觴酢酒之辭，無可疑矣，且下文即接「王呼宰初，錫邊瑄圭一，環璋四」，與覲禮「王錫侯氏以車服」之旨，亦至合也。

試再以傳文情事推之，左莊十八年事，蓋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曲沃武公）以一軍爲晉侯，故晉侯以十八年與虢公朝王，晉侯自爲承新命而述職，虢公則爲陳復奉命之經過而與晉侯偕來，傳文及國語無復命及述職之語，以理揆之，不容簡略。疑命之侑一語即含有命其陳述之義，當時制度或如是，人所習知，故左氏行文，得以如此，雖不言述職而王美其績，而其義自見，故下文繼以錫玉及馬，不嫌突如，或不第如孫說，僅示謙不敢當盛禮也。王者饗醴諸侯，再裸而酢，一裸而酢，一裸不酢，皆有定制，似亦不必過謙，然不有尊文，無以知命侑即蔑曆侑之義，不有傳文，亦無以證蔑曆侑之義，金文之羽翼經傳如此，洵足寶貴矣。

僖二十五年事，則爲晉文欲勤王事，而平太叔之亂，因而朝王，故王饗醴。其命之宥者，命其陳述平亂之經過，文公因有平亂之功，於是於稱觴叙述之餘，而請隧焉。否則晉文雖有功，然而不借叙述平太叔經過之便，其請隧亦不易措辭，此亦事理之顯明者也。如僅示搗謙，則於事爲無關重要，命宥之辭，可述可不述，左氏又何必爲此詞費乎。

僖二十八年事，則爲晉文戰勝子玉，因獻俘而朝王，王享醴命侑者，命其叙述城濮之戰之經過，王聞竟而休之，乃錫之九錫，命爲侯伯，此命晉侯侑之詞，亦爲承上啓下主要之詞，非泛設也。至傳文之皆賜玉五穀，馬三匹，尊文之錫圭璋決非通常之侑幣，左氏云：「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命字著重可證。

綜觀上述，蔑曆之訓爲叙功及自述職歷，殆已明確，茲就二義分釋金文諸例於下。

一、叙他人之功歷者

象或卣 「伯雛父蔑象曆錫貝十朋。」

象 殷 「伯雛父來自猷，蔑象曆，錫赤金。」

斝 鼎 「師雛父循道至于猷，其父蔑斝曆，錫金。」

其父蓋司叙勳者，師離父爲軍師，而其父司勳，故其父閱勳功歷而錫之金。

競 殷 「伯犀父蔑御史競曆，賞金。」

敵 殷一 「王各于成周太廟，武公入右，敵告禽常百，訊冊，王蔑敵曆，吏尹氏孚受敵敵圭鬲，嬰貝五十朋，錫田于敵五十田，于早五十田。」

敵 殷二 「王蔑敵曆，錫玄衣，赤表。」

段 殷 「王鼎(貞)畢盞(蒸)戊辰，會王機段曆，念畢仲孫子，令龍訊途大則于段。」

此王卜蒸，畢公配饗，伐段之功歷，因念段爲畢仲孫子令龍訊(司勳人名)以大則食段。

免 壺 「王蔑免曆，令史懋錫免，載市，回黃，作鬲工。」

庚 嬴 卣 「王蔑庚嬴曆，錫貝十朋，又丹一柈。」

友 殷 王機香香，錫牛三。」

矢 殷 王在奠鄭蔑矢曆錫 準剛(辟櫛)。」

以上蔑之義與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及晉語軍伐有賞之伐義同。

### 二、叙己之功歷者

楚 殷 「王吏(使)楚蔑曆，令往邦乎(呼)錫鑾旂，一用保乃邦。」

此王命楚叙己之治績，而令往其邦，錫之鑾旂，用爲車服，以撫保其邦也。

師 遽 尊 「王在周康宴，鄉醴，師遽蔑曆香，王乎宰穉錫師遽瓊圭一，環章四。」

趨 尊 「王乎(呼)內史冊命趨，更厥祖考服，錫趨哉(織)衣，載市，回黃，旂，趨拜頌首，揚王休對，趨蔑曆，用作寶降彝。」

此趨因王冊命其續承祖考之事而錫命，乃伐此榮歷而作器。

又 尊 「公姑命又嗣田人，又蔑曆，錫馬，錫裘。」

取尊 「取從師繼父成于昔自之年，取茂曆，中競父錫金。」

競 卣 「伯犀父皇競，各(格)于官，競茂曆，賞競章。」

此伯犀父皇美競，格于官，競伐己歷，乃賞競璋。

穡 卣 「穡从師繼父成于古自，茂曆，錫貝卅各。」

以上穡義與說文新附「閱自序也」同。

三、汎言功歷，不指定人叙或已稱者。

師望鼎 「王用弗羈，聖人之後，多穡曆，錫休。」

此言王不忘師望爲聖人之後，多穡曆，乃錫之寵休。

小臣譔饒 「白懋父畀(承)王命，錫追自(師)定(律)征貝，五鬪貝，小臣譔穡曆眾錫貝，用作寶障彝。」

此言白懋父承王之命，錫師帥征貝，五鬪貝，小臣譔司叙勳及賜貝之職，蓋與甕鼎之其父同，因榮任此事，故作器銘之，非及與錫貝也。

以上三類諸例，釋穡爲伐，文義皆可貫通，不致情事不連，而金文之涉及茂曆者亦皆可讀，爰爲是文以質正於今世之治金文學者。

# 谷氏明史紀事本末探原

李 光 璧

## 一 引 論

谷氏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仿袁樞通鑑紀事本末之例，纂次一代典章事蹟，四庫提要稱其排比纂次，詳略得中，首尾秩然，於一代事實極爲淹貫，每篇後各附論斷，皆仿晉書之例，以駢偶行文，而遣詞抑揚，尤爲曲折詳盡；且此書成時，明史尙未刊定，所記史事，與正史頗多出入，爲研治明代掌故者必具之史籍。傅以漸序云：

「谷子霖蒼，夙有網羅百代之志，既膺簡書，督學於浙，以其衡文之暇，搜緝明世全史，分紀其事，得八十篇。復各列爲論斷，次見於後。閱其紀事而汗隆興廢之故，賢奸理亂之形，洞如觀火，較若列眉。更讀其論斷諸篇，又無不由源委，揣情據實。賈昌之說故事，歷歷目前，馬援之畫山川，曲折具見。洵一代之良史也。」  
顧此書如何取材纂次而成，前修時賢，頗多論難。糾紛辯詰，莫可究竟，比合觀之，亦一久懸未決之疑案也。

史料流散，日就湮沒，當年谷氏修史，所聚之書，今日世間未必盡傳，傳亦不能盡見，今欲追本探原，考究明史本末何由成書，寧非難事，姑就瀏覽所得，灼見其爲谷書主要所依據者，表而出之，儻亦治明史者所樂聞歟？

谷應泰既自任爲本末作者，則在其自序中，理應闡明撰述此書之苦心或經過；然觀其自序，殊泛泛不着邊際：

「通鑑紀事本末者，創自建安袁樞，而北海馮琦繼之。其法以事類相比附，使讀者審理亂之大趨，述政治之得失，首尾畢具，分部就班，較之盲左之編年，則包舉而該泐，比之班馬之傳志，則簡鍊而隱括。蓋史外之別例而溫公之素臣也。沿及明代，迄無成書，蒐釐條貫，蓋其難哉！余謬承學政之役，念當右文之朝，夙夜兢兢，廣稽博采，勒成一編，以補前史。」

自序盛稱紀事本末之體，並謂明代迄無成書，然依後所考，此書大體依據明人紀事本末之書而成，則序云無成書者，不知此書係幕客所纂，谷氏無從得知歟？抑知之而不言歟？是可異也。至於修史摭採何書，序中亦未明言，僅云廣稽博採，勦成一編。是猶待於吾人之考究者也。

## 二 明史紀事本末成書之傳疑

### 關於竊書案之辯難

#### (1) 邵廷采說

邵廷采思復堂文集明遺民所知傳張岱傳云：

「山陰張岱字宗子，左諭德元忬曾孫也，性承忠孝，長于史學。丙戌後，屏居臥龍山之仙室，短簷危壁，沈淫于有明一代紀傳，名曰石匱藏書，以擬鄭思肖之鐵函心史也。至於廢興存亡之際，孤臣貞士之操，未嘗不感慨流連隕涕三致意也。順治初，豐潤谷應泰提學浙江，修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請其書。慨然曰：是固當公之，公之谷君，得其人矣。年七十餘卒。」

又談遷傳云：

「明季稗史雖多，而心思漏脫，體裁未備，不過偶記

聞見，罕有全書。惟談遷編年張岱列傳兩家具有本末。谷應泰並採之，以成紀事。」

是爲論明史紀事本末最早之記載，遂爲後來一切疑難之本。

#### (2) 四庫提要說

四庫館臣即採邵氏之說，入之提要云：

「考邵廷采思復堂集明遺民傳，稱山陰張岱，嘗輯明一代遺事爲石匱藏書。應泰作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請岱慨然予之。又稱明季稗史雖多，體裁未備罕見全書，惟談遷編年張岱列傳兩家具有本末，應泰並採之以成紀事。據此則應泰是編，取材頗備，集衆長以成完本，其用力亦可謂勤矣。」（四庫提要明史紀事本末）

是知四庫提要全襲邵氏之論，於谷氏本末如何成書，實無發明；但提要流播廣遠，邵氏論石匱書與明史本末之事轉爲人所週知。谷氏竊書之謗，遂不免矣。

#### (3) 陸以湑說

陸以湑冷廬雜識竊人之書條云：

「竊人之書爲己有，自昔已然：如虞預之竊王隱，郭象

之窃向秀，何法盛之窃褚生，宋齊邱之窃譚子是也。

元明以來，如吳澄三禮考注，晏璽曾宥之。倪士毅四書輯釋，胡廣等襲之。唐汝詢詩史，顧正誼據之。張自烈正字通，廖文英攘之。張岱匱石書，谷應泰得之。（改名明史紀事本末。）近王尙書明史稿，實萬季野所繕也。

傳觀察行水金鑑，實鄭芷畦所撰也。王履泰畿輔安瀾志實戴東原所著也。此皆彰彰在人耳目者。」

是書前有咸豐六年在杭州學舍自序。谷應泰曾官浙江提學僉事，陸氏後居杭州，耳染目習，對谷應泰修書事，自易引起注意。但相去既遠，蓋僅據傳聞或四庫提要立言。寧知谷書別有依據，揆之實情，實不然也。

#### （4）葉廷珪說

繼起辯難者，有葉廷珪氏。其所著吹網錄，辨明史紀事本末非窃書條，對舊說總加以檢討，頗稱綜博：

「舊傳應泰有窃書之謗，孫氏讀書勝錄述姚際恒語云明史紀事本末海昌一士人所作，亡後爲某以計取攘爲己書。其事後總論一篇，乃募杭諸生陸圻作，每篇酬以十金。始知其說起於姚立方庸言錄。所謂某者即指應泰惟海昌與張岱里籍不符，孫氏謂此說不知所據。」

至近時陸定圃教授以滄冷廬雜識中，簡諸虞預窃王隱晉書，郭象窃向秀莊子注之列，而云張岱石匱書谷應泰得之，改名明史紀事本末，與戴東原直隸河渠書爲王履泰冒名改作畿輔安瀾志者並舉。蓋卽本之姚說，而參以提要所云也。

然余嘗見鄭蘭畦今水學略例內一條云：囊從朱竹垞先生遊，一日語予曰：谷氏紀事本末徐蘋村著。原注名偉字康熙癸丑進士禮部侍郎。蘋村諸生時爲谷識拔，故以此報之。然谷氏以私撰受累，蘋村得脫然幸矣！余謂竹垞與徐谷同時能指實其人其事，自必見聞甚確，不作無稽之談。且蘭畦亦非輕信人言之人，視姚漫指爲海昌士人及亡後計取者不同，是此書之撰自徐俾而非張岱，得由報贈，而非窃冒，似可信矣。

至遺民傳所云谷購張書，亦非虛語。蓋由應泰初思輯紀事一書，蘋村聞之，而知所以報，卽託谷名購張書爲藍本，纂成紀事以獻。應泰受之，乃聘麗京撰論鋟木，故世但傳應泰之購書輯史，而不知有蘋村，然則提要但聞其始事，所言者應泰撰書之本計，竹垞及見其終事，所言者應泰得書之實跡也。第私撰受累事，竹垞未及詳言，提要亦不著一語，此當更從昔人紀載中求之。」

葉氏所論，頗稱綜覈。最終斷定谷書得自徐倬之報贈，而非竊冒張岱之石匱書，總較舊說爲差勝。但猶未灼見其底蘊耳！（說詳後）

至於私撰受累事，今亦可尋得其端倪。附及於此；王士禛漁洋精華錄大司馬龔公同劉公誠等集城南餞送董玉虬赴壘右詩，惠棟注引王漁洋董舜民徵集閣遺集序云：

「順治中公歷官行人御史，當公在南臺時，不數月，章數上，……其最著者忝浙江學臣谷應泰，摘其明史紀事本末，謂本朝仗義討賊，轉戰千里，雪前代之恥，應泰猥云賊臣何騰蛟禽之羅公山下，而我師不與焉。遂使我皇上爲明季君臣討賊之大義，不白於天下後世。世祖擊節嘉歎，召對南苑。」

案此即指私撰受累事，殄滅巨寇，歸功騰蛟，概本於明季遺老之著述，故最爲清廷所嫉忌。童書業李自成死事考異（史學集刊第三期）云：

「王漁洋精華錄惠棟注引王氏說，謂谷應泰曾以記李自成爲何騰蛟禽於羅公山下，被董舜民所參，可見清人對此說之嫉視。又明史稿李自成傳云：當自成之死，福王已降，其所置總督何騰蛟飛章上福建，告捷於唐王。是亦李自成為何騰蛟所禽說之遺痕，見於清人書者。史

稿本於明遺老書，誤留此說痕跡，故明史刪之。」

### （5）傳以禮說

傳以禮華延年室題跋明史紀事本末云：

「案徐倬倪文正公年譜跋，稱倬入谷霖蒼（卽應泰）學使幕中，命倬同張子壇爲明史紀事本末。其於崇禎治亂一篇，載公奏疏最多。紀事體製，每篇俱綴一論，獨於東林黨議一篇，不復作論，祇綴公數語於後，以倬司馬遷紀秦以賈誼過秦論爲贊云云。此亦可爲此書非竊之證。」

傅氏博稽明代史籍，能指出東林黨議一篇論贊與他篇不同，是其識力過人處。然以此證明谷書非竊書則非也。蓋以前學者。多注意谷書與石匱書之關係，以爲能證明谷書不因襲石匱藏書，便爲創作，不知傅氏舉以作證之東林黨議，正全襲取蔣平階之東林始末。謝國楨晚明史籍考明史紀事本末云：

「是書多謂出諸張岱手，晚近所見張岱石匱書，一爲紀傳，一爲紀事本末，顯爲二書，想張氏曾與谷氏編纂之役，而自爲一書。又其書如東林黨議條，與蔣平階之東林始末全同，則未知鈔襲之跡如何？蓋晚明史乘，互



相傳鈔，或全書而僅鈔其一二帙，而又立一名，亦往往而有也。」

謝氏指出東林黨議一篇全襲東林始末，適足取資以破傅節子之說；但全書鈔襲之跡如何？是仍待於探討者也。

### (6) 朱希祖說

海鹽朱希祖氏，熟精晚明史學。其所著中國文學史要略，於谷氏本末一書，亦有論列。錄之以爲本章之殿：

「繼通鑑而作者，有徐乾學畢沅，然皆成自他人，徐書詳南而略北，畢書詳宋而略元。詳略之間，已可嘗議。而畢書晚出，較勝於徐，或謂畢書成於邵晉涵，南都事略之餘緒，僅可見於此書。斯乃憑臆之談，邵之稿本，實已亡矣。」（余別有畢沅續資治通鑑考）

豐潤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先明史而成，頗多異同。各篇議論，文倣晉書，多儷偶之辭，遣詞隸事，曲折詳盡。或謂史實成於張岱，論實成於陸圻，二人皆浙產，谷爲浙學使，多以金購，事雖等於徐畢，而文史之學，頗能勝之。」

朱氏能考見續通鑑非襲自邵氏之書，獨具卓識，詆舊說爲蠱臆之談。但於明史本末，則仍依傳統之論，迄未能發其

覆也。

### 三 鳳嬉堂石匱書原稿本之發現

張岱陶菴夢憶序云：

「陶菴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賦賦爲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望不敢與接。作自輓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尙視息人世。然瓶粟屢罄，不能舉火，始知首陽二老，直頭餓死，不食周粟，還是後人粧點語也！」

讀此可見宗子於明亡後肥遯遯荒，發憤著述之苦心，固有如宗子所謂「慧業文人，名心難化。」實亦因國亡而史不可亡，欲以著史報故國也。

宗子著石匱書，始於崇禎元年。歷十七年，遽遭國變，携其副本，屏跡深山，究心十年，方成完帙。（以上據鄒環文集石匱書自序）

蓋其經營如此之難也。願原稿爲谷氏購去，未聞有傳本行世，晚近鳳嬉堂石匱書原稿本竟又發現，其珍貴可以想見。正集現歸海塩朱希祖氏。後集則歸江蘇省立圖書館。謝國楨晚明史籍考略誌其內容與發現經過，錄之以見一斑：

「石匱藏書二百二十卷。己巳冬，江安傅沅叔先生增

湘獲見斯書。海塩朱邊先生以夙意治明清史學，歸諸齋中。楨得親觀其書。前無序目，粗檢其書，計卷一至卷十一爲本紀高帝至世宗。卷十二至卷二十三原闕。卷二十四至三十七爲志，計目爲天文地理禮樂科目百官河渠刑名兵革馬政附茶馬曆法鹽法漕運藝文諸志。卷三十八至四十六爲世家，起徐中山世家至朱東平，卷四十七至二百十二爲列傳，計有循吏獨行義人儒林文苑妙藝方技隱俠名醫列女宦者佞幸群雄勝國遺臣盜賊等目。卷二百十三爲兀良哈朵顏三衛。卷二百十四至末爲朝貢諸夷。攷八千卷樓舊藏有石匱後書，專記明季時事，與此相銜接，爲同一稿本，可稱完璧。世傳谷應泰撰明史紀事本末，謂即取材是書；然與此書體例不合，或宗子先與谷氏撰紀事本末，後更爲此書耳。」

又云：

「石匱書後集六十三卷別傳一卷。是書爲續石匱書而作，記明崇禎一代以及南明史事。卷一至卷四爲烈皇帝本紀，烈皇后本紀，獻愍太子本紀，烈二王世家，永悼王定哀王。卷五爲明末五王世家福王唐王附弟唐王桂王魯王楚將軍華璉。卷六爲賊畹。自卷七以下爲列傳，有朱變元孫承宗文震孟毛文龍袁崇煥周延儒諸傳，流寇死事

甲申殉難甲申勳戚鄉紳死義等傳。」

石匱書原稿本之發現，實予解決明史紀事本末與石匱書中間關係之一良好機會，蓋谷氏本末，若因襲石匱書而成，則其內容，當無大差異，今兩書體裁，迥然不同，乃知谷書纂次，當別有所本耳。

#### 四 明史紀事本末成書新探

##### (1) 論谷書與鴻猷錄之關係

皇明鴻猷錄十六卷。明高岱撰。岱字伯宗，京山人，嘉靖庚戌進士。是書乃岱官刑部主事時作。仿紀事本末之體起高祖開國，迄世宗中興，所錄凡六十事。前敘後論，每事以四字標題，爲明人紀明事最佳且較早之紀事本末體史籍。明史紀事本末，嘉靖以前實以此書爲主要藍本。但谷書雖取材此錄，而篇目頗有分合，篇名亦有改異，故前人無有能識之者，今取兩書參互詳審觀之，其因襲之跡甚明多年之覆一旦發之，亦一快也。

茲據兩書篇目比較列表於左，可見其分合因襲之跡；先附說明三項如下：

(甲) 谷書某篇，因襲高書某篇者，以實線表之。

(乙)谷書某篇，名目紀事，與高書相似，但文字不相因襲，疑別有所本者，用虛線表之。

(丙)谷書各篇有為高書所無者，自非因襲，但由此可見谷書增益之跡，且為以後推論之所依據，亦列出之，以便醒目。因彼此無關，故不用線表之。

皇明鴻猷錄目錄

明史紀事本末目錄  
(洪武至嘉靖)

第一卷

龍飛淮甸

集師滁和

定鼎金陵

第二卷

延攬群英

褒顯忠烈

宋事始末

(案此篇紀事頗疏謬。國史攷異卷一高帝上十三會論之)

平定東南

第三卷

克陳友諒

第四卷

太祖起兵(卷一)  
谷書此篇，將高書第一卷三篇，依次合為一篇，中間插敘某人來歸云云，則採自二卷延攬群英。

平定東南(卷二)  
谷書用鴻猷錄原題，但文字不甚同。  
太祖平漢(卷三)

克張士誠

平方谷珍

平陳有定

輯撫兩廣

第五卷

北伐中原

克取元都

畧下河東

截定關隴

夾攻巴蜀

第六卷

北征沙漠

廓清滇南

四夷來王

封賞功臣

正位分藩

太祖平吳(卷四)

方國珍降(卷五)

太祖平閩(卷六)

此篇高錄較略，谷書增益頗多。  
平定兩廣(卷七)

北伐中原(卷八)

畧定秦晉(卷九)

太祖平夏(卷十一)

故元遺兵(卷十)

此篇高書殊略，谷書增益特多。  
太祖平滇(卷十二)

胡藍之獄(卷十三)

開國規模(卷十四)

第七卷

封國燕京

靖難師起

轉戰山東

再出河北

第八卷

長驅金陵

入正大統

三犁虜庭

第九卷

平定交趾

開設貴州

削奪諸藩(卷十五)

略採靖難師起前半篇文字。

燕王起兵(卷十六)

建文遜國(卷十七)

壬午殉難(卷十八)

高錄紀殉難事殊略，谷書特詳之。

親征漠北(卷二十一)

見十六卷勘處安南篇

(案此即谷書安南叛服前半篇之藍本。)

開設貴州(卷十九)

谷書稍有增益。

設立三衛(卷二十)

平山東盜(卷二十三)

此篇爲高錄所無，抄襲何書後有考。

河漕轉運(卷二十四)

征漢庶人

麓川之役

平福建寇

第十卷

平處州寇

己巳虜變

治水江南(卷二十五)

太子監國(卷二十六)

高煦之叛(卷二十七)

仁宣郵治(卷二十八)

王振用事(卷二十九)

麓川之役(卷三十)

平浙閩盜(卷三十一)

谷書此篇開首抄平處州寇，中間抄平福建寇，最後又抄平處州寇。將高書兩篇分合而成，文字全同。

土木之變(卷三十二)

己巳虜變中，有紀王振用事者。谷書刪之，另立專篇。所餘改爲土木之變，但增益頗多。

景帝登極守禦(卷三十三)

此篇亦自己巳虜變分出，開端襲其後段文字。至於韓王登極禦事，則增益頗多，可見作者意在表揚景帝守禦之功。

河決之患(卷三十四)

南內復辟

南宮復辟易儲附(卷三十五)  
高書於易儲事甚略，谷書特詳之。復辟事全襲高錄文字

石亨之變

曹石之變(卷三十六)  
頗有增益。

第十一卷

誅曹吉祥

平兩廣蠻

見十五卷再平蠻寇篇  
(案即谷書平藤峽盜前半篇之藍本。)

汪直用事(卷三十七)

平固原寇

開設鄖陽

平固原盜(卷四十一)

平鄖陽盜(卷三十八)

第十二卷

安化之變

劉瑾之變

寅鍾之叛(卷四十四)  
劉瑾用事(卷四十三)  
頗有增益

平江西寇

見十三卷再平江西篇  
(案即谷書平南贛盜前半篇之藍本。)

平河北寇

平河北盜(卷四十五)  
頗有增益

第十三卷

勦平蜀盜

平蜀盜(卷四十六)

興復哈密

興復哈密(卷四十)

勦清平苗

再平江西

平南贛盜(卷四十八)  
谷書此篇係將高書兩篇合而為一，前半襲平江西寇，後半襲再平江西。

第十四卷

平柳桂寇

討寧庶人

江彬之變

撫定大同

宸濠之叛(卷四十七)  
江彬奸佞(卷四十九)  
後半篇全襲高書

見再定大同

大禮議(卷五十)

更定祀典(卷五十一)

世宗崇道教(卷五十二)

第十五卷

誅滅岑猛

誅岑猛(卷五十三)

嚴嵩用事(卷五十四)

沿海□亂(卷五十五)

李福達之獄(卷五十六)

再定大同

大同叛卒(卷五十七)

再平蠻寇

第十六卷

勘處安南

平湖貴苗

追戮仇鸞

谷書此篇合高書兩篇爲一，前半襲撫定大同，後半襲再定大同。文字幾全雷同。

議復河套(卷五十八)

平藤峽盜(卷二十九)

谷書此篇乃合高書平兩廣蠻再平蠻寇兩篇而成，文字因襲，幾全雷同。

安南叛服(卷二十二)

谷書此篇合高書兩篇爲一，前半襲平定交趾，後半襲勘處安南。

庚戌之變(卷五十九)

文字不襲高書，疑別有據。

今粗將兩書篇目內容比較既竟，可知谷書實多因襲高氏之書而成。惟鴻猷錄六十篇，皆紀關於用兵之事，故谷書增益諸篇，如設立三衛，河漕轉運，皆無關用兵者。至於兩書文字方面因襲之跡，因篇幅所限，細微出入，不及一一詳較。茲略舉二三例證，以見谷書因襲之一斑；如谷書平南贛盜，後半篇全襲高錄之再平江西，僅舉一段爲例：  
鴻猷錄再平江西 一 明史紀事本末平南贛盜

正德十二年十月初七日，乃以初七日分道並進，守仁至橫水，謝志山等倉卒據險拒之。守仁未至賊巢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旗，賞銃砲由間道攀崖上入險，分布近賊巢左右極高山頂，伏覘賊，令度我兵至險舉砲火應，又預遣人夜率壯士緣崖上奪險，盡先發其滾木礮石。  
谷書紀事，字句較高錄簡鍊，然因襲之跡，固甚明顯也。又如谷書誅岑猛篇，全襲高錄誅滅岑猛，舉例如下：  
鴻猷錄誅滅岑猛 明史紀事本末誅岑猛  
廣西諸土酋族，岑氏爲大，世宗嘉靖五年夏四月，姚鎮督師討田州指揮岑猛。按自叙漢岑彭後云。國初元安撫總管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皇帝嘉其誠，設田州府，稱漢岑彭後。國初元安撫總管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帝

三傳爲岑溥。溥二子：長琥，次卽猛。……都御史盛應期，期端猛，冀得猛重賂入，猛遂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討之，未報，應期去，都御史姚鎮代，不察其故，再疏請征猛，制曰可；嘉靖五年四月，鎮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鑾等五將軍，帥兵八萬分道進。

嘉其誠，設田州府，令伯顏爲知府。子孫世襲，三傳爲岑溥。溥二子：長琥，次卽猛。……都御史盛應期端猛，冀得猛重賂，猛遂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討之，未報，應期去，都御史姚鎮代，遽再疏請征猛，制曰可。至是鎮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鑾等五將軍，帥兵八萬分道進。

觀此段文字，谷書所紀，幾全襲高氏鴻猷錄，所不同者，谷書僅將年月提前點出而已。總之，谷書因襲高錄之處，多不勝舉。今更有一饒有趣味之例證，卽谷書論贊，以駢麗行文，最爲人所稱許，開端每標云谷應泰曰，似是作者發抒已見，然亦有因襲高估論贊之處，此谷書因襲之鐵證也。

鴻猷錄江彬之變  
……武宗彌留之際，乃

明史紀事本末江彬奸佞  
……武宗彌留之際，彬

晏然歸臥私第。又以一介之使召之卽入。此與曹爽之釋兵歸天子而求歸老私第同一愚也。……近有爲之說者，曰：逆瑾之亂政，漢十常侍唐甘露之黨也，河北山東江西四川之寇，漢黃巾唐黃巢之亂也，實鑄宸濠之稱兵，漢七國晉八王之孽也，江彬之握柄，漢何進召董卓之釁也，前代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正德間備是數者，而國家猶磐石之安，謂非天命之有在耶？

猶晏然歸臥私第。命一介之吏奉尺一之詔召之而卽至，同車疾驅，父子駢首，何其愚與！夫曹爽釋兵，求歸私第，商鞅刑太子傅，欲自亡入魏，……奸邪前敗，禍患後隨，瀕死而不知悟者也。然予以爲武宗之世，逆瑾之變，十常侍甘露之黨也，河北山東江西四川之寇，黃巾黃巢之亂也，實鑄宸濠之變，七國八王之孽也，江彬之奸董卓祿山之釁也，然而陰險甫合，旭日旋升，……則以構禍諸人皆乳臭，茫茫草澤，更無英雄，……抑亦祖宗在天之佑歟？

谷氏本末，雖多因襲高氏之書，然高書誤處，谷書去取之際，類能糾正之，並非全出碑販，故終不失爲良史也。  
王世貞史乘考誤云：

「開國功臣錄言長興侯耿炳文授真定陣亡，高氏鴻猷錄亦因之。按成祖即位後，有勅諭各鎮大將復任，炳文在焉。永樂二年，禮部言炳文家用龍鳳服飾，帝曰：先帝老臣，亦爲是乎？速改正之。則炳文非陣亡者，攷之吾學編，蓋炳文以被劾自盡耳。」

弇州辨耿炳文不死真定，其論甚確。谷氏本末，即已矯正鴻猷錄之誤。於燕王起兵篇著云：「召耿炳文回。」至見精審。明代野記多云成祖於建文時入朝，事不足信，鴻猷錄即採其說，於封國燕京篇云：

「文皇帝至自燕，以有疾不拜，侍中許觀廷劾之，詔置不問。」

明史本末燕王起兵篇，全襲封國燕京之文，獨於此事擯去不錄，亦可見其精覈也。

(2) 谷書與永陵傳信錄關係之臆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紀事本末類存目云：

「永陵傳信錄六卷，明戴笠撰。笠字耘野，吳江人，是書用紀事本末之體，一曰興獻大禮，一曰更定郊祀，一曰欽明大獄，一曰二張之獄，一曰會夏之獄，一曰經略口寇，事各爲卷，每卷皆先敘後斷。其論河套事，謂

爲難效之功，幸觸犯上怒，其事中止，不然，請兵轉餉，工役騷擾，禍患將有大於是者云云。」

戴笠精於明史之學，曾與潘禮章共修明書，著述甚多，是書專記嘉靖一朝之事，預料必有可觀，惜未見其書也。前者將谷氏本末與鴻猷錄篇目內容比較後，即見谷書紀嘉靖朝事，有爲高錄所無，不知所本者，共計七篇（參前篇目表）曰：大禮議，更定祀典，世宗崇道教，嚴嵩用事，沿海口亂，李福達之獄，議復河套，內容恰略與戴氏永陵傳信錄六篇相當。意者谷書或取材於此歟？茲虛擬列表，比較於左：

永陵傳信錄

興獻大禮(卷一)

更定郊祀(卷二)

明史紀事本末

大禮議(卷五十一)

更定祀典(卷五十二)

世宗崇道教(卷五十三)

此篇與永陵傳信錄諸篇無相當者，疑別有本。

嚴嵩用事(卷五十四)

李福達之獄(卷五十六)

欽明大獄(卷三)

李福達之獄，世宗會頒欽明大獄錄，故以此名篇。

二張之獄(卷四)

此當係紀張延齡兄弟之獄，



谷書未收。

曾夏之獄(卷五)

經略□寇(卷六)

議復河套(卷五十八)

沿海□亂(卷五十五)

比觀結果，谷書七篇，不知所本者，疑有五篇，出於戴書。朱國楨明史概大事記中，亦有大禮議，更定郊祀，李福達之獄篇目，比核一過，文字殊不相同，知非取材朱書。戴書既為紀事本末體，且內容恰與谷書不知出處諸篇相當，故谷氏本末，取材戴錄，殊有可能，惜未見其書，不能論定之耳。

(3) 論谷書與昭代武功編之關係

昭代武功編，明范景文撰。前有崇禎戊寅(十一年)自序。是書仿紀事本末體，起洪武，迄萬曆，都為十卷。凡四十八事。閑嘗取此書與高氏鴻猷錄參互閱之，發現范氏此編，嘉靖以前，實多因襲高書。

(如誅岑猛，平江西寇作陳中丞，平江以西寇，麓川之役作王忠毅麓川之役，篇目雖異，內容實同。)此當別為文論之。萬曆朝

事三卷，殆意在續鴻猷錄，谷氏紀事本末敘萬曆朝事，即多取材此書焉。今將兩書紀萬曆朝事篇目，比較列下，以資論斷：

昭代武功編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八

李寧遠破土蠻

李寧遠建州王梟

張司馬定浙二亂

卷之九

葉督撫辱承恩

邢司馬征平秀吉上

卷之十

邢司馬征平秀吉下

李司馬征楊應龍

平時拜(卷六十二)  
援朝鮮(卷六十二)  
文字雖有數處相同，但全篇出入甚多，內容詳略亦不同。  
平楊應龍(卷六十四)

觀此可知谷書平時拜，平楊應龍，兩篇之所本，尤以征楊應龍事，谷書全襲用其文字，以范書所紀過詳，略去數段，更無增補改易之筆。

是書不僅紀萬曆朝事為谷氏紀事本末所取材，而永樂朝事衛青平唐賽兒一篇(卷四)實即谷書平山東盜(卷二十三)之藍本也。鴻猷錄未紀唐賽兒事，故谷書取材於此。文字因襲，幾無更易，僅最後一段，追叙賽兒得妖書事，係范書所無，谷書增入者。參互觀之，即可知也。

總之，谷書紀事，萬曆以前，實多以明人紀事本末之書

爲藍本。(如鴻猷錄，昭代武功編，永陵傳信錄等。)谷氏修史，聚書當甚多，

此言並非云谷氏修史只據此數書，不過以此數書爲主耳。蓋以體裁相同，易於取材也。

此外谷書紀萬曆朝事者，如江陵柄政，礦稅之弊等篇，仍未知所本。(東林黨議已知襲自蔣平階之東林始末。)啓禎兩朝十餘篇，亦

無文獻可徵，不知何據？啓禎兩朝事，鮮見紀事本末之書，則諸篇亦有創作可能。否則，今世史料競出，異日必有解決之期也。

#### (4) 論谷書與石匱書之關係

今既證明谷氏紀事本末，主要因襲明人紀事本末史籍成書，則谷氏竊石匱書之說，可不攻自破。蓋兩書體例不同，改作匪易，勿寧以明人紀事本末之書爲藍本易於爲功也。然則石匱書與谷氏明史本末竟毫無關係歟？殆亦不然，谷書記建文遜國事，或有取材石匱書之可能。莫友芝邵亭知見傳本書目明史紀事本末云：

「明張岱石匱書，計二百二十一卷。海昌朱氏藏有鈔本。附續後記六十三卷。石匱書正集二百二十一卷，第百六十五卷全闕，百六十六闕熊倬傳，百八十闕孫丕揚

傳，百八十二全闕，百八十五闕曹學佺傳，百八十六闕王佐傳。後集六十三卷，十二卷、二十六卷、二十七卷三十卷、三十一卷、四十三卷、四十五卷、五十四卷全闕，二十八卷闕徐懌傳，三十二卷闕杜士全陳鏗傳，三十四卷闕黃濤徐爾毅錢秉董志寧屠獻策傳，五十卷闕十人傳，五十五卷闕末別傳四人，皆原闕，有目無書。此書體例仿照史記，簡明目言谷氏紀事因此書，大約建文之遜國，前人從未直談，總成疑案，張岱於建文紀題曰讓帝本紀，落墨處間用曲筆，谷氏於遜國一篇，大約因此，四庫總纂得自耳食，並未見全書也。」

高岱鴻猷錄中無專篇紀建文遜國事者，前取紀事本末與鴻猷錄比較時，谷書建文遜國篇即不知所出，今莫氏書目云遜國一篇因襲石匱藏書，似可備一說，俟能見石匱書者比較論定之可耳。

#### (5) 書名論贊補遺諸問題

##### (甲) 書名

此書或云原名明鑑紀事本末。張爾田屏守齋日記(史學年報)云：

「閱明史紀事本末。此書原名明鑑紀事本末，係徐俸代

谷作，論則陸講山筆也。莊氏史獄興，幾得禍，售者往往將明鑑二字剝去。余嘗見康熙初印本，故知之。」

### (乙) 論 贊

明史紀事本末篇後各附論贊，以駢偶行文，抑揚曲折，頗稱佳構。近見李氏木犀軒藏書中，有舊鈔本明史紀事本末論贊一書，即專將谷書論贊摘錄成書。蓋好事者所爲，或專爲賞鑑其駢麗之文體耶？

論贊作者，舊說均以爲是陸麗京所，蓋可置信。葉廷琯吹網錄辨明史紀事本末非竊書條述姚際恒語云：「總論一篇，乃募杭諸生陸圻作，每篇酬以十金，復加注語云：

「吳曉鈕劍森曰：家赤溟先生浩然堂集，有答陸麗京書，稱谷使君撰紀事本末，聘麗京爲幕下客，麗京又薦某，某不敢受使君之聘，隨使附繳云云。則麗京撰總論之說殊非虛語。」

吳赤溟炎爲史學名家，後以莊氏史案被禍，而麗京得以倖免。二人交深，書牘往來，自可信據。麗京既曾入谷氏幕府，再證以黃宗羲思舊錄云：「陸圻爲文，長於麗體」，則陸氏撰論之說，蓋非虛也。

惟谷書論贊，亦不盡陸圻自作。除東林黨議一篇，用倪

元璐文，前已引傅氏題跋論及之。而樞擊移宮，則用夏允彝幸存錄。復有三篇原無論贊者；張宗泰魯巖所學集總跋明史紀事本末云：

「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卷後附駢體文一首。惟親征漢北，設立三衛，俺答封貢三篇無之。其東林黨議用倪元璐文，樞擊移宮用夏允彝文，不皆所自作也。」

谷書論贊，每借前朝史事，論明朝人物，隸事既多，不免小誤。張宗泰再跋明史紀事本末云：

「胡藍之獄云：縮緬伏饋，檢漢書匈奴傳，緜被誅，盧縮逃入匈奴，死胡中，未嘗伏斧鑕也。……削奪諸藩云：長安君入質於秦，檢點國策，趙太后新用事篇，是長安君入質於齊而非秦也。……」

過細求之，間有字句失於檢點者；張宗泰三跋明史紀事本末云：

「彈丸黑子，語見宋史，蓋指下國小邑言之，以堂堂京都之大，而北伐中原篇，乃云彈丸孤城乎？……又三案云：文昇之調護在先，而可灼之救援已劇也。按崔文昇下通利藥，上一晝夜三四十起，尙何調護之有？當作文昇之峻瀉在先也。……」

張氏於明史本末，總跋，再跋，至於三跋，尤於谷書論

贊三致意焉。良以是書論斷，以駢儷行文，且議論親切，遺辭精當，極爲史家所推許，故張氏不惜反覆吹求，抑亦求全責備之意耶？

(丙) 補遺

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記事本末備遺云：

「舊鈔本紀事本末備遺二冊，不分卷，亦無序目，撰人名氏截去。首冊爲遼左兵端，熊王功罪，插漢寇邊。」

二冊爲毛帥東江，錦寧戰守，東兵入口。凡六篇。」

此書後歸陸氏函宋樓。傳亦禮明史紀事本末跋(華延年室題跋)云：

云：

「此書尙有補遺六卷，藏書家罕見著錄，惟吳壽暘拜

經樓藏書題跋記載之云……(原文從略)。吳氏舊鈔今歸陸

存齋(心源)。曩曾假讀，錄得副本，其書體例全倣谷書

祇篇末無論爲小異耳。觀卷中附注有詳流寇之亂，崇禎

治亂等語，此兩篇乃書中子目，疑爲一書，後以事關昭

代龍興，恐有嫌諱，授梓時始別而出之，如鄒漪刻綏寇

紀略，特闕虞淵沉中下兩篇，未可知也。」

補遺六卷，今本明史紀事本末全未收入。據傅氏所云，書

中附注引谷氏本末子目，則疑爲一書，實有可能。觀其內

容，全涉明清之際遼東兵事者，則授梓時恐觸清廷之嫌諱刪去別出之說，尤可信也。

五 餘 論

——論邵廷采之史學——

今草此文既竟，知明史本末之成書，別有所據，非襲石匱書而成。舊說云云，實先發自邵廷采明遺民傳。四庫提要因之，遂牢不可破。實則邵氏史學疏陋，前修已有論之者。全謝山鮎埼亭文集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云：

「近來文士大半不知而作。如邵念魯爲是集，其意甚

欲表彰儒先，發揚忠孝。其意甚美；然而讀書甚少，以

學究固陋之胸，率而下筆，一往謬誤，後生或見其集，

貽誤不少。」

章學誠於思復堂文集，頗致推尊，故不滿於謝山之詆訶邵

氏，因曰：

「全祖望通籍館閣，入窺中秘，出交名公鉅卿，聞見

自宜有進，然其爲文，雖號大家，但與思復堂集，不可

同日語也。全氏修辭飾句，蕪累甚多，不如思復堂集辭

潔氣清，若其泛濫馳驟，不免漫衍冗長，不如思復堂集

雄健謹嚴，語無枝刺。……（章氏遺書 邵興桐別傳跋）

實齋迴護邵氏，亦只能稱許其文辭，而於史學是否精深，則置而不論，終亦不能不推尊謝山史學之精，實自認念魯史學之疏也。章氏遺書丁卯筭記云：

「全謝山文集近始閱其詳，蓋於東南文獻及勝國遺事尤加意焉。生承諸老之後，淵源既深，通籍館閣，聞見更廣，故其所見較念魯先生頗為宏濶。」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亦頗拾章氏餘緒，有所論列：

「全謝山譏念魯為學究，頗挾摘是集之謬誤。念魯腹笥儉隘，其學問誠不足望謝山津涯，而文章峻潔，則非謝山所及。」

又云：

「念魯私淑梨洲，自注傳姚江之學。尤勲勲於殘明文獻，香拾表章，不遺餘力；雖終身授徒鄉塾聞見有限，其所紀載，不能無誤，要其服膺前賢，專心一志，行步繩尺，文如其人，前輩典型，儼然可想。結埼以固陋二字，概其一生，其亦過矣。」

梨洲謝山，每愛詆訶前賢，此事固當別論，然邵氏史學疏陋，讀書不多，聞見有限，由此亦可知矣。

<p>看 園 田 聯 相 要 全 保 稼 禾 間 其 在 菓 蔬 年 豐 慶 富 產 農 邊 區 匪 入 流 輕 莫</p>	<p>應 今 從 新 革 齊 清 都 俗 陋 勤 與 儉 求 先 根 為 戒 自 肅 自 寧 安 得 阜 康 由 庶</p>
--	--

# 辛丑條約第七款實行之經過

曹宗儒

庚子一役，各家紀載，多爲野乘，往往失實。余意庚子至今，年既未久，必有檔案可憑，收藏機關，則必在外交部，而苦無機會可得。書攤書店，近年來蒐尋殆遍，亦無片紙隻字，故宮檔案中之宮中檔案，早已南去，所餘者似無關緊要。內務府檔案，祇可參攷宮內之事；而其時巡狩西安，又與辛丑條約北京當時事實毫無關聯。去歲春間，於某書肆偶得第七款全案，當時喜不釋手，曾經借閱一過，擇其要者錄存之，置之經年，久未得暇整理，近於暑期晚間，稍可休憩，迺乘機就其內容略事分析，計得「民產遷讓之問題」「堂子之遷讓」「實行劃界」以及「俄國教堂之糾葛」「賠償地價之來源」五項，自光緒廿七年正月起到至七月止，其中往返交涉，周折頗多。既爲正史之所不具載，更爲筆記中之所難得。關心於斯者，得此可觀交涉前後情形，鬚眉畢見。茲於東華錄中將辛丑條約第七款全文錄下，而將劃界之全部分類敘出，以補各書之不足焉。

辛丑條約第七款全文 大清國國家允定各使館境界以爲專與住用之處，並獨由使館管理，中國民人不在界內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使館界線於附件之圖標明如後：

附件十四 北京使館界圖說 壹字即正陽門樓東英尺一百尺驢韉街南城牆上 由此點畫一界綫向正北延長英尺二百十六尺直接貳字處 貳字即皇城大柵門前棋盤街環繞之白石欄東南角上 由此點畫一界綫沿白石欄之東旁向正北延長英尺三百十尺直接參字處 參字即公使館街即東交民巷相連街道之北首與貳字線交角處 由此點沿公使館街北首即測定之城牆外圍及角向西延長英尺六百四十一尺半直接肆字處 肆字即公使館街北首在測定之兵部街西南角西面相距英尺一百四十六尺之處 由此點沿舊屋空隙處向北延長英尺二千一百五十二尺此綫與兵部街並行在兵部街西面即兵部街通皇城外廓之門西距英尺一百五十七尺處直接伍字處 伍字即兵部街街頭向有之

城門西首相距英尺一百五十七尺之處爲皇城外廓南城牆之南 由此點沿城牆向正東延長英尺一千二百八十八尺直接陸字處 陸字即皇城外廓之東南角 由此點沿城牆向正北測定直接延長英尺二百十八尺直接陸字處 陸字即皇城外廓之東南角 由此點沿城牆向正北測定直接延長英尺二百十八尺直接梁字處 梁字即皇城外廓之東北角 由此點向東延長英尺六百八十一尺直接捌字處 捌字即皇城城牆之東南角 由此點向北沿城牆延長英尺六十五尺直接玖字處 玖字即離皇城城牆東南角英尺六十五尺之處 由此點向東延長英尺三千零十尺直接拾字處 拾字即克林德街即崇文門大街西首與意大利街即長安街交角相距英尺三百尺之處 由此點沿克林德街之西面向正南延長英尺二千一百九十九尺直接拾壹字處 拾壹字即韃韃街南城牆上爲崇文門之西北角 由此點沿城牆至崇文門西南馬路直接拾貳字處 拾貳字即崇文門樓西面相距英尺一百之城牆上 由此點沿城牆照圖上畫城梁接至壹字處並以圖中甲乙丙記號爲證 甲字在韃韃街城牆北首之頂上即由正陽門向東測定相距英尺一百零七尺之處 乙字在韃韃街城牆頂上之北首即城河灣中點 丙字在崇文門樓西北角東面之綫係崇文門大街圖上拾拾壹拾貳等字 北面圖上係伍陸柒捌玖拾等字之綫 西面圖上係壹貳參肆伍等字之綫 南面圖上係拾貳壹等字之綫 此綫循牆南址隨城梁而畫 按照西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內後附之條款中國國家應允諸國分應自主常留兵隊分保使館

### 使館界民房之遷讓賠償地價之問題

此第七款立定以後，即於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由領銜日斯巴尼亞（即西班牙）國公使照會，將劃入使館界之地區內華人遷出界外，並提及佔用民房地如何償補一事，其照會如下：

正月十一日日國公使葛照會稱照得中國皇上所允會定條款第七款內開各國應分自主常留兵隊護衛使館所在境界自行防守中國人民概不准在界內居住又貴王大臣西曆正月十六日即華曆十一月二十六日說帖內有至使館境界係由何處起何處止之請復有應將內有公所衙署劃出並須彼此勘定界址以便轉諭該處居民遷徙之語茲由諸國全權大臣會定使館境地各界除粘送圖紙明晰繪畫外今將四至開列於後

西面之綫由城根起有西國字母 A B C D 四字

北面之綫亦係 D E F 三字母直至皇城根另有在 F G 二字間之綫

東面之綫 H C 二字母此綫畫在崇文門大街之東

南面之綫係 H A 二字母緊靠大城牆之外沿城梁凸凹而畫

諸國全權大臣核定界內之公所衙署必須移出本大臣合行達知界內所居之華民應遷徙他處者其地爲各使館留用如何設法償補之處應俟諸國全權大臣擬定後再行奉達

中國方面接到此照會後，仍希望將皇帝最重視之祭祀祠宇「堂子」及各衙門公所保留，即於十二日發出致各國使館畫界說帖一件：

正月十二日發各國使館畫界說帖稱本年正月十一日接准領銜葛大臣照會以使館境界由諸國全權大臣會定開列四至界內公所衙署必須移出至界內所居華民應徙他處者其地爲各使館留用如何設法償補之處擬定後再行奉達並粘送圖紙等因查界內應行遷徙華民其遷費地價隨後必須定章設法償補方昭公允惟上年十二月十七日所交說帖曾經聲明使館境界係由何處起何處止應將內有公所衙署劃出並須彼此勘定界址等因在案茲詳閱此次送來圖紙堂子爲皇上祭祀重地既已列入界中宗人府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工部理藩院翰林院詹事府太僕寺鴻臚寺欽天監各衙門鑾駕庫四譯館庶常館各公所亦俱在所劃界內以上各處均屬辦公要地自北京建都以來正陽門內附近皇城左右分設各署環列拱衛不獨辦公近便實爲觀瞻所繫令遷別無位置之地堂子及各衙門公所與使館相隔尚遠在使館無此數處並無損於使館若京城無此數處不得爲京城此於國體民望關係匪輕若本王大臣輕易允許將來皇太后皇上回鑾竊恐責備恭嚴不能當此重咎應懇仍照前次說帖所云允爲劃出庶足昭各貴國全權大臣體念我國家以敦邦交實爲本玉大臣所切望也

此文發出後，並無若何回響，直至本月二十五日仍由領銜日國公使照會，並未提及各衙門及堂子等處地址，並聲明補償華民遷徙資產，應由中國負責。原文云：

現在諸國全權大臣正在核辦會定條款第七款之間查此事曾於西曆本年三月初一日即辛丑年正月十一日文內提及在案今回諸國全權大臣核定此等遷徙失產華民應由中國國家出資償補爲辦理此端諸國全權大臣公舉數位專行查核契據真偽地價多寡各情且以爲保全各該人民不致虧累應在公舉數位中增入中國官一員以期得情相助是以應請貴王大臣選派合宜練達之員先行示悉銜名以便屆時邀請參議

此後因地價問題，爭議頗久，終由中國讓步。此下爲中國方面所持理由，謂應由各國償補地價之照會，乃正月二十六日所發出者。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接准來文內開現在諸國全權大臣云云邀請參議等因准此查本年正月十一日照送使館圖來文內曾經敘及界內所居華民應徙他處者其地爲各使館留用如何設法償補之處應俟諸國全權大臣擬定後再行奉達等語當經本王大臣備具說帖送去聲明界內應遷華民其遷費地價必須設法償補方昭公允等因在案蓋謂此種款項總當由諸國全權大臣自行設法其地爲何人所用價即應由何人付給



房屋由何人令其遷移費即由何人補償此乃一定不易之理今各使館擴充界內應遷華民前來文既已言明其地爲各使館留用則此項地價應歸該使館認給無疑且一經遷移其屋料必多損壞一切拆卸重造種種虧損皆由該使館令其遷移所致則遷移費用自應一併由該使館償付今乃擬請中國國家出資補給如此設法揆之情理殊未敢信爲允協至來文請派員會同查核契據地價自爲認真覈實不使業戶受虧起見確係正當辦法相應備文照復貴領銜大臣請煩轉商諸國全權大臣將應給華民地價遷費歸各使館自行設法籌款付給以昭公允俟准復文照辦再行酌量派員會同各使館舉出人員辦理可也

正月二十九日接到日國公使照會駁議中國照會如下：

照得西曆本年三月十五日即辛丑正月二十五日曾以請派中國官員相助諸國全權大臣公舉數位專行查核使館預擬界內會居人民契據真偽並酌算所遷地段之價以定中國國家付償補之款等情照會貴王大臣在案西曆本年三月十六日即辛丑正月二十六日接准照復以該地既係使館留用應由使館付款償補一似將使館境界內拆毀房屋居民因棄原產遷徙他處各事全行諉卸於使館者等因查去年滋亂各情爲日無幾殊難有此迂論倘非使館兩月之久被攻被圍官兵拳匪四面合圍將使館數處及近鄰一帶概行焚毀中國皇帝照允會定專條之時焉能認使館有自行防守之主權且聯軍入都之際凡諸國現擬作爲使館留用之地皆係兵拳蹂躪用地雷火轟變爲瓦礫之場夫人而知之在諸國意見以爲以上各情責在中國國家又中國國家既於專條內應允自即承認此責情既如是則自行施爲所致之禍豈能不自行擔承夫中國本有保全使臣之責既因失責於前豈能新其自防之責於後原防守之責首重鄰近房屋之布置因鄰近房屋當時爲攻擊使館者之巢該匪人用其增爲謀害使臣之障凡不相干涉之中國人民無可奈何陷於未克扞禦之患各情致失其業顯屬不公是以諸國全權大臣曾擬將中國應行付給失業持確據人民償補相宜各款會同核定今不得不執此意囑爲復請貴王大臣從速指派與諸國全權大臣所選各位會辦之員可也

各國公使方面發出此件照會後，在中國方面仍主地價及遷移費用應歸各國公使籌措付給，但照會後有言：

惟本王大臣欲將和款次第辦妥如果諸國全權大臣肯照前此送去說帖所商早日將讓還堂子及緊要各衙門一節會議商定本王大臣亦不難勉從諸國全權大臣之意認付地價

原照會既以讓還堂子及緊要各衙門爲中國允准付給人民地價之交換條件，結果讓還堂子及緊要各衙門一節另案辦理，而付給地價一節藉口允認，已記案存查。茲錄兩照會如下：

二月初三日給日國公使照會稱光緒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九日接准來文以諸國全權大臣曾擬將中國應行付給失業持確據人民償補相宜各款會同核定今不執此意囑爲復請從速指派與諸國全權大臣所選各位會辦之員等因准此查萬國公法交戰係兩國政府與人民無干戰勝之國

有奪公產之權無奪私產之權然戰勝國可以佔用私產惟所佔者理應付價與原地主來文亦認有私產之價應付價原主之理但謂其價應由中國付給則非理矣蓋凡用地之人應即付所用地之價此理最爲公明前次照復文內已詳言之至和議大綱第七款亦祇載明許各國自主駐兵護衛使館並將各使館所在界自行防守並無界址可聽任意擴充民產可以隨便佔用之說然則此次所畫界內華民地基房屋爲使館留用者自應由使館付價方昭公允惟本王大臣欲將和款次第辦妥如果諸國全權大臣肯照前此送去說帖所商早日將讓還堂子及緊要各衙門一節會議商定本王大臣亦不難勉從諸國全權大臣之意認付地價並一面選派委員會同將查核契據等事妥爲辦理也爲此照復貴領銜大臣請煩轉致諸國全權大臣查照

復照：

二月十三日日國公使葛路幹照會按照西歷三月二十三日即辛丑二月初四日來文貴大臣允認原有付給使館界內佔用民產地價之理並肯委派委員與諸國全權大臣所選核定此事者會同商辦各節諸國全權大臣已記案存查矣惟擇定允認之意以前文內所辦各端諸國全權大臣未能視以爲然所有遵照中國皇帝應允會定條款第七條展拓使館境界內各私產爲諸國佔用者按來文之意係恃交戰得勝之勢而佔不知殊非也此舉本因非佔斯地日後萬難保衛使館且因該地兩月之久爲攻擊使館之拳匪官兵巢障故也至西歷本年三月初一日即辛丑年正月十一日本領銜大臣文中所指界內各衙署公產等處據來文所云原有例可佔用之權此說雖由諸國全權大臣一面執守弗遺一面欲爲籌法通融會商然應行言明自去歲至今中國始終未與諸國有干戈之局面其實確係義和團匪勾通遵奉內庭諭旨之官兵欲概行謀害使臣暨諸國人民以致中國國家承認似此無匹毒謀之責並於諸國視爲必有之償補及預保復燃之防範均允施行爲防日後再有聯軍未至其禍便成之痛恨執法慘事須有自衛境界乃中國國家全應付給諸國暨諸國使臣豈能絲毫向諸國取償乎是以本領銜大臣再行諄告務應立即指派借諸國大臣所選與貴王大臣商議此事會同參議可也

中國接得此照會後，無法祇可承認收用民地民產由中國給價，因此事關係順天府及步軍統領衙門，即札行順天府及步軍統領衙門，並派候選道聯芳，總理衙門督辦章京瑞良二人專辦此事。順天府派大興縣知縣謝錫芬，宛平縣知縣范履福，候補縣丞王以安查看東交民巷左近情形。步軍統領衙門則委烏珍會辦。當時設立局所，並撥用經費銀一千兩，刊刻木質鈐記，於三月十七日開始辦公。至應付之地價銀兩即由戶部支領，給價之爭，乃告一段落。

### 堂子遷讓之問題

堂子位於玉河橋迤東，與舊理藩院之地址斜對，今東安牌樓近堂子之東北角，所佔地基約爲數十方丈，爲清代重要祭所之一。凡國家大事及軍旅等事皆祭告之。其祀典載在會典事例中，現在因係記載遷讓之經過，祀典姑省略之。此事爭持甚久，終因已劃入義國界內，結果遷讓，改建於東安門內東南角。二月三十日給義國公使照會：

照得堂子爲我皇上祭祀重地前於本年正月接領銜公使葛大臣照會送到擴充館界圖樣將堂子畫在界線以內曾經本王大臣備具說帖分致諸國全權大臣請允讓還在案貴大臣在中國辦理交涉事件素稱公允讓還堂子之事應由貴國主持刻在商辦地界之際希即早爲商明允讓則友誼洵可感矣相應備文照會貴大臣請煩查照見覆

義國公使薩爾瓦葛接得照會後，祇准將木料遷移，不准讓地，其覆函如下：

昨接貴王大臣照會內論堂子一事經日國欽差領銜大臣已照會貴王大臣以堂子已在各國使館界線內立置茲亦聲明或不如此則本大臣實無向寬指正勢之地段甚懼義國公館地向大爲不便再本大臣並無故援照辦理夫中國政府相待義國公館素無和睦友誼本大臣因不足以請本國克己以允准中國國家至於中國國家感心如何此刻表明本大臣尙未確悉因此不能按照所請辦理也而如貴王大臣欲收堂子木料幾件以便遷移他處應請速爲報知在本大臣修工開起以前收回可也此佈順頌日祉

中國方面接此函後別無法想，願以海關之地補換，但義使堅持退還使館牆外餘地，而再補以海關之地。據三月初八日義使函稱：

本月初三日日本大臣將堂子一事函達貴王大臣在案今奉本國政府諭令以貴王大臣所擬堂子通融辦法詳細電知外部等語本大臣相應請貴王大臣言明慶王當面所擬辦法准以妥定否如本大臣以堂子在使館界牆所餘之地退還中國則慶王聲明專管以海關之地補還本大臣再勿庸添款以上所載請速爲函復聲明實係如是否俟接函後本大臣即行通知本國可也

中國以使館餘地不敷應用難以抵換，於三月十三日致義國公使及日國公使函：

初八日接展來函以堂子在使館界牆內所餘之地退還中國則以海關之地補還勿庸添款是否請速復等因查使館界牆內所餘堂子地段甚爲有限且係空地如欲在該地上另建房屋非但不便出入亦且不能敷用如能將界牆堂子房屋地段全留中國雖海關地頗較多本王大臣亦肯以之抵換否則實不合用也

三月十四日義國公使薩爾瓦葛函：

本大臣於本月初八日函達貴王大臣不過詢問可否將慶王上次與奧法國欽差所擬堂子辦法報達本國政府矣昨接來函可見仍行改意本大臣

即將此新擬之事達知本國知悉也而以本大臣所恩諒初次所擬殊屬難允二次所擬益顯多難照辦專此佈達  
三月二十日復義國公使薩函：

逕復者本月十四日接准來函以本王大臣二次所擬換回堂子辦法益難照辦等因當經電達西安昨奉電旨內開堂子擬再謹擇妥地重建無庸以海關公所地抵換此事自應作為罷論專此順頌日祉

至此則堂子遷讓問題，已告一段落矣。其後義國公使已行讓步，而中國當局因已奉諭旨，前議遂作罷。三月二十三日義國公使薩爾瓦葛函：

本大臣因欲試聽隨上次貴王面達之懇求收回堂子業經得與赫大臣商明赫大臣甚願將堂子以南海關之地讓與本大臣則以使館界內數處補還之將擬函知貴王大臣達知因此事中國朝廷殊為關心故本國允讓堂子詎接貴王大臣之信今若貴王仍欲將堂子收回惟請函復則本大臣與赫大臣對換地段如是中國政府與赫大臣可中其意堂子一事本大臣將無索佔也如佈順頌日祉

### 實行畫界之工作進行情形

原約第七款祇定其大概，其實在畫界時似稍有出入，其附帶事項，多有爭執，施行細目，亦從新規定。三月十三日給日國公使葛照會：

照得本年三月初四日經本王大臣與奧義法三國全權大臣會議使館界務除壹字業經奉旨相讓無庸議換已函致義國薩大臣外其四至界限並議定各節目應備文照會彼此立案茲將各條列於左

- 一、東界至距崇文門十丈為止其城門旁西首登城馬道不在界內
  - 二、西界至兵部街為止街西宗人府吏部戶部禮部四衙門均還中國並可在衙門後建築墻垣但不宜過高衙門旁民房本多毀壞其現在尚存者一律拆為空地無論中國人外國人不得建造房屋各使館服役之中國人原有房產在界內者另撥給地段令其蓋房居住
  - 三、南界至大城根其靠使館界之地上許各使館派人巡查但不得建造房屋
  - 四、北界至東長安街北八十邁當為止使館界墻在東長安街南約十五丈自界墻外東長安街北界綫以內之房產拆為空地惟皇城不得拆動其空地內以後彼此均不得造屋東長安街一帶仍聽車馬任便行走作為公共道路由中國設立查街巡捕建造巡捕房為該巡捕等辦公之地
- 以上四至界限並議定各節係照是日面談敘述為此照會貴大臣請煩轉致諸國全權大臣查照備案並希見覆

其後各國大致依此照會即漸趨實行，貼粘佈告，並開明四至，飭令各業戶持契赴局呈驗，並據美國奧國在其所佔用地內專銜另貼告示，茲錄之如下：

會 銜 告 示

各國欽差駐紮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等爲出示曉諭事照得本大臣等所交中國和議全權大臣條款中國皇帝業已應允照此條款定出使館境界中國人民不准在界內居住茲將四至開列於左

南面之綫順城根由前門起至海岱門止所有挨此兩門口及靠城根南面之房屋亦在其內

東面之綫由海岱門順大街至東單牌樓以北八十邁當

西面之綫由前門東一帶棋盤街北順皇城根往東至長安門迤北南皇城根

北面之綫由南皇城根往東至皇城拐角往北二十邁當後一橫綫往東至東單牌樓以北八十邁當

以上所開四至內所居之華民均應遷移他處其華人住界內房屋地基應拋棄者本大臣業經會商定妥向中國國家索取公平價值設法償補因此該房主地應將房地契據持赴紗帽胡同公所收查倘有將地契等據失落者該地各主亦可前往公所具稟報明其產業坐落界內何處四至何處以及他項要節均須一一報清該業主等亦隨帶二人此二人除當對證外須保產主所報之憑據及報明各節屬實俟逐一詳細查明後本大臣等方會定公平價值本大臣等應向中國國家索取自今日出示之日起予限二十日至四月初八日各產主務於期內將房地契等持赴紗帽胡同公所或具稟各節倘有持假契或非已產者或捏報或證見扶同舞弊者查出一體嚴究決不寬貸西歷一千九百一年五月初四日華歷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

美 國 告 示

大美國欽命參贊署理全權大臣司爲出示曉諭事照得美國使館地界現定四至棋盤街東至荷蘭使館南至城牆北至交民巷茲於所定界西邊地方修蓋兵房已經勘定基址嗣並欲建新館所有佔用之空地該原業主均須將各該空地四至丈數開明攜帶契紙來館呈驗註冊以便將所佔之地係何業主之產查清將來如何補償之處聽候辦理爾業主務即先行來館可也切切特諭

奧 國 告 示

大奧國欽差駐紮中華地面便宜行事齊出示曉諭事照得本國在京都奧國府直抵海岱門大街一帶佔據住房屋舖面統限於西歷五月初十日中歷三月二十二日一律騰清願將木料拆去均聽其便勿庸呈報各宜凜遵毋違特示西歷一千九百一年四月 日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 日

此辦理劃界事務之辦公處，名曰劃界公所，而附帶辦理收買民間房地事宜。於三月十八日後即開始拆卸，三月十八日吏部來文：

聞得和約所定界綫兵部甬道以西民房載入界內吏部宗人府各衙署均在界外現因各國拆卸兵部以西民房據工人聲稱奉英兵官命欲將衙署一併拆去其應否聽其拆卸伏乞王爺酌示辦理乞即日賜覆以便將所有冊檔趕緊挪移

三月二十七日吏部又來文：

前因英國武官帶同工人將本部衙署後牆一帶拆毀並云拆去大庫當經咨呈在案茲於本月二十二日復有英國工程司武官暨其繙譯甘伯樂帶同工人赴本部劃界囑本部募匠於二十五日將署後大庫以及官民各房一律拆毀所拆之磚歸英人瓦片木料仍還本部並云必須趕緊如期拆毀如再遲延彼即自行任意拆佔等語相應咨呈王爺鑒核施行

因拆除界內民房而引起俄國教會南堂之問題，四月十三日日國公使葛照會：

西歷本年五月十一日即中歷三月二十三日接准來文將貴王大臣與奧義法三國大臣所會定使館界務聲明立案等因前來查堂子已讓義國使館及他所請各節貴大臣已有意照行諸國大臣均視為妥善惟來文內有數端似未叙明諸國大臣囑為代達以免日後或有誤會

一、使館東界按照本領銜大臣西歷三月初一日照會及奧義法三國大臣與貴王大臣會議之語其東界係定在崇文門大街來文謂至崇文門往西十丈為止不過指定城牆上各國所佔界址而已與大街界綫并不相干

二、貴王大臣以西界由正陽門起順西國字A B之綫北至東交民巷再順交民巷街北東至距兵部街西四十邁當之遠折而北至皇宮外牆為止再由兵部街至正陽門一帶現存之中國民房全行拆為空地除宗人府吏戶禮三部計官署四處外不得另有房屋且各國使館服役之中國人原有居室在界內者另在界外撥給地段各等語諸國全權大臣均視為宜而俄國大臣亦將所隣俄館地段之二部退還許由中國國家會同樊主教在城內揀擇地段給與天主教堂以償該堂已入推廣俄館界址之地其價應與原地價相同此節已經三國大臣陳述本領銜大臣合再聲明

三、所議南界之城垣得在其內是以諸國全權大臣留城上派駐巡捕之權僅允不得建造能使城牆外觀之房屋此意經奧義法三國大臣已奉達四、來文謂北界至東長安街北八十邁當為止該界一帶仍聽車馬任便行走作為公共道路云云是則按照全權大臣所請者惟應增述者貴王大

臣於三國大臣會商之時議定中國巡捕亦可在該公共界路內巡察但巡察章程應由諸國全權大臣定擬

又所擬之建造巡捕房不得在於以上所定界綫之南施工蓋照諸國所請界綫之內不得另有房屋故也且英國使館相近之皇城經由諸國全權大臣請為拆去然奧義法三國大臣已請貴王大臣轉奏勸將此牆改為鐵柵英國大臣所以允讓相近之兩官署者原為中國拆去以上之皇城易為就

範也合行再爲聲明

此照會則將城牆加入，北則欲拆去皇牆，與原約不符，終則南城牆允讓並拆成一門，（此地原名水關，即玉河由此入惠通河處也。）而北皇牆則並未拆去，且中國接得此照會後對於俄國教堂及在長安街設立巡捕房多所駁議，不似最初之一味讓步，五月初一日給日國公使葛絡幹照會云：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十三日接准貴大臣照會以使館界務按中歷三月二十三日日本王大臣照會各節諸國大臣均視爲妥善惟有數端似未叙明諸國大臣囑爲代達以免日後誤會並將原請及增述各節聲明照會前來本王大臣接閱之下再逐條叙明如下。

一、東界謂至距崇文門往西十丈爲止一語係照三月初四日義奧法三國大臣所言應自崇文門馬道以西一直往北此指使館東面界牆而言有交來界圍紅綫爲憑非僅城牆上界址而已自紅綫推而往東十丈至大街係爲公共道路界綫本與界牆之綫無干

二、西界由正陽門東順A B字母之綫北至東交民巷再順交民巷街北東至兵部街東所畫紅綫係爲使館西面界牆自此紅綫往西四十適當係爲公共道路界綫北至皇城外牆爲止再兵部街至正陽門一帶民房應全行拆爲空地除宗人府吏戶禮四署外不得另有房屋一節前經義奧法

三國大臣面稱願將此一帶民房留爲使館服役之中國人居住嗣又據義俄德三國繙譯官轉述諸大臣之意重申前請並言明房雖爲服役人居住仍應令業主一律投契由官給價本王大臣亦無不以爲然至俄國所佔樊主教地段應由俄國大臣與樊主教自行商辦

三、南界之綫循城牆南址而畫并留城垣上派駐巡捕之權不得建造房屋各節均屬相符

四、北界至東長安街北八十適當爲止該界一帶仍聽車馬任便行走爲公共道路其公共路內應設中國巡捕巡查會與義奧法三國大臣言明公共路內除巡捕房外不得又有房屋巡查章程由各國大臣代擬今來文謂所擬建造巡捕房不得在界綫之南施工是公共界內又變而不准設

巡捕房矣但巡查章程既由諸國大臣定擬自必格外妥善建造捕房專爲有益道路而設與住戶之房不同應請貴大臣轉致諸國大臣仍照前議辦理無庸更改又擬拆英國使館相近之皇城牆改爲鐵柵一節查三月初四日義奧法三國大臣有此一說當經本大臣將礙難情形言明并商准

不拆去此牆之南面原有兩門任人行走毫無妨礙與鐵門無異總之此次擴充使館界所佔各界凡可通融者本王大臣無不設法通融惟實有窒礙難行者亦望各國大臣見諒以上各節統希貴大臣轉致各國大臣查照爲荷此復

關於此四事，除皇城牆並未提及外，所餘之事，全行駁回。五月十五日日國公使葛照會錄之如下：

本年西歷六月十六日即中歷五月初一日接准來文以使館界務事現經諸國大臣囑爲轉達

一義奧法三國大臣已與貴王大臣聲明使館東面界綫係定在崇文門大街其距崇文門往西十丈爲止者係指城牆所定界址而言與大街址無干

此意本大臣已於西歷五月二十八日照會貴王大臣矣此即議定崇文門大街西由城根之地段均歸使館界內也而貴王大臣似以爲在於此地段內新開公共道路並無此說此面車馬人行走仍應僅在崇文門大街而已本大臣應再行聲明因此諸國全權大臣允崇文門不歸界內並將該界址退至門西十丈之遠故也使館西界之綫貴王大臣所聲明者諸國全權大臣視爲妥協但公共道路應按現在界址嗣後不得展拓又使館界在此公共道路西四十適當之遠北至皇城牆根爲止再俄國大臣業已應允將使館界西之一部退讓只須給獎主教地段一處現在俄國大臣欲行知會貴王大臣此項地段已與獎主教議定在東交民巷北富貴街角禮部隔壁撥擇

二使館南界之綫本大臣已於西歷五月二十八日照會內聲明此綫循城牆南址而畫以爲將相對使館一段城牆歸入界內是以諸國全權大臣留城上派駐巡捕之權只允不得建造能使城牆外觀之房屋西歷六月十六日來文內稱以上各節均屬相符等因是以議定城牆上由距崇文門西十丈之處至貴處所存界圖上之A字綫處在正陽門東此段城上均係使館之護兵巡查建造護兵應用之房屋只能仿照從前舊式所設之堆撥而築以免使城牆外觀勢

四使館北界之綫西歷五月二十八日文內所言貴王大臣聲明者北界至長安街北八十適當爲止該街仍聽車馬任便行走此語諸國全權大臣視爲妥善是以議定一切來往車馬人等僅能在現在之長安街上行走東長安街北八十適當及東長安街南之四十適當各地均不准有走者亦不得建造房屋是以本大臣十一月二十八日文內所稱諸國全權大臣仍不准在此地上建巡捕房其地應拆爲空場不得再有房屋中國巡捕仍可在東長安街照使館巡察章程巡察此章不日即行送閱貴國儘可在此地北界外建造巡捕房以上所解均係按照義奧法三國大臣上文所及之言及本大臣論及此事前文所叙者並無更易之處至來文末段所述皇城外牆一節諸國全權大臣嗣後另復

### 俄國教堂之糾葛

至此重行劃界一事，告一段落，復因交還戶禮二部及俄國教堂，發生糾葛。據范履福謝錫芬王以安報丈量俄國教堂一函謂：

十六日會同柯繡譯與李簡齋又至東交民巷西口獎主教所佔之地復量東西長五十七丈南北寬十四丈五尺內佔禮部地基西頭寬六丈七尺東頭六丈四尺

據此稟函於五月二十二日致俄國公使格爾催還戶禮二部，函云：

逕啓者本年五月十五日接准領銜葛大使文稱俄國大臣業已應允將使館界西之二部退讓只須給獎主教地段一處現在俄國大臣欲行知會貴



王大臣此項地段已與樊主教議定在東交民巷北富貴街角禮部隔壁擇地等因本王大臣均已閱悉相應函復貴王大臣查照並請將使館界西之戶禮兩部迅爲交還以便派人修理定於何日何時接收望即見覆爲荷專此布達

五月二十四日俄國公使格爾思覆函：  
五月二十二日接准貴王大臣來函據領銜葛大臣文稱請將禮戶二部定日時交還等因前來查據葛大臣來文所稱本大臣實有應允將二部退讓於貴國政府只須給天主教會主教地段一處議定在東交民巷北富貴街角擇定各情所以免將來誤會並此地段在使館界外之地情形本大臣煩請貴王大臣備文行知本處聲明中國政府將與天主教會主教所擇東交民巷北富貴街角之地段認爲主教確實不可辯駁之產業本大臣一見照以上來復即定日時將二部交還專此特覆

五月二十九日給俄國公使格照會：

接准貴大臣函稱本大臣允將禮戶二部退讓於貴國政府只須給天主教會主教地段一處議定在東交民巷北富貴街角請備文行知認爲主教確實不可辯駁之產業本大臣一見照復立即定時將二部交還等因前來查本王大臣本月二十二日所致貴王大臣之函照已經議定之地段足爲確實不可辯駁之據即請貴王大臣擇日交還以踐前言爲此照會貴王大臣查照可也

此次各國猜忌中國無信義，即一教堂地址之些微小事，亦必以戶禮二部作押，頗堪發噱。六月十四日日國公使葛絡幹照會云：

各國使館界務一事本大臣曾於本年西歷六月二十九日即中歷五月十四日照會貴王大臣在案查英國使館北之皇城外牆現由英國大臣允不拆去仍留此牆諸國全權大臣並無不以爲然之處今使館界務既已議定應請貴王大臣將六月二十九日去文即行照允示復可也  
六月十四日發日國公使葛絡幹照會：

照得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十五日接准來文爲使館擴界一事本王大臣查文內所叙各節均與商定辦法相符惟來文末所叙皇城外牆一節諸國全權大臣嗣後再行另復到時再行商辦等語是以本王大臣擬俟另復到時再行商辦乃日久未准見覆嗣由英國薩大臣與辦理京城巡防善後事宜胡侍郎以割城梁開水關等事牽連商酌遲延多日近經議明皇城拆開之處由中國官自行修復應即作爲了案相應照復貴大臣請煩轉致諸國全權大臣查照

### 賠償地價之來源

至此全部交涉業已終了，所有使館界遷移民房賠償銀兩，係奉旨在各省應解京餉內扣用三十五萬兩，茲錄七月二十六日行在戶部來文云：

據全權大臣奏各國使館所佔民房議定給價飭撥的款一摺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初五日奉硃批著戶部迅速籌撥欽此欽遵由軍機處抄交前來除由各省關應解本年京餉內指撥銀三十五萬兩電知全權大臣查照辦理外相應恭錄硃批飛咨全權大臣遵照可也

七月十二日戶部來文：

本部現有應發各電相應將底片呈貴衙門查照轉發因用印不及徑行白片可也

照 錄 電 底

寄兩江總督電

行在戶部來電京師各國使館所佔民房議定給價在本年京餉內撥兩准四萬安徽三萬蕪湖一萬江蘇二萬鎮江二萬江西二萬九江一萬均希轉電速解滬京戶元

寄閩浙總督電

行在戶部來電京師各國使館所佔民房議定給價在本年京餉內撥福建二萬閩海一萬閩浙四萬浙海二萬均希轉電速解滬京戶元

寄兩廣總督電

行在戶部來電京師各國使館所佔民房議定給價在本年京餉內撥廣東四萬粵海二萬均希轉電速解滬京戶元

寄湖廣總督電

行在戶部來電京師各國使館所佔民房議定給價在本年京餉內撥湖廣三萬湖南三萬均希轉電速解滬京戶元

# 衡湘文獻錄

水野梅曉

## 一、雲鶴軒記

六休上人。以光緒末年。來遊唐土。其時群魔侮法。福田將廢。湘州諸僧設方求庇護。遂迎主開福講席。明年聖聰遠聽。知群僧靡訴。特詔有司。毋侵擾僧寺。緇衆獲安。乃各於供養。禮敬稍怠。上人固未計校也。衆又恐其責言。遂謀去之。又忘其爲僧徒。而目爲日本人。以其於開福後地建一新亭。告於官吏。言非租界。亭固余與上人所同建也。余三函致院司。辯其非洋人。而官士終疑畏之。私以重金。勸其移居。六休以僧律無爭。期於悅衆。飄然而歸。歸而復來。來又從俗。不持戒。以實其爲日本人非僧也。於是即租界旁營室。題爲雲鶴軒。雲在日本則爲日本雲。在湘爲湘雲。鶴在日本雲則爲日本之雲鶴。在湘雲則爲湘之雲鶴。雖不爲僧。而佛理深矣。上人方以不爲僧自疑。而余視之。較持律時更超乎通乎無不可之詣焉。揚子曰。焦明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乎藪澤。其雲鶴之喻乎。夫黃鶴一舉。見天地之圓方。自下視之。其以爲雲也

夫。庚戌清明日王闔運記。

宣統二年仲冬。六休觴客於雲鶴軒。時王益吾閣學黃親虞太守翟子玖協揆與闔運俱會。雲日夙美。蔬樹深碧。四顧曠然。比之碧浪新亭。更爲佳勝。時又議收地入官。更從官租之。蓋猜詐猶未已也。六休既自比於鶴。而湘地會不能爲雲。其將以軒亭爲雲乎。雲無定而鶴有定。何地不可翔。則何地不可軒。而此記亦因之無定矣。因錄成卷。以質六休。俾無定者有定。有定者又實無定。後之覽者。試更下一轉語。臘九日王闔運書并記。

## 二、南臺寺日本僧贈藏經記

南臺寺者。衡嶽之名刹。石頭之舊跡。歷代崇飾。三寶所依。近歲荒頽。法徒悲惜。僧淡雲慨然自任。始謀興復。於時湘州慕法。諸寺同心。並請藏經。以彰弘願。蓋自世宗普護。廣度群生。凡有精藍。各頒龍藏。而湖外貧僻。觀聽未宏。有寺無經。如飢人待食。自今以始。相繼誠求。輦運南來。俱稱得寶。然本寺甫議修葺。物力尤艱。

大藏繁多。理無易致。田緣所會。法寶自來。則有六休上人。石頭四十二代孫也。生在東瀛。幼歸淨域。以光緒癸卯來遊湘土。虔禮祖塔。如久客得歸。見茲勝因。遂發助力。許於寺成日贈藏經全部。日本舊有宋版本高麗本明本。其圖自刻。鐵眼和尚仿明本。島田蕃根縮高麗本。又新刻合校三本。更輯續後賢語錄爲續藏本。合此六藏以鐵眼本爲日本最初。水陸阻深。信爲艱貴。五年之後。祖蹟重新。竟踐前言。躬奉法藏。凡全部五千七百餘卷。施于本寺。盛矣哉。不經自致。有願必酬。非夫大雄之力。曷由臻此。恭聞勝事。莫罄贊詞。輒述因由。以誌縑素。其檀施財力。共襄斯舉者。列于左方。

日本僧梅曉六休

永平寺主勅賜性海慈航禪師

總持寺主勅賜大圓玄致禪師

本願寺法主伯爵大谷光瑞

東亞同文會長侯爵鍋島直大

子爵長岡護孝

貴族院議員男爵北垣國道

京都大學總長法學博士木下廣次

備後尾道市天寧寺信徒

橫濱信佛士高瀨理三郎

京都信佛士辻信次郎

大阪商船公司辨中橋德五郎

曹洞崇會議員一同

侍講銜翰林院檢討禮部禮學館顧問官王闓運記

前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外務部尚書瞿鴻禨書

宣統三年春二月

興復南臺方丈淡雲建

### 三、碧浪新亭記

開福寺故馬氏會春園。霸府改爲梵宮。風景殊勝往年。余欲約裴樾岑李次青諸公各造屋三四間。環湖隄埭游觀。苦其不能避春漲。未可卜築也。獨佛殿後臨水一圓洲可亭。云舊有而後圯。余與郭筠仙修禊賦詩於殿後堂。嘗議修之。郭出銀十二斤。徐壽衡自京師寄銀六斤四兩。余皆以屬陳總兵鳩工它材。陳時方避暑寺中。大有興修。以水心亭當巨費乃集。少余銀不肯承也。昔漢文露臺百金。尙以爲費。今三百精繆不能造一亭。故當罷之。然余自計若得暇督工。以百金成之不難。故嘗謂彭雪琴他日當以此亭爲君專祠。比莫愁棋樓。彭薨後。衡城專祠費銀六萬兩。省城專祠購地已萬兩。而余欲以百金敵之。夸矣。余又嘗借

彭千金。彭堯義當償之。適張孝達令鹽局歲餽余家及胡文忠家六百元。讓不敢受。積局中滿三千元。乃屬程生及李生以千金成此亭。程李估工俱在二千金以外。知余銀有餘也。余又吝不肯。偶與日本僧水野師話之。師欣然樂助其成。時師方游湘。闡佛法。開僧學。以開福爲壇場。亦議亭榭。與余前意合。卽日以五百金興工。築亭基。合用東西法以避水。其費若干。余皆不復問。取成一亭而已。師又謂余曰。古人興作。輒沈碑水中。立石山顛。以待陵谷之變。今此亭始末。當先作記種基趾。亦釋家安象塔下之意。故余爲文紀而瘞之。

光明治丙午湘潭王闈連記。

六休冒雨訪君家。爲贈延元陵（陵在吉野山中以櫻花名）下花。願祝枝條繁茂後。滿庭絳雪燦雲霞。

右往年植櫻于超覽樓前奉 止齋中堂舊作。梅曉。

按水野梅曉先生自光宣間已客長沙致力於衡湘古蹟之保存不少先生今年踰七十搜篋檢得當時文獻三篇亟刊存之以誌一時泥爪

編者

新韻語

寬對厚、裕對優、大廈對高樓、天懷對人事、善取對歡求、家有福、戶無憂、東方停禍亂、南畝把秋收、物價市塵隨手賤、時和里巷放心遊、德業輝煌、百姓蒙庥競傳頌、生涯安定、八紘交泰譜清謳。

# 詩牌概說 (下)

一庵 汪怡

## 舉例

詩牌新譜一書，除序文、凡例等外，幾乎全爲編者及其同社中人用詩牌綴集的詩詞，用此等作品爲例子，好像是徵實一點。但不論工拙，悉予列入，在編者或係另有苦衷，而未免有妨閱者美感。本編當在選定牌字時，爲統計及試驗計，曾經自作或集句共得詩詞二百數十首，現在便利用它，拿來選錄，計存自作詩八十首，詞三十二首，至用詩牌所作的詩詞，友人所作甚爲美富，本可選擇列入，但方家珠玉，未敢僭爲去取，故亦只就自作慎爲甄選，得詩三十八首，連上共計一百十八首，詞二十四首，連上共計五十六首（內有迴文詞四首），定爲甲類，集晚唐四家詩句的，存詩八十八首，定爲乙類，分列於後，權當舉例。猶恐以譚陋貽傲，自珍之誦，更望讀者有以教之，幸甚。再例甲各詩，平聲近體只「客夢」五絕一首，爲表明「園」字通押，與「山」並叶。餘概依照詩韻。此因用韻不多，並

非不能通轉也。牌字上下平雖缺「肴、咸」兩韻，但舉例却具備。仄聲韻亦大致有例。各體先後依詩韻韻目順，故與牌字表不無出入。詞例以字數順爲準則，但首十闕爲便於作詩時亦得做作計，故特提前。末四首因係迴文，特列於後。沒字牌加多，自作詩詞，所用牌外字，以十分之二爲限，例乙集句，雖間有較多一字者，但亦少數。

### (例甲)

#### (一) 古近體詩一百十八首

##### 晚遊白雲觀外

尋幽入深山曲徑人蹤斷野鶴如相識低飛過谿畔隨風送我行  
步近白雲觀遲遲上玉階獨立山門看亭前落松花清香衣邊散  
隔水晚霞生歸鳥投林倦一瀑下珠簾和煙灑天半到此已忘歸

遠眺斜陽岸

秋晚舟行

行行入幽谿波光搖空碧時聞山鳥啼漸覺船窗夕霜林秋更紅  
水石流益白回看暮雲飛愁生遠遊客

久思至西山管家嶺觀杏未果雪夜夢遊因賦

風吹清夢到西村杏林一片紅醉魂霞輕粉淡微含笑倚雲還映  
遠山痕仙風飄色人間少不愁煙雨冷黃昏多年幽思今相見管  
家嶺畔明朝嫩繞樹細賞意自得獨坐花下傾芳尊酒酣夢醒餘  
香在遙看白雪滿園門

湖上有感

春來又到斷橋邊楊柳垂絲拂翠煙縱覺風光依舊好前塵如夢  
憶當年當年却有遊春侶同倚船窗聞燕語回看倩影夕陽中落  
花片片飛紅雨停舟還共上西樓雙飲清尊月色幽爲倚玉簫歌  
一曲消盡人間萬古愁愁深愁淺今何似坐石空觀湖上水一樣  
流波兩樣情難忘綺思東風裏

春晚郊遊

春光莫輕負獨步晚風吹猶聽鶯啼柳還看燕掠池花低窗月上  
樹盡野雲垂到此更幽絕尋詩緩緩歸

月夜賞盆梅

春到幽人室寒梅開幾枝留香簾不捲度曲笛頻吹屏角風光好

窗前月影移銜杯同細賞莫待漏聲催

秋日遊山

小立谿亭畔尋幽上翠微野花霜後少林實雨餘稀紅樹冷秋色  
青山明落暉登臨無限量欲共水雲飛

訪友未值

爲訪幽人去行行水石間雨餘黃葉落風過白花閒鳥語谿邊樹  
鐘聲雲外山到門問童子採藥未歸還

秋江晚眺

江村時散步又到小橋邊秋水澄新霽夕陽明遠天雲中聞斷雁  
山半起寒煙別有長亭柳依依情思牽

孤山看梅

孤山梅信早湖上放輕舟把酒山亭畔停橈古渡頭疏花禁雪冷  
小鳥破春愁歸路看新柳還登樓外樓

春日遊園有憶

閒遊西苑步芳池旋復攜尊上翠微聽曲花間風淡宕尋詩亭畔  
夢依稀曉鶯啼處春猶在舊燕來時客未歸離思難忘煙柳外倚  
欄空望白雲飛

偶得神仙對解冰聯旋遊南海覺景候相合足成一律

尋幽今又到南園草色微青隔岸看鄉思時繁空憶夢芳情難遣  
獨憑欄解冰綠水春依舊釀雪彤雲晚尙寒立盡小橋人不見入

林歸鳥意蕭閒

春 思

風光無賴是今年  
燕語鶯聲亦可憐  
簾外低迷紅杏雨  
樓頭微拂綠楊煙  
將交冷節春猶淺  
已過花朝夢未圓  
回望天涯芳草路  
夕陽遙映畫橋邊

秋 思

竹外涼生韻更幽  
庭階葉落客知秋  
銜杯月夜聞長笛  
把卷晨朝倚小樓  
魂夢迷離花上蝶  
心情淡遠水邊鷗  
看來縱覺風光好不  
盡相思付碧流

樓 東

重到小樓東  
花枝相向紅簾前  
雙燕子依舊笑春風  
西澗觀桃花

西澗新雨後  
花放夕陽中  
水上風光好  
映波紅更紅

月夜松下偶成

池畔水聲細  
亭前花影重  
月明風靜夜  
獨立撫寒松

花 影

把酒對明月  
花枝映碧窗  
似憐人冷落  
照影暫成雙

獨 步

獨步西池上  
春風水面吹  
關心人不覺  
立盡月明時

秋 原

掠波雙燕去  
隔岸片雲歸  
獨立秋原上  
愁看黃葉飛

雪中早行

一白千山失  
長途人迹稀  
誰憐風雪裏  
遠客獨思歸

秋江夜泊

孤舟鄉思動  
窗外月明初  
風過雁聲遠  
秋江聞夜漁

歸 雁

雲水重重隔  
相離萬里餘  
南歸一行雁  
恨不爲傳書

夜 湖

輕舟泛明月  
湖上好風俱  
漁笛聲清細  
能歌一曲無

山澗聞鶯

閒步尋幽去  
行過小澗水  
聲聽自好  
還喜柳鶯啼

西澗有憶

清夜同遊好  
月明花滿澗  
重來人不見  
獨立小橋西

江 畔

江畔行吟後  
還思酒一杯  
世間人盡醉  
醒眼亦愁開

九日懷歸

無意登高去  
東籬盡一杯  
寄聲故園菊  
留待到時開

新春寄友

新春逢驛使  
亭柳正迎春  
還看梅花放  
一枝寄故人

看桃花有憶



歲月過飛鳥一春復一春桃花猶可愛不見舊遊人

新 竹

卷簾微雨後窗竹自生寒風過搖幽翠新添三兩竿

客 夢

春風吹客夢漸欲到家園忽被鶯啼醒屏橫山外山

山村晚行

一鞭村樹外夕照漸沈山行客關情思愁看倦鳥還

秋 江

送客秋江上漁村起暮煙片帆何處去樓外水連天

曉 鐘

山半鐘聲度孤舟驚客眠寒林鳥飛去衝破一谿煙

飲席(限用肴韻)

一曲歌成後尊前隱語拋碧欄干畔立還把玉釵敲

尋 春

花間鶯語歇柳外酒旗高獨自尋春去愁看露井桃

送 春

把酒送春去微酣一放歌風光莫輕負亭角夕陽多

秋日池上

寒林飄落葉秋水起微波獨立紅橋畔懷人情思多

山居雨後

雨後山光好谿亭夕照斜林深人寂寂時聽落松花

雨 夜

夢魂飛不遠窗外雨聲聲何處吹橫笛樓頭已四更

幽 居

何處幽棲好城南一小樓看花還醉月自足度春秋

雨後垂釣

風來松子落雨過鳥聲幽獨坐谿橋畔垂煙釣晚秋

西 谿

放棹西谿好蘆花兩岸秋風迴過一雁飛雪滿船頭

雨中舟行

久客思家切雁聲啼暮秋江頭潮正落風雨夜歸舟

西 園

西園春欲暮獨自步芳林難得黃鶯在枝頭弄好音

曉起(限用咸韻)

曉起憑高閣疏林月半銜別情何處寄江上盼歸帆

看 山

野村低夕煙隔水笛聲起無語獨看山松風吹不已

漁 歌

江頭雲影飛花外笛聲起倚欄鄉思生漁歌隔煙水

憶 夢

花外亂鶯啼簾前雙燕語回思夢醒時枕上聽春雨

春眺

桃杏初弄紅山鄉春到晚回看隔谿雲遙飛亦孤遠

江上晚行

樹上猿亂啼江頭天欲晚客舟鄉思生行日以遠

江亭

江亭風漸涼綠酒杯空滿勞燕欲分飛情長愁日短

送春

送春何必愁春歸花又好人却不如花光陰有多少

客中九日

客裏過重陽閒愁誰與寫黃花帶雨開把酒東籬下

獨步

風生水閣涼月上谿亭靜幽人猶未來獨步梅花影

春郊即景

草色染青衫山光映綠酒黃鶯去復來隔岸煙分柳

聞簫

曉風隔谿來吹醒梨雲夢起步玉階行簫聲花外送

飲席

春雲一笑生柳葉雙眉翠花豔在心頭不飲人先醉

一笠

林空鳥亦稀寂寂向誰語一笠帶斜陽獨向青山去

晚眺

野花滿路開不見人歸處無語望雲林日斜高鳥去

落紅

新春送客行今日春已暮東風落殘紅吹向西江去

日暮舟中遠眺

依稀隔浦雲暗淡前村樹把酒坐船窗回看山色暮

鄉思

何處是家鄉斜陽芳草路還隔幾重樓樓外山無數

擬體

看花雙臉紅春色橫眉黛柳外燕雙飛微風吹裙帶

春日舟行

春水隔宵生船如天上坐隨風過橋西一角湖煙破

漫興

微醉倚春風高歌復長嘯綠楊低夕煙還垂一谿釣

鏡檻

倩影倚春風艷容回夕照花枝相映紅鏡裏看雙笑

垂釣

日夕水風涼移舟獨垂釣江清秋更清野花含煙笑

簾畔

無語惜殘春楊花飛滿院簾畔獨低徊爲遲歸來燕

歸鳥

寒林草木稀秋氣益清放歸鳥亦蕭閒獨立江洲上

晚霽

雨餘山色佳隔岸遙相映新月上簾來林邊窺半鏡

亭畔

亭畔好花枝今又春痕逗不見看花人憑欄空憶舊

秋思

階前秋意深新放數叢菊把酒度清宵燈光照影獨

天竹子

何物映寒窗幾點雨天竹不如紅豆紅亦可伴幽獨

綺思

亭畔落殘紅池上漲新綠平空綺思生飛來雙屬玉

展玉

相思日漸深愁聽春波曲青鳥寄書來風前展片玉

聞角

夢回鄉思生枕上聞殘角月影忽窺簾愁顏明鏡覺

歸舟

朝看江上雲夜望山頭月早晚動鄉思歸舟何時發

晚眺

風回林鳥啼雨過山花落倚立獨含情斜陽下高閣

湖上新霽

雨餘風景佳簾外山光入平湖寂無人煙中一鳥立

湖上遊春

春日遊晴湖輕舟小如葉波心落殘紅飛過雙雙蝶

湖上晚釣

輕舟湖上趁西風閒向鷗邊理釣筒漁笛一聲橋畔起白蘋香散

月明中

春曉

細細風吹水滿池秋千影裏綠楊垂黃鶯啼盡紅芳落正是斜陽

欲暮時

曉夢

獨臥船窗露濕衣平明好夢正思歸橋頭垂柳日初上隔岸黃鶯

對對飛

春暮感懷

草長鶯啼花亂飛亭前楊柳尚依依回思當日臨分處今奈春歸

人未歸

曉行

山頭殘月漸沈西遙聽村雞隔岸啼一帶曉風荷葉路輕舟送我

到青谿

宮詞(用王涯原韻)

獨步花間理鬢釵，潛行來去自提鞋。如何今夕秋涼重，白露無聲濕玉階。

雪後尋梅

寒意漸輕霽色開，山亭踏雪獨尋梅。隔谿一鶴忽飛去，林外有人送酒來。

觀梅有憶

斜倚山亭一樹梅，年年花下共銜杯。今朝獨立東風裏，空挹寒香人未來。

春柳

隔岸風吹柳色新，千條萬縷盡愁人。紅欄橋畔青谿上，啼雨翠煙又一春。

春夜聞歌

落盡梨花靜掩門，西樓望月到宵分。閒情忽被風吹起，一片歌聲隔院聞。

水仙

凌波微步不生塵，翠葉檀心白玉根。好共梅花度清夜，幽香滿院月留痕。

秋江月夜

月映清波無片雲，垂楊幾樹淡秋痕。忽聞漁笛來江上，垂釣還思

酒一尊

客舍秋感

客中已是三秋暮，坐到更深山月殘。把酒送愁心早醉，竹窗風動自生寒。

春閨怨

春衣初試晚風前，柳綠桃紅又一年。依舊滿懷離別恨，可隨雙蝶過秋千。

新正遠眺

春光今又到梅邊，煙水迷茫遠接天。獨立江亭望鄉國，最關情思是新年。

月夜

有花有酒度清宵，誰道今無魂。可消醉倚紅欄，同望月還來花下坐吹簫。

秋宵

清尊花底度清宵，一入新秋暑便消。點點飛螢深竹裏，時時還映水過紅橋。

新春訪友

曲徑幽深處士家，一灣流水板橋斜。山中盡日無人到，聞着寒梅幾點花。

春遊即景

小鳥啼煙一兩家山村人靜夕陽斜東風已把春痕露半樹紅梅  
自放花

遊仙詩

霞光遙映綠瓊車一笑同遊仙子家步上雲階風過處飄來幾片  
碧桃花

雨 後

高樓南北兩相望隔斷芳情分外涼雨後殘春已歸去落花依舊  
戀斜陽

月夜有憶

階前獨步月微黃對景懷人更漏長記得松江風雨夜漁村同客  
一燈涼

九日賞菊

無風無雨過重陽把酒東籬盡一觴有此秋花破幽寂消愁何必  
待春光

舟行聞鶯

緩緩風吹春水生清谿放棹雨初晴垂楊兩岸綠雲合中有黃鶯  
百轉聲

曉 春

春到江南花滿城柳陰深處轉流鶯還吹草色添新綠誰道東風  
不世情

客中除夕

歲暮衝寒踏雪行野村寄宿夢難成清宵獨向窗前飲愁聽人家  
笑語聲

卽席有贈

花間歌曲耐人聽忽又回身倚翠屏別有雙蛾看更好柳邊分得  
半痕青

帆 影

閒情離思兩難勝日暮樓闌人獨憑望盡天涯人不見秋江帆影  
映漁燈

柳 池

柳池春水新來好幾處分流送客愁隨帶鶯聲花外去東風吹上  
最高樓

江上曉行

江村夢醒雁聲遠一路曉風吹客舟柳岸低迷山月落無邊離思  
上心頭

江村晚歸

江村送客正新秋離思難消水自流一路夕陽歸去晚輕樂載得  
幾多愁

續遊仙

天上笙歌度玉樓隨風重作碧城遊紅霞飲盡花前醉一夕人間

已數秋

秋夜有憶

斜月窺窗夜色深  
小樓人苦信音沈  
雁聲飛過回殘夢  
驚破關山萬里心

上已遊春有憶

春到紅樓不卷簾  
青青柳色映池南  
風光雖好無心賞  
空憶當年三月三

記得(用林如璋原韻)

記得簪花露玉纖  
不輕顰笑自端嚴  
雨餘爲放雙雙燕  
獨立階前卷翠簾

雙燕

紅梨落盡春將暮  
今朝重到憑欄處  
空亭愁見燕雙雙  
銜花飛向樓頭去

(二)詞五十六首

梧桐影

人未來風初定  
輕舟一葉入煙波  
秋江獨釣蘆花影

南鄉子(用馮延巳體)

獨自客南中  
慣看蕉花相映紅  
林外風涼天欲暮  
回顧騎象人來  
同笑語

南鄉子(用歐陽炯體)

兩岸蠻花采珠人去  
夕陽斜一曲權歌風  
送到鄉關  
水上紅雲看亦好

十樣花

別後秋心如結  
一路曉風殘月  
馬上回看處  
岸楊又墜黃葉  
草間驚瘦蝶

十樣花

九十春光過半  
滿院花飛紅片  
把酒獨憑欄  
人不見空陽  
斷柳外斜陽晚

天淨沙

風迴雁落平沙  
枝頭又聽啼鴉  
山外夕陽西下  
匆匆去也無心  
再看秋花

生查子

曉起卷簾看飛過  
雙燕同抱惜花心  
殘紅銜一片  
春來愁未消  
春去情難遣  
不見舊時人  
寂寂閒庭院

醉公子(用四換頭體)

獨眠天未曉  
樓上花枝笑  
才得話離情  
黃鸝啼一聲  
起來尋斷夢  
簾角春寒重  
無語倚紅欄  
愁看山外山

醉公子(用前後段互叶體)

舊歡何處覓  
池上空思憶  
雨過藕花香  
憑欄盡一觴  
事往情無

極煙柳邊垂碧同樣好風光今番人斷腸

醉公子(用三聲叶體)

消愁無別計空有尋芳意岸柳自依依掠波雙燕飛 倚風拚一

醉怕看桃花水又見遠山眉日斜猶酒悲、

十六字令(用張孝祥歸字謠原韻)

歸紅杏村邊颺酒旗風光好重飲兩三杯

十六字令

幽獨對花枝倚翠樓無人伴月影上簾鉤

南歌子

柳色分眉翠桃花映臉紅會同雙飲醉春風今日西樓重到可相

逢

南歌子

簾外簫聲細樓頭月影斜夜深愁思兩交加夢隔屏山空對一枝

花

南歌子

惜別還輕別消愁更惹愁登樓空自望歸舟只見雲天遙遠水東

流

桂殿秋

雙燕子故飛飛江頭重認舊漁磯忽驚橋畔秋痕淡和雨和煙過

柳谿

江南好

雙雙燕依舊笑春風草色已非前渡綠桃花不似去年紅人憶夕

陽中

江南好

春去也無語倚東風桃葉歌殘閒院靜楊花落盡小庭空還更惜

飛紅

江南好

芳池上風細水痕新飛燕分花鶯度柳落花迷夢絮疑雲一例送

殘春

江南好

人去後無意惜春殘才覺花飛三月暮又看柳拂一谿煙獨自怯

憑欄

江南好

尋春去重到畫橋邊柳葉仍同眉樣細鶯聲還似語音圓舊夢憶

當年

江南好

人去也獨立晚風前一樹碧桃開正好輕紅淡白有誰憐橋畔月

初圓

江南好

紅窗畔度曲更吹簫去歲分離逢穀雨今番重見是花朝雙飲話

詩牌概說

清宵

江南好

西湖好遙望水雲平  
麴院風荷閒夢蝶  
蘇堤煙柳醉啼鶯  
回憶動鄉情

江南好

湖上好最好是清秋  
雁外弄波紅蓼岸  
鷗邊尋夢白蘋洲  
一笑上西樓

江南好

西谿好獨自放輕舟  
兩岸飛花千片雪  
一鉤新月幾分秋  
蘆荻晚風幽

江南好

清夢遠何處去重尋  
前度桃花紅帶雨  
今朝楊柳綠成陰  
樓角惜春深

江南春

光激澹影空濛垂楊搖水綠  
小杏隔林紅鶯聲飛過秋  
千去春在江南煙雨中

江南春

風細細日遲遲薄寒人去後  
微雨燕來時隔花怕見雙雙影  
獨對臨分柳一枝

江南春

煙淡遠月昏黃簾前箏語細  
屏角酒風涼客裏鶯花雖可意  
夢回依舊費思量

相見歡

落紅吹過秋千獨憑欄  
遙望綠楊池畔散輕煙  
又瞥見雙雙燕忽飛還  
似惜西園人少一春殘

相見歡

階前幾點流螢冷  
清清獨倚紅欄無語望雙星  
銀河畔微雲捲已三更  
愁看花瓜依舊供中庭

相見歡

紅欄幾曲幽深夢難尋  
空聽笛聲吹過短牆陰  
吹不散愁千萬思難任  
早又西池殘照映芳林

昭君怨

有個人人如玉低唱竹枝新  
曲一笑兩圓渦覺春多  
只把酒杯相勸不識情深  
情淺三五好年華柳腰斜

昭君怨

閒倚梅紅亭角愁看花開花落  
又是一春殘淚闌干  
寶鴨不添香淺玉燕未歸  
簾卷遙望客邊人可消魂

昭君怨

小院風光如舊玉露庭階涼透  
獨自望天河別愁多  
記得去年今夕欄角  
煙痕凝碧並倚看雙星月微明



昭君怨

語燕西風愁倚夢蝶涼煙魂醉別恨到秋深立花陰 莫把絳琴  
閒撫莫把紅簫幽訴把酒獨憑欄漏聲殘

醉花陰

相思意相思意可有雙魚寄江上晚風來吹住東流水 人千里  
人千里窗外簾垂地秋雨落階愁入心兒裏

菩薩蠻

樓欄清晝無人凭綠楊枝拂秋千影風細雨初晴流鶯三兩聲  
簾垂慵未捲情思如何遣春在百花中空憐夕照紅

菩薩蠻

輕煙如縠風如翦花朝未過春猶淺簾外嫩寒天小桃紅可憐  
飛來雙燕子似識心中事細認舊巢痕如同憶故人

菩薩蠻

櫻桃不解留春住楊花又向池邊去小燕更銜愁隨風過畫樓  
落紅飛似雨隔斷天涯路魂夢往尋難千山復萬山

菩薩蠻

亭前又見雙雙燕重來似覺春光晚楊柳也依依同憐人未歸  
別時花正好今日紅芳少風過落殘英隨波寄此情

菩薩蠻

杯深不識愁多少臨風把酒驚秋早蘆雁一聲聲清宵人獨聽

燈邊涼意淺簾外霜痕淡好夢也迷離難隨雲影飛

菩薩蠻

西樓明月如圓鏡年來慣照雙雙影今夜獨憑欄清光看亦寒  
宵深聞過雁書斷腸應斷夢裏可相逢關山隔萬重

菩薩蠻

孤舟夜泊垂楊岸睡難成又聞啼雁雁影過寒汀江清人更清  
可憐今夜月兩地同愁絕莫道夢尋難願隨歸故園

菩薩蠻

山居長日多清靜谿亭立盡斜陽影翠竹兩三竿風來意自閒  
野花看更好把酒聽啼鳥時復寫幽情鶯琴松下橫

減字木蘭花

清明時候煙醉花枝風醉柳人惜殘紅獨立西園夕照中 鶯聲  
幽好攜酒來聽眠碧草一覺初醒香露微霑月滿亭

減字木蘭花

青谿放棹楊柳垂煙春色好一帶河橋紅袖當年樓上招 花明  
如雪簾底簫聲簾外月吹起新愁還映心情水樣柔

減字木蘭花

垂楊弄影人倚東風閒院靜小燕銜花一片春痕帶雨斜 清明  
過了簾外落紅愁不掃底事尋思吹皺微波水半池

減字木蘭花

燈紅如豆照得秋心涼又瘦和雨和煙飛過屏山到客邊 孤舟  
江上正倚西風同眺望愁比更長欲寄相思雁一行

虞美人

依稀蝶夢醒還醉池柳凝煙翠回看橋畔夕陽斜早已東風紅上  
小桃花 含情獨立秋千院又見雙雙燕銜春一片過西谿可解  
將人心事到天涯

虞美人

莫愁當日黃華落今又開欄角窗前並放是山茶紅玉杯深不覺  
夕陽斜 霜前雪裏看來好還向東風笑照人別有碧桃枝誰道  
春秋花發不同時

菩薩蠻(迴文)

早鶯啼近紅花好好花紅近啼鶯早人憶正殘春殘正憶人  
卷簾愁客遠遠客愁簾卷飛絮夢依依夢絮飛

又

落花閒處春愁覺覺愁春處閒花落闌倚晚妝殘殘妝晚倚闌  
暮煙籠碧樹樹碧籠煙暮歸燕帶雲飛飛雲帶燕歸

又

曉春閒院新啼鳥啼新院間春曉東閣小梅紅紅梅小閣東  
夢和花影弄弄影花和夢雙蝶誤年芳芳年誤蝶雙

又

柳絲垂碧斟杯酒酒杯斟碧垂絲柳過客又停歌歌停又客過  
斷雲憐去雁雁去憐雲斷秋晚怕生愁愁生怕晚秋

以上自作詩詞一百七十四首

(例乙)

(一)集杜牧之詩句二十二首

春 雨

春來煙渚上日晚柳村西點點迴塘雨泉聲繞舍啼

春遊即景

曉花紅豔靜正是擷芳時綠樹鶯鶯語好風襟袖知

獨 酌

獨酌芳春酒寒香一樹梅淚流迴月上花徑落成堆

送 春

高歌一曲淚樓上送春歸莫惜今朝醉我愁當落暉

聞 笛

昔日人何處殘陽渡柳橋誰家樓上笛愁託酒腸消

江 雨

人稀芳草遠誰與惜流年江雨春波闊孤燈但客船

池上小酌

池邊成獨酌中酒落花前故國殘春夢青襟散似煙

夕 眺

同倚朱欄語連天草樹芳孤煙知客恨何必更殘陽

又

夕風飄度曲何日不含情好鳥鳴幽樹葉飛時忽驚

又

樓高春日遠更酌一樽空野渡雲初暖千帆落照中

秋 思

聲破寒窗夢金風吹更愁一樽中夜酒明月滿山樓

又

遠憶湘江上美人邊思深可憐千里夢何處月明砧

又

寒燈思舊事月曉遠山橫雲闊煙深樹人間兩地情

有 憶

美人何處在山色正矜秋暮靄生深樹斜陽下小樓

角 聲

角聲孤起夕陽樓半是悲哀半是愁千里雲山何處好酒杯無日

不遲留

柳

正是去年題葉時夜深臺殿月高低風吹柳帶搖晴綠半掩村橋

半拂堤

對 酒

倚天樓殿月分明對酒當歌歌不成江碧柳深人盡醉多情却是

總無情

春 思

南國相思寄夢頻繞欄今更爲何人薦紅半落平池晚帶葉梨花

獨送春

又

又喜幽亭蕙草新不妨長醉是遊人斜暉更落西山影細柳橋邊

深半春

春 盡

一年春盡送春時自恨尋芳到已遲獨倚關亭還把酒萬株楊柳

拂波垂

離 思

月過樓西桂燭殘向來離思始知難關河客夢還鄉遠玉樹一窗

秋影寒

又

紅白花開細雨中山村水郭酒旗風當春離恨杯長滿出袖孤雲

逐晚紅

(二)集李義山詩句二十四首

夕眺

酒薄吹還醒高樓倚暮暉故鄉雲水地柳意悵微微

又

樓迴波窺鏡小園花亂飛夕陽無限好猶向客依依

春思

只是自傷春簾間獨起人如何河上望遠遠隔芳塵

又

迴首雙飛燕西樓倚暮霞年年芳物盡只是在天涯

又

強下西樓去風長奈柳何含情春晚晚只覺夕陽多

離思

南浦無窮樹卷簾看已迷去年相送地雲外日應西

又

白閣他年別青樓人未歸春風猶自好舞蝶不空飛

又

南園無限樹不見一枝開客去波平檻如何更獨來

秋思

漢苑殘花別孤煙泊晚香獨憐未圓月歸路有秋光

又

小幌風煙入開樽綠酒濃爲含無限思陂雁夕陽中

西園小飲

蓬落生涯獨酒知微雲未接過來遲西園碧樹今誰主一片飛煙

隔九枝

酒后感懷

高樓夜半酒醒時風過迴塘萬竹悲刻意傷春復傷別楚天雲雨

盡相思

遊仙詩

洞裏仙人有幾家尋芳不覺醉流霞遙知小閣還斜照笑倚牆邊

梅樹花

春思

東南日出照高樓同向春風各自愁目斷故園人不至綠楊枝外

盡河洲

又

一年生意屬流塵日日征帆送遠人客散酒醒深夜後殘花零露

莫留春

陽關曲

相見時難別亦難斷腸聲裏唱陽關秋陰不散霜天晚鳥沒雲歸

一望間

綺思

一樹瓊枝獨看來不知迷路爲花開小亭日暮寒猶在只得流霞

酒一杯

月 夜

清月依微香露輕樓寒院冷接平明池光不定花光亂未必圓時  
卽有情

別 館

聞聲不見隔飛煙此夜西亭月正圓別館覺來雲雨夢三更三點  
萬家眠

樓 上

對影聞聲已可憐低迷不語斷還連更無人處簾垂地樓上春雲  
水接天

秋 思

桂花吹斷月中香萬里西風夜正長惟有夢中相近分重幃深下  
莫愁堂

離 思

斂笑凝眸意欲歌離情終日思風波清聲不遠行人去一夜芙蓉  
紅淚多

登樓有憶

上盡重城更上樓不知供得幾多愁今朝相送東流後萬里風波  
一葉舟

秋夜聞雁

九日尊前有所思殘宵猶得夢依稀此聲腸斷非今日萬里雲羅  
一雁飛

(三)集温飛卿詩句二十二首

客 思

天邊歸路長一笑事難忘在再樓前柳吹笙送夕陽

又

楊柳東風裏客程殊未還煙波五湖遠來共白雲間

又

院裏鶯歌歇相思隔遠天客愁看柳色醉後似當年

又

南塘過新雨尊酒慰離顏夜半東風起無家處處山

春 暮

楊柳繁橋綠含情更惘然只緣春欲盡獨立思江天

別 意

遠水斜如翦新年春雨晴野梅江上晚此別不勝情

又

堤柳雨中春年年汀草新別情無處說芳靄遠如塵

野 眺

寂寥閒望久回首問橫塘春草年年碧天高一笛涼

離思

風軟柳不禁千里夢難尋今日思歸客高窗留夕陰

又

柳岸杏花稀輕陰隔翠幃一雙青瑣燕何處又分飛

柳

春風何處好千萬綠楊絲却笑江南客何因入夢思

又

畫樓初夢斷鶯轉柳如絲屏上吳山遠南塘煙露枝

春思

江上東風吹柳絲一尊惆悵落花時平春遠綠窗中起入骨相思

知不知

又

春寒寂歷近清明一夜東風蕙草生猶在濃香夢魂裏透簾斜月

獨聞鶯

又

淡煙斜月照樓低樹映闌干柳拂堤三尺屏風隔千里不關春草

綠萋萋

又

月照高樓一曲歌春風還爲起微波重城漏斷孤帆去寒戀重衾

覺夢多

無題

盡日無人獨上樓碧天如鏡月如鈎香歌響斷銀屏隔一夕橫塘似舊遊

又

門前春水年年綠月榭風亭繞曲池一院落花無客醉流鶯百轉最高枝

又

自有林亭不得閒更因行樂惜流年芳筵想像情難盡江月隨人處處圓

又

細雨如煙碧草新曉泉清籟更誰聞今朝領得東風意縱有垂楊未覺春

秋思

水鳥帶波飛夕陽三秋庭綠更迎霜金風入樹千門夜何事行人最斷腸

又

斜掩朱門花外鐘故山多在畫屏中西窗一夕悲人事不見池蓮照水紅

(四)集韓致堯詩句二十首

春曉

平遠一樓春紅簾不受塵山鶯啼更早幽獨起侵晨

侵曉舟行

細雨桃花水欲明天更寒鳥啼深不見獨臥卷簾看

春暮

斷送花時節前山應落暉無人同悵望萬樹綠楊垂

又

海棠花自落遙入故關飛事往淒涼在谿長柳似推

西樓曉望

柳昏迷綠野獨自上西樓昨夜三更雨依依官渡頭

初夏雨後

夜雨入鄉愁靜陰生晚綠把酒獨徘徊山暖花如醜

秋思

去是黃昏後空樓雁一聲已迴花落棹兩處總牽情

秋日海上

步轉蘭干角霜來紅葉樓島花垂小荷欲去更遲留

無題

東風吹雨入西園見倚朱欄詠柳絲今日獨來香徑裏嬌羞不肯

上秋千

又

隔簾微雨杏花香一度相思一斷腸白玉堂東遙見後時光潛去  
暗淒涼

又

碧欄干外繡簾垂微雨輕寒花落時夜短睡遲慵早起誰憐夢好  
轉相思

又

天遣多情不自持蜂黃蝶粉兩依依人間易有芳時恨斜日空園  
花亂飛

春雨

夜深無伴倚空樓情緒牽人不自由正是落花寒食雨一聲聲入

兩眉愁

又

玉階人靜下簾聲聞雨傷春夢不成應是西園花已落隔江何處

更聞鶯

別意

雁行斜入雨村樓一夜清風動客愁尊酒闌珊將遠別寒更轉盡

未回頭

客思

驛步無人白鳥飛山高水闊夕陽遲前歡往恨分明在指點庭花

又過時

又

欲話羅愁憶故人斷雲含雨入孤村夜來風起閒花落醒後衣裳

見酒痕

又

杏花飄雪小桃紅一曲高歌水向東倚醉無端尋舊約出門何處

覓情通

秋思

雨後寒花特地香碧雲秋色滿湖湘西園此日傷心處幾簇青山雁一行

又

紅葉傷時月午樓便須含淚對殘秋卷簾燕子穿人去腸斷青春兩處愁

以上集句詩八十八首

女將

芻

本刊三卷第六期拙稿寄軒雜識述李素貞(或作淑貞)事。又按李孟符(岳瑞)春冰室野乘云。一勝國未造。奇女子最多。其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者。秦良玉最冠赫外。若沈雲英劉淑英畢著輩。皆見諸名家集中。爲之碑版歌詩。功雖不成。而名足以不朽矣。獨國朝閩閩之知兵者不少概見。咸豐朝唐縣李武愨公孟羣。有從妹名奉貞者。知書。工騎射。六韜孫吳風角占驗之書靡不精究。而奉母不字。武愨以知府奉胡文忠檄。督師討賊。招奉貞同往。奉貞即戎裝從行。在軍中畫策決勝。往往建奇功。武愨由郡守數年間擢至藩司幫辦軍務。半奉貞力也。武愨一日以輕兵追賊失利。被圍十數重。他將悉束手不敢救。奉貞獨率所部馳赴之。槍林彈雨中突圍而入。手斬賊數十級。賊衆披靡。卒護武愨歸。甲裳均赤萬衆駭視。驚爲天神。後文忠以大軍攻漢陽。寇堅守。久不能克。奉貞與方伯謀夜襲之。孤軍深入。中賊伏。援兵不至。遂血戰死年纔二十餘。奉貞死。武愨軍氣驟增。未幾亦戰死矣。往時見某說部紀奉貞事。獨深致不滿。亦可謂不成人美者矣。一所紀與庸閒齋筆記大致相同。亦謂籍唐縣。惟名又作奉貞。且有奉母不字之說耳。關於李女異說頗多。龍顯山人(郭則澤)十朝詩乘卷十八云。一固姑李鶴人方伯。其妹亦從戎。世所傳李五姐者。李香雪丙辰紀怪云。昨逢李五姐。高髻縮尺半。自云產中州。術得神仙幻。呵叱風雨靈。鞭撻雲雷貫。刀劍不能傷。水火不能犯。大帥檄調之。欲憑定武漢。我聞語未畢。不覺驚拍案。是眞怪聞矣。一可見其當時被人疑託之概。又道光間有定海死難總兵葛雲飛妾事。十朝詩乘卷十五云。一葛壯節有妾某氏。亦越人。聞壯節死耗。集婢僕及殘卒。得數百人。出戰。奪屍返。葬之山陰。汪毅菴作葛將軍妾歌。述其奪屍事云。淒涼東嶽宮前路。消息傳來淚如注。三千鐵甲盡蒼黃。十二金釵齊縞素。繡旗白鉞雪紛紛。報主從來豈顧勳。已誓此身併九死。頓教作氣動三軍。馬蹏涇盡胭脂血。戰苦綠沈槍欲折。歸元先軫面如生。殺賊龐娥心似鐵。一從巾幗戰場行。雌雷翻成貫日明。不負將軍能報國。居然女子亦知兵。是可附壯節傳以傳矣。一事頗與張獻羣傳李女紀其衛敵壘奪還夫尸情節相類。宜並傳也。



# 湘綺樓集外文 (十)

## 湘雨樓詞序

詞盛於宋。南渡至今。蘇杭濡染其風。吳中猶有北宋遺響。越中則純乎南音。數百年來。浙人詞爲正宗。天下莫勝也。至本朝二百餘年。共推成容若吳穀人。成則北人。幾奪浙席矣。朱竹垞亦浙人。而尤自信其詞。既選詞綜。又作詞話。其詞稿率多點易。再三斟酌。自以爲盡善。然觀其所選。汗漫如黃茅白葦。其所作乃如嚼蠟。浙詞之木者也。未爲浙派也。湘人質實。宜不能詞。故先輩遂無詞家。近代乃有楊蓬海與雨珊並驅。閩運不能驟斬也。王益吾自負宗工。乃選六家詞。五湘而一浙。欲以張楚軍。益吾雨珊昆弟交也。余不能詞。以文張揚。亦時示筆。而酬唱之作無多。乃蓬海先殂。雨珊繼逝。益寂寥矣。蓬海畜刻工。有作軋付印行。雨珊亦有書局。顧不肯刻已作。詞稿叢殘。多不可辨。□□於竹垞手稿。其子仲甫鈔集成卷。中有疑字。未敢寫定。則空闕之。余以爲非子刻父集所宜。屬其以所知見存焉。而加墨識。因並論天下詞派以諗知者。詞之工妙。覽者自得之。非私所贊賞也。

## 江陵學院記代

江陵之重於天下。自周以來。非獨山川形勝之奢。蓋必有與國俱立者。賢才應時則興。育之爲亟。然自唐宋取士之法。敝。儒者歧體用爲二。而曰道有所不行。其行者或辭爵祿蹈白刃均天下。而曰彼於道有不足也。自承平時觀之。循循隨流。亦無以辨人才。及夫臨大節。任重遠。盤根錯節。乃別利器。往者寇難。海內波靡。湖廣之士。起里塾。棄帖括。饑困奔走。以成大勛。及天下豐樂。物力饒衍。諸生從容諷議。以謀策海外。言必籠宇宙。目必營四海。幾旬小警。顛仆失據。夫非空言與實行之異與。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遠慕古聖。未若踐迹循塗之易爲功也。故古者國學必

祀先師。耳目相接。貴於親炙。江陵近代名人。未有如張叔大相國者也。昔聞□□□言。以張公與唐李太尉文饒皆以恢瑰負俗謗。而李承強固之餘。張當竄黜之極。其功尤偉。□亦名臣。爵位事望。如在張公右。世之以奪情譽張者。未達權耳。管仲事讐。而孔子仁之。儒者無用。又焉知體。□□下車。則已躬調張公之墓。又新其祠。以式荊人。竊病夫今日之學問。趨於無用。空言而不行。而輕疑先賢。是用更闢堂館。增置公田。因立學院。祀張公爲先師。與公欲廢書院之意。適相成也。夫通經所以致用。張公知之。不通經則不足用。公或猶未知也。誠知之則無忿於攻己。而益免於咎謗。以全令名。多士勉乎哉。其能入修己。而出康時。紹張公之鴻勳。以仰幾乎鬻子之師文王。則廣江陵於天下。而楚學昌矣。舍用言體。何貴乎學。

游華山記并序

咸豐初。承德生員李雲麟徒步入關。不齎衣裝。懷銀二兩。徧游五嶽。至祝融過訪會侍郎。遇余在坐。五嶽各有一字評。評西嶽曰秀。時余已登祝融。心以爲非五嶽之數。李後又登霍山。亦漢南嶽。故南嶽有三。而恆山祀移於明。則北嶽有二。華山或欲以虞嶽易之。唯泰山無異論。中嶽名起自漢。又不足論。凡山必有來龍。唯西嶽皆涌地而起。乃成爲嶽。嶽者嶠也。文從嶽者。古天子巡狩聽獄訟之地。方伯領諸侯亦平其獄訟。丘山爲岳。鄙俗字也。而許慎說以象形。尤爲謬矣。歲甲子。李與余同至曲陽。欲登北嶽。畏豹不敢上。又二十一年。余獨游東嶽。又於游北嶽後四年。一上都龐。知九疑爲南嶽。以恆互衡橫之義詰之。俾禹貢之名確有據依。泰大華花。義與李合。人情好華。願游者久矣。多隆阿以欽臣援陝。余適在武昌。欲從軍西。多性忌儒。見識字人。則曰此文官也。文官自胡詠芝外。皆陰險害人。每與見輒謬爲恭敬。而猜防已甚。余閒游不宜使大將軍防客。以故不果。後四十年。京師兵燹。移試舉人於祥符。改四書文題爲策論。余年七十有二。希見此事。欲有所陳說。因以游華。扶杖馳輪。躬至汝南。乃聞天子以孫家鼎典試事。嗒然自失。又值積雨斷道。馬瘡僕痛。以故再不果。又二年。夏叔軒奏請余至南昌。夏移撫陝。因約同行。余命諸門人弟子議當行否。僉以七十之年不可僕僕後車。夏又命其長子從余後行。迫冬盡還家度歲。歲初將行。而陝撫受代。以故三不

果。嶽有四。登其三。唯華三阻。湘諺曰。事不過三。詩曰。太華峯頭作重九。遂以乙巳之年。建戌之月。自山莊首塗。期以仲冬九日躋於太華。風水間關。舟輿跋涉。携陳氏女婿黃氏外孫及長孫同入武關。到長安。夏午詒編修從游。送以一轎二車兩騎。仲冬九日。屆於華陰西嶽祠。四嶽形勝。鄠善長注水經。附載致詳。而西嶽最備。雖今昔名異。匡谷無遷。欲記華游。但釋鄠說可矣。惟徑路斗絕。登陟至勞。鄠從下廟至山。蓋未度搆嶺。今後游者有攷焉。今悉依鄠記。稍加證正云。

鄠曰。自下廟列柏南行十一里。東廻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謂之老君祠。諸侯欲登山者。至此皆祈請焉。

今華岳廟在華陰縣城南五里。規制宏壯。過於衡恆。列樹比岱祠爲減。東有萬壽閣。正對少華。平視仙掌。水經注引國語云。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踏。開而爲兩。張平子賦亦云高掌遠瞻。以流河曲。二華之間。有河必矣。斯豈昔河入渭。又決而通洛乎。不然無此道也。黃河在華山之北。渭水近帶陰山二華之間。不能行水。相傳談柄。地望全乖。出祠南行。騎滅黃酸水。無復中祠也。又南五里。至玉泉院。登山昇負。皆集於此。所謂老君祠矣。

鄠曰。從此南入谷七里。又屆一祠。謂之石養父母。石龕木主存焉。

西谷謂之張超谷。漢有張超。河間鄆人。此疑是張昶書華山堂闕銘者也。胡子夷引方輿紀要。以爲張公趨隱華山。能作五里霧者。山泉瀑流。回環轉涉。百步九渡。沿陟成谿。五里爲第一關。蓋石養舊龕處也。旣存木主。必石氏故居。但不知石養何人耳。今無復祠宇。而傳爲王猛讀書處。又五里爲第二關。關南小平坡。曰莎羅坪。近歲甲申。山潦暴發。漂石砢厓。下流數里。裂中成文。狀若畫魚。其石塊高廣數丈。從流如葉。水力神猛。信可駭也。山谷小祠。悉從蕩掃。所謂大小上方。無從尋訪。水未發時。有道士暮上。欲宿旁菴。忽如神警心動遽上。明日宿處積焉。魏源函稱西谷云。緣水便達龍脊。稍施梯棧。可避幢險。今來蒼莽。有徑莫由。東南阪路。步輦所習。上下縈紆。號十八摸。阪盡得毛女洞。云秦時王姜服餌上昇。洞中時聞琴聲。則縣響滴響耳。自此里許。爲青柯坪。蓋松竹後凋。猗猗有實。故得青

柯之名也。游人惕宿。寺主供食。斯取給。一飯萬錢。縣令供張。愈益勞費。獨行徒步。乃爲快耳。  
 酈曰。又南出一里至天井。井裁容人。穴孔迂迴。頓曲而上。可高六丈餘。山上又有微涓細水。流入井中。亦不甚霑人。上者皆所由陟。更無別路。欲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窓也。

此則所謂通天門。今分二段。初上同心石。自此步上千尺幢。鑿石爲梯。不容並足。上幢入井。石罅通天。一線容光。或時暗摸。云丈餘者。謂穴口也。罅中謂之百尺峽。竝旁鑿鐵鎖。竭力彊升。雖極阻難。必無墮理。人扶天險。各以鐵片刻石。來值冬時。曾無水濕。沈佺期詩云冬月闕厓。今亦降寒可上。自青柯坪至天井。直上三里。皆須徒步短衣。如或冠衫。必成顛沛。登封告成無由至。信可回俗士之駕。謝鷺談之煩。然詞客探奇。羽流蛻世。往來升陟。日有登音。及夫春夏禱祠。士民躋聚。不比恆山之荒闕也。

酈曰。出井東南行二里。峻阪斗上斗下。降此阪二里許。又復東上百丈厓。升降皆須扳繩挽葛而行矣。南上四里。路到石壁。緣旁稍進。逕百餘步。自此西南出六里。又至一祠。名曰胡越寺。神像有童子之容。

百丈厓今端人巖也。磴道三百三十五級。又曰老君犂溝。此峰正在其南。峰名雲臺。因以民觀。山祠住持。悉皆道士。更無佛寺及沙門也。自此登南峰。當緣石壁。謂上天梯。初無斗下之阪。酈誤記耳。胡越寺巖長明書爲胡越寺。在三元洞。題曰督龍祠。山正脈也。緣督行龍。故曰督龍。神象狀猿。故有童容。長明又書曰都龍。豈百年前題偏誤乎。

酈曰。從祠南歷夾嶺。廣裁三尺餘。兩箱懸厓數萬仞。窺不見底。祀祠有感。則雲與之平。然後敢度。猶須騎嶺抽身。漸以就進。故世謂斯嶺爲擗嶺矣。度此二里。便屆山頂。

出督龍卽度擗嶺。今謂之蒼龍脊。兩厓之間。天然石梁。南北一里。東西數丈。云三尺者。蓋後石長耳。深壑萬松。俯窺百仞。十仞猶令汗出。不假言萬仞也。華山靈秀。盡在斯嶺。然實可昇進。不必擗步。儻或雲平。方恐誤投。善長蓋未度嶺。故敘次參互。過嶺乃有峻阪。斗上斗下。云鶴子翻身。所屆山頂。卽中峯也。曰五雲峰。南行爲金瑣關。亦云通天門。在此時有斗磴。步不甚勞。又二里得土坡。且多下阪。步上南峰。斯爲華頂。頂南起重屏。內曰仙嶽。亦有三峰。圓珠相連。形若筆牀。外則熊牢。對華陰城。城中道上所見峰頭。卽北峰及東西二峰也。主嶽遮於重屏。反不見

也。東峰曰玉女。西曰蓮花。南曰落雁。蓮峰上有秦刻博局。蓋秦時唯升東峰。取其易上耳。渭水篇注引韓子曰。秦昭王令工施鈎梯上華山。以節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棋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常與天神博於此。神仙傳曰。中山衛叔卿嘗乘雲車。駕白鹿。見漢武帝。帝將臣之。叔卿不言而去。武帝悔。求得其子度世。令追其父。度世登華見父與數人博於石上。救度世令還。是東峰爲仙人博場。故後復有陳搏之賭矣。自青柯坪至落雁峰二十五里。酈記得十九里。

酈曰。上方七里。靈泉二所。一名蒲池。西流注於澗。一名太上泉。東注澗下。

峰頂純石。南有一泉。名仰天池。稍下復有一泉。忘其土名。卽玉女洗頭盆也。今以東峰爲玉女峰。上有圓泉。爲洗頭盆。按山記云。玉女泉傍有醴泉。此池不冰。是醴泉也。冬澗井清。初無流注。西流之澗。在中峰之下。縣隔不通靈泉。無由成澗矣。渭水篇注亦云山下有二泉。東西分流。至若山雨滂湃。洪津泛灑。挂溜騰虛。直薄山下。卽謂此二泉也。雨溜分流。初非泉派。此之二池。以不溢爲異。

酈曰。上宮神廟。近東北隅。其中塞實雜物。事難詳載。自上宮東北出四百五十步有屈嶺。東南望巨靈手跡。惟見洪崖赤壁而已。都無山下上觀之分均矣。

上宮金天宮也。神廟雜物。非宜闕究。云難載者。有可載也。今岱祠於春開山。名曰鎖殿。士女塞禱。從門窓投錢。金玉珍寶。各稱所願。尅期掃殿。悉充香資。承平時歲得億萬。常相爭殺。官遣吏監之。自頃物力耗減。歲收猶至十萬。三嶽祠禱。無聞此例。蓋代魏之時。華祠亦有掃殿。故云塞實雜物。謂賽神所實也。嶽祠門皆北向。東峰在右。北出卽下峰矣。此言東北。實西南也。手跡實亦在西。而今皆以東言之。於河山大勢在東耳。潘岳亦云眺華嶽之陰巖。觀高掌之遺跡。以南爲陰。同於目水。自南峰北下。左至西峰。多土少石。九月積雪。四旬未銷。石作蓮花。飛嵐五色。鸞截如劈。故曰削成。亦或天然圓秀。上排纖幹。滑膩鑿光。如札如筍。疊瓣分瓢。鮮若可摘。自入山已驚炫耀。及度嶺愈覺蕭森。仰望徘徊。無因躋陟。復循中峰出於金瑣。旣過龍脊。便下五梯。昔之遊者。往往臨下眩怯。投書告困。登則阻難。下亦懸危。今此往還。粗領崖略。輒述經見。恨未詳該耳。

# 賜硯齋日記

(七)

庚申(二)

四月

初一日入直承 旨署名並帶烏林 上賞摺扇二柄香錫四挂  
香鑿二個香牌二個尺頭四卷午後買白蘭二盆五針小松一  
盆晚譙莊士敦於會賢堂門外風景絕佳夜闌開國諸王貝勒  
傳

初二日入直詣 養心殿謝 恩下直訪贊希午後上街並至珥  
生處候瑞臣清還去年所借之千二百元夜閱西域水道記

初三日休息未出門近午懋堂來午後閱落帆樓集有後漢書注  
地名錄與余有同心焉惜僅至明帝紀止遂發興續爲之晚至

後院散步草木暢茂松柏尤茁長

初四日晨至贊希處拜壽遇張老午後至籌備處會議晚赴馮公

度約

初五日晨微雨午後上街夜抄書

初六日休息抄書習靜頗能收攝此心

初七日入直承 旨署名宅中各室換紗窗午後上街夜抄書

初八日早陰 上賞綠豆一器抄書亮生少襄來同遊廠肆遇遜

敏主人晚飯南味齋

初九日上街午後同少襄亮生往候艾老遂飯於東興樓艾老先  
去與少襄亮生久談歸已子初矣

初十日入直至懋堂家賀其嫁孫之喜午歸仲平健之來未遇昨  
暮微雨爲風所勒今日已覺天光清潤旱可知矣印孫約訪立  
民辭之傍晚上街赴齋臣之局同座有鼎臣昆仲談頗暢夜作  
手談

十一日入直聞時事有橫決之勢爲變不遠經費益難望矣歸家  
休息彝初來未能見午後欲上街因懶而止抄書解悶贊希來  
謝少談即去夜東方見電或有雨對燈獨坐意興索漠

十二日晨拜客歸家抄書午後上街在齋臣齋中見董華亭畫綠  
天菴圖花肆買羅漢松二盆遇雨即歸夜又雨雷聲殷殷旋止  
雨又至矣快快

十三日入直承 旨署名晨雨午後晴抄書紱齋來久談夜抄書

地名錄第一卷畢

十四日天氣晴爽鏡舍來久談午後驟雨在夢中微聞醒已日出  
雲散上街夜踏月而歸空庭如洗大似中秋連日煩悶借抄書

消遣

十五日入直拜客近午健之來留飯奉初亦至午後休息醒已申末抄書至暮夜仍抄書看均兒課本釋一二篇尚可刪其蕪雜稍有意義以後少作史論庶幾可免粗浮之弊其師改筆亦好從此入門可望成就然尚須細心熟讀也

十六日抄書齋臣來談午後潤貝勒約遊廠不赴傍晚上街夜大雷微雨

十七日晨捷南來客去抄書午後至籌備處會議世相未到訪遜敏久談夜大雨有雷閣鄧禹耿弇吳漢各傳敘齋來未遇

十八日抄書劉華西送來一拓本製甚奇文曰愕作距末用釐商國八字乃乾隆間曲阜出土桂未谷所藏也有孫淵如翁覃溪陸丹叔孔巽軒阮文達何子貞跋精品也翁跋謂篆文用金填又據商字定爲商器孫陸阮何均謂是周器余以字體審之極似周鐘文決非商器也又一秦玉詔版二件索千元無力收之遂商借數日欲一示毀老爲華西書扇一葉不愜心午後拜客訪毀老同赴孟觀侯約

十九日入直承 旨退食後酣睡夜抄書

二十日晨上街至花肆得二小柏樹盆蓋佳植也午後螺洲來久談傍晚至遜敏齋夜抄書

二十一日白五樓來以新得仇十洲畫扇相讓議價擬留午後上

街夜抄書昨有六橋書今復

二十二日入直邸傳上門後又改期未知何故下直頗早致五谿蠻地所謂五谿者曰雒溪或作熊溪即今洪江流經綏甯會同之間至黔陽縣東北入沅曰橫溪或作朗溪今仍其名流經通道靖妙會同至黔陽縣西入沅曰辰溪又名錦水即今銅仁江流經麻陽至辰谿縣西南入沅曰撫溪或作武溪即今澧水流經晃州沅州至黔陽縣西北入沅曰酉溪上通酉陽至辰州入沅麻陽古錦州黔陽乃龍標舊縣也午後浴懋堂來夜看胡刻地圖脫略處甚多

二十三日日本欲抄書習靜客來不斷至暮始已傍晚輕雷小雨轉瞬已晴夜溫漢地理志並參看楊氏圖

二十四日昨夜東安市場大火晨起始知午後上街並訪輩伯猷臣又至市場一看情形殊重幾乎全場被災夜抄書六橋寄贈母丘儉殘碑拓本乃奉天新出土者字體與上尊諡受禪碑絕相似六橋謂敘官與魏志亦合殊可愛也

二十五日以腹痛下利未入直彜初齋臣來午後利止至花肆看進奉之花買末利四盆晚又腹痛夜抄書

二十六日腹仍痛利間作午後閱甚訪敘齋遇艾老遂留談共飯夜雨

二十七日雨昨在敘齋所見一戈文曰鹿邑乃吳憲齋得自涿州

者遂攷其地按汝陰有鹿上卽原鹿宋地在今潁州府阜陽縣南濟陰有鳴鹿卽鹿邑陳地在今歸德府鹿邑縣西皆見於春秋左傳水經注謂過水所經之鹿邑卽鳴鹿寰宇記謂隋開皇三年改漢沛郡武平縣爲鹿邑縣取故鹿邑城爲名有鳴鹿臺在城內一統志亦取此說戈文鹿邑當是陳之鳴鹿非宋之鹿上也劉華西送來孟鼎拓片一甚佳索價過昂未能收也克鼎拓片一亦佳是潘文勤物

二十八日密雲不雨鬱蒸殊悶獻臣來談 長春宮賞內子衣料

二件賞兒輩食物四盒 儲秀宮賞內子及兒媳食物各八盒 午後至世相處看帳聞財部可解經費八十萬傍晚上街歸家食枇杷壽臣所送者也

二十九日晨起書聯四均不愜心試 懋勤殿製墨亦不佳雨後新晴心神俱爽午後休息大雷暴風驚醒欲抄書屢誤中庭散步以解鬱陶夜讀放翁入蜀記並以胡圖攷其所經十得八九

五月  
初一日建之子寬來作書寄鐵菴六橋午後上街夜看漁洋南來北歸二志檢隴蜀紀行未得天氣早涼晚熱在院中晚飯聞新

蟬試響

初二日入直 上賞端陽節賞千元 重華宮賞內子紗衣料二件扇二柄又賞均媳果品四盒扇二柄午後章伯獻臣來訪

老後至久談夜看漁洋南來北歸志并攷胡圖

初三日入直承 旨署名午後大風如九十月時訪獻臣借齋齋集古錄晚同雪齋遜敏遊廠飯於瑞峽祥西棧夜失眠

初四日入直詣 養心殿謝 恩到者甚多午睡申後上街夜理節事月俸二千四百飯銀六百已到開發後所餘無幾何其費也正以凡事不能節儉耳此後若不量入爲出將必有大不了之日當時時以此自警勿以有恃自解看半山詩注張作霖到

京

初五日 上賞糉子一盤晨至樂宅上祭樸齋先生十週年之期

也午後上街雪齋以佳扇索書殊難落墨夜看半山詩

初六日節事已了塵積一清晴晝愔愔重簾窳地大有靜趣晚飯

後上街

初七日看荊公詩午後雪齋約夜以詩句射覆爲戲今日夏至

初八日都茂堂有母喪往弔晚同紹香諸人飯於聚賢堂

初九日入直承 旨署名燥熱殊甚午後休息傍晚浴內子受風

頭痛夜大風鬱蒸尤甚於日間睡不甯

初十日陰暑熱少減午後上街并訪艾老欲一問黃樓消息以規

時事也不遇空還夜月色皎潔看荊公詩作書寄靜公闕僧學

真來不值均兒見之

十一日晨携均兒至西城拜客午後上街夜作寄六橋書



十二日入直又至鳳孫處賀喜訪叟老午後奇熱陰雲四合以爲雨也須臾大風揚塵晝晦雷聲隱隱小雨數點而霽夜閉目靜坐得靜復書

十三日晨訪雲汀畧得時事的耗近午又熱室中寒暑表八十四度院中百度白五樓來久談傍晚上街

十四日前總兵毓秀病歿奉 旨賜祭辰往禮成後答拜衡五作書與六橋并贈以仇十洲洗研圖摺扇爲壽天氣較昨又熱院中寒暑表已達百二十度風至少緩夜與婦子射覆作戲

十五日入直承 旨署名望雨甚殷午後益熱看朱子詩晚同均兒射覆商雲汀來久談

十六日學真和尚來已移住廣濟寺午後看青邱集夜射覆均媳亦作十條尙有思致熱稍減

十七日晨至贊希家拜壽飯焉近午歸傍晚至懋堂處送庫散赴叟約夜微雨聞吳佩孚軍有逼近直境之耗人心大恐

十八日拜客午後叢臣來夜射覆露坐受涼有病意斬雲鵬下野周樹模組閣聞已交議

十九日入直近午健之來傍晚雷雨一洗炎蒸看聖俞集夜射覆明日換黃葛紗袍萬絲冠欲就枕矣忽腹瀉中夜數起至曉少睡

二十日學真來瀉益甚力疾至世相家會議發款各事歸家王少

溥來始知徐樹錚已免職午後瀉少止口渴甚早睡

二十一日入直承 旨署名 備秀宮賞西瓜瀉少減午後至艾老家求診聞段曹將有戰事已下勳員令電問恩溥信有之張作霖調停云有轉機夜服艾老方瀉仍不減

二十二日謠言益甚雲汀來言段曹已決裂張作霖智力俱窮欲遁段明日開軍事會議討伐曹吳仍瀉

二十三日瀉雖止氣益不振力疾往見世相商 宮廷守衛事粗有辦法世頗從余言午後上街訪贊西雲汀電告張作霖已走事益急矣醇邸傳見問時局并守衛事當以所聞及晨議對邸亦以爲然囑與世紹商定即著手舉行並令分日入 內直宿夜氣畧復

二十四日入直守衛事已就緒越千直宿退直至朱艾老處拜壽同紹襄亮生飯於東興樓近午歸偃息片刻傍晚訪莊士敦及立民今日病已脫體食如常天漸熱渴甚贊西彞初雲汀毅夫來均見之

二十五日入直并拜客近午歸贊西來傍晚進 內直宿距丁巳五月已三年矣宛如昨日之事光陰水馳人事雲詭良用感喟直房湫隘天氣炎熱甚渴今日 長春宮頒到千秋賞二百兩又賞內子五十元兒媳各賞二十元聞段曹兩軍已開仗段軍三戰三敗張作霖仍在天津並有至保定與曹會晤之說夜唐

銘盛來言曹軍已至郎伐然則段軍大退矣未必確今早有一趣聞段軍前方誤認已兵爲敵互相衝擊及至辨明已傷亡若許一旅長劉姓亦受重傷豈不可笑足見張惶矣師行如此何以戰爲

二十六日承 旨署名後詣 長春宮謝 恩近午退直休沐申初赴遜敏齋射覆之約心緒惡劣未入席遁歸夜與婦子射覆爲戲今日只聞前方尙未開仗沿街拿車者甚多昨日直宿口占一律錄後三年辛苦地今日竟重來世變已云亟天心尙可回緣階看蟻陣隔幔起蚊雷未敢輕鬻驅除少逸才

二十七日入直與敘齋久談渠今日請 安也退食已近午矣朝陽門拿車之事又見酉初進 內直宿 永和宮賞饊餅四事儲秀宮賞西瓜并派內監看視燈下孤坐着聞風集飛蚊撲面手不停揮亥正寢

二十八日 召見問時事 長春宮賞粥及點心自二十五日起每日均如此下直上街訪贊西見天津益世報持論頗快人意午後浴夜雷雨驟老來電有今晚開仗之信

二十九日入直 儲秀宮賞暑藥退食馱老健之來談聞段祺瑞又移居舊宅未解何意午後六橋遺金懋存 字德齋揚州人來告六橋隨奉軍已到津如無阻隔明日進京張作霖籌餉一千萬選卒三萬名即日西上所謂武裝解決也其來也一仍前說有不聽

者移師向之並彈壓地方鞏衛 皇室先使達意金來時經行楊村郎伐一帶搜檢甚嚴屯兵亦多却未開仗云申末進 內直宿 永和宮賞饊餅 儲秀宮賞果桌健之言暑假在邇欲勸莊士敦暫勿游山意頗深遠夜得馱老電段乃敗歸也吳佩孚兵欲直擣團河相距十五里刻已藏在交民巷

三十日 長春宮賞早食 召見毓慶宮退直拜客訪馱老歸家張午樵贊希來午後上街晨雨天氣涼爽晚得馱老贊西健之電告段曹已在高碑店開仗曹軍敗退四十里

六月

初一日入直已刻詣 長春宮行禮 賞飯退直訪贊希段出有告示抄來一看語殊悻悻并涉及黃樓之走午後贊西函告今晨東路已開仗段軍小勝津軍不通未知究竟酉初進 內直宿 永和宮賞饊餅 儲秀宮賞炒米粥點心 重華宮賞暑藥西瓜直廬獨坐念及前途此心怦怦身世如此危若朝露真不知是何收束矣黯然久之夜雷雨

初二日 長春宮賞早食 召見下直訪沈庵問消息無所聞午後至世相處會商抵制段示辦法派捷南與丁佳立說又託馱老與小幡公使說令各國公使主持公論訪馱老聞西路兵潰已有至西便門者晚得信西路段軍大敗傷亡七八千人兩師幾乎全覆段芝貴奔歸東路得軍得利已過楊村至北倉夜閱

中美通信社晚報謂三路均敗

初三日入直 召見得報全局有五解之勢東路段軍又退至楊村有言張作霖兵已至者東西便門俱見潰兵且極多其爲敗無疑因謠言甚多十三門均閉潰兵滿野 中禁亦戒嚴留直宿見莊士敦亦言段祺瑞在交民巷租房是實沈蕪電告南苑兵變探之不實遺願回家告慰珏生電告段軍三路均大敗降者極多將一蹶不振矣天道好還乃有今日越千電告安置潰兵甚得法城內平安 儲秀重華兩宮賞粥飯點心 永和宮賞饊餅晚帶黃文彬至各門查視一週

初四日 長春宮賞早食馮老來直廬少談 召見 永和宮傳見面賞暑藥下直訪贊希莊士敦近午瑞宸子豐健之來聞段軍潰敗已不能成軍吳佩孚至黃村張作霖軍亦到黃村段辭職并述潰敗之故於總統傍晚雲汀來電云段以軍敗屈服所部已允解除武裝聽總統處分惟不認曹吳張辦復辟之事智窮力盡尙有要求不過自居爲國事犯而已可笑

初五日入直 長春宮賞暑藥與馮老會商莊士敦分日進內之事越千休沐余留直宿 儲秀重華永和賞如前日長日炎熱殊苦上燈蚊鬧尤甚今日無所聞益世報紀戰事頗詳實政府已有安置敗兵計畫京城或不致再有兵災贊西告老段已薙鬚亦趣聞也

初六日 長春宮賞早食 召見養心殿奏對時許 賜茶下直

訪贊西少談無所聞午後印孫毓臣來言老段在公府藏匿未出巡警總監有易江朝宗之說昨日雲汀濶之來雲汀今日赴津惜未見客散浴天氣益熱

初七日入直承 旨署名越千休息余留直宿聞徐樹錚又自庫倫調來一旅既云停戰何又增兵此人巨測當局者須預爲防範也天氣酷熱坐臥不甯 永和儲秀重華三宮賞食物如前贊西來札謂小徐尙欲一戰老段不許其語頗壯已一怒而去

初八日 長春宮賞早食 上傳開呈近支宗室名單退直上街訪艾老又至鏡古堂欲買一切經音義也捷南晚來聞奉軍已到豐臺有駐南苑之說段祺瑞事敗欲自戕爲護兵所救槍誤發兵死焉

初九日月華來少談醇邸促早入直得電即行到直房與馮老電談琴孫來訪約定有聞互告 上交下摺扇一柄命作隸書晚閱水經注河水篇三卷以遣悶 永和儲秀重華三宮賞食物如前醇邸電談又與贊西電談得報北苑潰兵經王懷慶勸解仍未繳械奉軍已住講武堂在北苑之南京局大致無妨恐將來不免於一戰也

初十日 長春宮賞早食退直訪馮老月華又至雲齋處賀喜毫無所聞寫扇屢誤六橋派人來言一二日尙不能來京火軍未

暢通也酷熱望雨

十一日入直。張老亦到。召見澤公。午初到直房。越千休沐。上交之扇寫訖。明日進呈。天氣炎蒸。臆外支一藍布。較勝於前。無事讀杜工部古詩。消遣得報北苑邊防軍已資遣大半。檢閱各報。亦漸歸平靜。危險過矣。永和儲秀重華三宮賜食如昨。

十二日。長春宮賞早食。召見潤貝勒。仍貝子書。扇進呈。退直訪。贊希兩至。即歸莊士教。以時局漸穩。欲游山來問。是否可行。即電捷南商於世相。亦以爲可去。遂約張老訪莊告之。并面訂以後通訊之法。深談傍晚始歸。六橋至自天津。問張作霖來意。仍主舊說。在津句留者。商組閣之事也。張仍屬意於靳雲鵬。初十下直。口占一律。足成錄存。於後隔日得休沐。開臆招北風。寸心千慮。瘁一息萬緣。空赤日忘嚴暑。蒼顏失舊豐也。知才力薄。臨事恥雷同。張老謂此詩尙深婉。余謂十來日景況頗能道出也。

十三日入直承。旨署名下直。午睡戌刻進。內直宿聞郊外潰兵已繳械。資送離京約四萬人。人心大安。再有幾日當可解嚴。南口有皖軍萬人。前爲王廷珍所扼。後有吳佩孚兵萬人。追勦諒即日可降。未能滋蔓矣。永和儲秀重華賜食如前。雨後鬱蒸少解。燈下補寫日記。夜月色皎潔。頗有秋意。作靜書明日交六橋。治格携箱篋至。陳列所避捕。

十四日。長春宮賞早食。張老見過直廡。言有復辟謠傳。致之出於安福系之口。下直訪六橋。歸家贊西月華來聞安系。首住宅均被抄。傍晚訪遜敏齋主。

十五日入直。無所聞。退食訪張老。久談天氣炎熱。較前又甚。汗流被體。扇不去。手苦矣。戌初進。內直宿直房尤熱。永和儲秀重華三宮賜食如前。昨聞遜敏言此次奉。勅書扇蒙賞。御筆聯及。純廟御書聯。寄雲雪齋。同夜酷暑起。視庭前月明如晝。鬱蒸無異於室中。坐許久。月已西斜。始寢。入夏以來之熱。以此夜爲最也。

十六日。長春宮賞早食。越千未到。以昨夕熱未睡。早退。偃息數刻。健之來。近午六橋至。同飯。傍晚雷風交作。須臾已過上街。聞北城大雨。夜浴院中乘涼。炎熱頓解。

十七日入直。遇張老少談。下直甚早。遂睡。午後鬱熱。雲起。雷作。風過。而未雨。炎暑大減。望東南雲色。其下必有大雨。戌初進。內直宿。永和儲秀重華三宮賜食如前。夜聞杜集。

十八日。長春宮賞早食。世相到。余蒙。召見。奏對六刻餘。下直。近午傍晚。上街并訪贊希。

十九日入直承。旨署名退直。訪遜敏。歸家張老來。久談天氣高爽。如秋。雖熱有風。可以稍蘇息矣。戌初進。內直宿。三宮賜食如前。補書日記。夜看少陵五言。近體於格律及句法。若有所

會吟誦至三更始寢

二十日 長春宮賞早食澤公潤貝勒忻貝子各進書畫扇二柄  
退直後雨天氣涼爽氣爲之舒神爲之振與叟老寄雲六橋電  
談鶴孫贈桃頗佳聞張曹已到京時局當有結束而上海亂黨  
又作狂吠竟欲牽及 皇室殊悖謬

二十一日晴未入直晨上街并訪沈菴見六橋近午歸鏡含來見  
之彘初來不值戊初進 內直宿越千電告醇邸意自明日

禁城可以解嚴屈指已將一月矣 三宮賜食如前夜看茗溪  
漁隱叢話杜少陵各卷

二十二日 長春宮賞早食 禁城解嚴已奏 聞下直訪恩薄  
紹襄見之叟老未見午後海弟寄雲來見之休息一日頗覺從  
容作書寄莊士敦山中聞六橋言治格有退意

二十三日入直與叟老少談近午上街飯於靜許申末歸偃息數  
刻起看太白詩今日頗從容月餘來僅見也 長春宮賞食物  
夜聞蟋蟀亦稍閑始覺耳燈下書日記不似前日汗出如漿景  
況時事沈寂一無所聞只恐暫時平靜而已

二十四日入直 重華宮賞桃二筐近午赴君立約天又燥熱且  
早十刹海荷花已有枯者夜與贊希六橋電談日間聞瑞臣珏  
生談月華敘齋事胸中作惡許久不怡

二十五日入直 召見養心殿承 旨署名近食少息彘初來久

談不去午後與叟老電談天氣較昨又熱早晚尚涼爽夜看太  
白詩

二十六日入直訪雲汀已遷居矣 重華宮賞內子蓮藕菱葡萄桃  
永和宮賞內子及均媳果桌董四慕桃書扇一葉尙可拱北爲  
余畫扇取來殊不佳天陰欲雨午後贊西來傍晚慕韓來前有  
日不暇給之勢今日得閑又以無所事事爲悶總由廢書久心  
無所繫也夜與六橋電談新雲鵬任總理行將組閣

二十七日入直 召見養心殿又同越千至醇邸午後彘初來同  
訪立民談次六橋亦至晚歸夜與六橋少香遜敏電談聞閣員  
已發表

二十八日入直庫倫哲布尊丹巴遣使及外蒙車臣汗七部落王  
貝勒等進貢并覲 見下直訪遜敏深談午後彘初聖與來見  
之客去上街夜孤坐默念天下大勢前途危險有不可思議者  
遂覺萬感蒼茫百端交集我生不辰夫復何言遜敏贈書扇一  
葉

二十九日入直近午上街赴艾老約同座者六橋雲汀諸人贊希  
來不遇天氣午熱早晚甚涼終日忽忽如有所失看書亦不耐  
久坐此心放矣奈何夜書日記溫毅夫昨又來拜有暇須答拜  
惟寓順德會館路甚遠

# 方志餘記 (八)

山西

兌之

## 同治河曲縣志八卷

同治十一年知縣金福增修

其序略云。縣志日前明嘉靖萬曆年間南坡王鏞編輯於前。苗慎齋京兆朝陽續修於後。分門別類。記載周詳。逮崇禎三年冬遭流寇王加應之變。梓板盡付回祿。前令錢公永守修復成編。順治四年至道光十年。歷經前令蠟輪馬公雲峯捷軒楊公建標心田曹公春曉以次踵修。迄今四十二年矣。……得舊城黃惺齋觀察宅中（按黃氏本縣人。道光壬午翰林。官貴州大定知府浙江杭嘉湖道）所著縣志采遺四卷。重加刪訂。更以得自採訪者入之。大抵增者居多。於前志未嘗妄爲筆削。

再按其凡例。舊志凡四卷。今續增四卷。其署名結銜亦兼及前志撰人曹春曉（按曹氏湖南長沙人。道光七年任知縣）。是綜其全書。多出曹氏。半出黃氏。特在金氏任內合併刊行而已。

書八卷。一恭錄宸章等。二典禮等。三星野等。四職官等。五選舉等。六七八藝文。新舊稿已不可復分矣。

河曲置縣在金貞元中。大定中升州。明仍置縣。初隸太原。雍正二年改隸保德直隸州。其境正當黃河轉折處。與河西蒙古草地相接。康熙三十六年奉旨。河曲人稠地狹。借來蒙古地廣長六十里。按河甲法設立通事牌甲頭。使民耕植。統歸河曲縣管轄。（見本志藝文類。）

本志於疆土之區畫。風俗之殊同。以逮歷來戰伐之迹。概未之及。徒以空文占篇幅而已。

安徽

乾隆和州志

乾隆二十九年章學誠撰。學誠撰是書。其前志篇云四十九篇編摩已訖。然傳本未見。劉氏嘉業堂刊章氏遺書與永清志同入外編。非全璧也。

據所攷前志。唐有劉禹錫和州志八卷。見焦竑經籍志。宋有太守程九萬歷陽志十卷。見陳振孫書錄解題。明正統初知州朱沅正德十一年知州黃公標俱有和州志。而明末已購求不獲。州人又云順治初年知州盧汝鵬亦撰州志。崇禎末州人戴重創爲州志類纂。作徵書遍布州人而卒未成。其所自著有歷陽開天記歷陽名僧傳。今存者惟嘉靖萬歷康熙乙巳甲子四志而已。嘉靖志知州易鸞撰。萬歷志知州康誥撰。康熙乙巳志知州楊繼芳修。康熙甲子志知州王瑄修。此其大較也。

今按此書辨明體例者多。而刊定史文者少。就中如藝文一篇暢言分別部居之法。累牘連篇。斤斤不已。且往往但云某書歸某某部。是其創例之文。非爲定本可知。又官師選舉諸表亦僅引其端未竟其緒。篇首題志隅自叙。然則章氏僅欲舉此以示撰志之通例歟。

江蘇

紹熙雲間志三卷

紹熙癸丑知華亭縣楊潛撰。

書爲華亭沈恕所藏。有錢大昕顧廣圻題記。孫星衍爲刊之也。錄孫氏序於左。

國家集四庫書。載諸宋元方志。而宋楊潛雲間志以後出不得預。其書按據舊圖經。搜羅古碑碣。詳載故實題詠。書僅三卷。繁簡得中。不讓宋人會稽新安志也。余自嘉慶癸酉有松江府脩志之役。病舊志之不能典核。因求松江事跡。惟華亭一縣見於王象之輿地紀勝。至元升縣爲府。始載其事於嘉禾志。并楊潛之書。爲一郡掌故。康熙間知府郭廷弼作郡志。本之明人顧清及陳繼儒。時亦似見此二書者。而改易其文。又多舛誤。如沿革蘇州增大歷中改爲雄州建中元年復名蘇州等語。並不知雄州之爲郡望。如縣之有赤緊。非州名也。其諸山則刪節雲間志高若干丈周回若干里。不知古人測量之法。……其所引古書。不載出典。以意增改其文。不及更僕數也。則知雲間志之不可不刊以行世也明甚。余病今世脩志無著作好手。不如刻古志於前。以後來事迹續之。或山川古跡。舊有遺漏舛誤者。不妨別爲考證一卷。

又有嘉慶戊寅松江知府宋如林序云。

嘉慶壬申余擢守雲間。適有脩志之役。因訪求松乘遺書。竊見元明以來有僅存其目而無其書者。如大德松江郡志至正續松江志洪武吳郡志及永樂新志是也。成化雲間通志。前志屢爲稱引。雖有傳書。而存者已尠。惟紹熙雲間志徐碩嘉禾志二書。自宋迄今數百年。幸少闕佚。……

## 浙江

### 嚴州圖經三卷

紹興己未知軍州事董弁撰。淳熙甲辰郡守陳公亮屬州學教授劉文富訂正。

此書見於開有益齋讀書志函宋樓藏書志士禮居藏書題跋記諸著錄。光緒丙申錢唐丁丙鈔寄袁昶重刊行之也。

茲錄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一則於左。以資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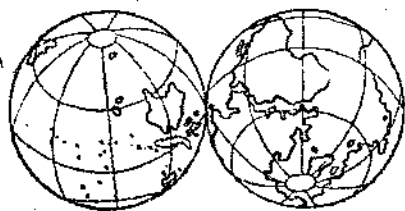
王氏輿地紀勝陳氏書錄馬氏通考俱作新定志。即此書也。此從瀆熙刻本鈔出。卷首載建隆太宗初領防禦使詔宣和太  
上初授節度使制及勅書榜文。蓋修志時高宗猶在德壽宮。故稱太上也。前有圖九葉。卷一新定郡。卷二建德縣。卷  
三瀘安縣。其體例先以歷代沿革。次分野。次風俗。次州境。次城社。次戶口。次學校。次科舉。次解舍。次改  
充。次館驛。次軍營。次坊市。次橋梁。次溝渠。次物產。次土貢。次課利。次祠廟。次古蹟。次賢牧正倅題名添  
倅題名。次登科記。次人物。次碑碣終焉。惜卷三古蹟後已脫佚矣。  
按此書有可考見宋制者數事。據董序。「國朝定令閏年諸州上地圖。大中祥符四年詔儒臣修纂圖經。頒下州縣。俾遵  
承之。」知宋時圖經有定制。一也。卷首之城圖。示城之內復有子城。子城之中為州宅。證以唐代史事。知猶為唐制  
之遺。又衙署坊里。整齊平直。亦遠不同於明清兩代。二也。其祠廟一門。所列諸神。頗足傳古代民間故事。如甯順  
廟倪祖夫人之類。他書所未見也。三也。

朱肯夫

冉

光緒八年壬午十二月。朱肯夫(自然)以詹事卒于四川學政任。  
李純客(蕪銘)是月二十八日日記云。「晤光甫。自昨見邸鈔四  
川學政易人。甚為肯夫憂之。今日光甫入直歸。言川督昨日急  
奏至。肯夫以是月十二日病卒。眷屬猶未至蜀也。肯夫少於余  
七歲。方可得聞學。而平步亨衢。忽以中蹶。人生仕宦死喪隨  
之。道理笑言已成隔世。故鄉同志自此益孤。吾越氣運之衰亦  
可見矣。肯夫沈靜好學。甚暱於余。而多病早衰。視余尤甚。  
自乙亥服闋入都後。眼花髮白。意興頹然。三載湖南。勤於校  
士。去年繼奉使蜀之命。欲具疏辭。余力贊之。為代草奏。其  
詞甚切。而終為鄉人所阻。美志不成。署兩西行。遂為永訣。  
悲哉。」蓋上年辛巳簡督川學。(時官翰林侍讀學士)即慮體氣  
難支。憚于遠役。曾擬奏辭。其事李氏當時亦於日記中記之。  
四月初九日云。「肯夫來。以昨得四川學政。欲具疏辭。屬為

擬稿。蓋以甫自湖南滿任歸。未與考差。忽有此授。故自陳讓  
也。余謂此雖故事所無。可以自行其意。成人之美。朋友宜先  
即為草奏一通致之。」(其欲辭似更以得諸意外恐激物論。)初  
十日云。「肯夫來言。昨有鄉人在內廷者數輩來力阻辭疏。謂  
不可上。今早已入內謝恩。」翁叔平(同編)亦勸勿辭。其初九  
日日記云。「朱肯甫來。欲辭免學使。愚未識其義類所在也。  
勸止之。不見聽。」幸勉強受命。進止蓋有不能自由者焉。翰  
林盼得學差。川學殊稱美授。朱氏于此乃若甚不得已。則事固  
不可一概而論也。朱氏屬司文柄。有賢聲。為儒臣負清望者。  
卒年僅四十有七耳。(李氏同治三年甲子十一月十一日日記云。  
「朱肯甫庶常來。庶常餘姚人。為詹事關之子。年少喜讀書。  
王戊成進士。朝考後丁母憂。今服闋。掌院為特奏補引見。改  
庶吉士。此故事所無者也。今日略與談。聞見殊博。吾越文獻  
已絕如庶常者。殆後來之秀矣。」又光緒十二年丙戌二月二十  
八日云。「朱續基(仲立)。肯夫之子也。得優貢。來投行卷。  
形神絕似其父。極馴謹。知學問。肯夫為不死矣。」



時 事 記 實

土耳其之中立與德蘇戰爭

毅

蘇聯對土耳其的關係，向來是被人評為父子之關係。此語並不為過，因為當日新興土耳其惟一的援助者便是蘇聯。在一九二二年，土耳其孤立無援的苦戰希臘，幸有蘇聯同情作後盾，與以財政及軍事上之援助，始將希臘打敗。一九二三年洛桑會議時，蘇聯也曾聲援土耳其，並且土耳其在一九三四年實行經濟五年計劃時，所設立的十五個國家大工廠，全部機器都由蘇聯供給。所以再生的土耳其可以說完全是仗蘇聯的力量。與土耳其接壤的強大國家只有蘇聯一國，因之土耳其對蘇聯也維持其特殊的友好關係。例如一九三九年十月土耳其與英法締結近於攻守同盟的三國條約時，在條文中特別保留對蘇的異常關係。如果締約國與蘇聯發生敵對關係時，對土耳其為無效。觀乎此就可以知道蘇土的關係為何如了。

在土耳其逐鹿的除蘇聯外，尚有德英二國。自從去年六月德蘇開戰後，英國即與蘇聯聯合。德國自上次大戰以來對土耳其之外交，並不如英國之積極。但是德國也有他的優越條件，因為在上次大戰時，德土為同盟國。在經濟關係上，土耳其復興之必須品，如農具工業製品等，必須仰賴德國。所以土耳其之國內復興，決定了德土之經濟關係。德國在外交上遂極力與英國抗衡。例如英國借與土一千六百萬鎊時，德國也如法炮製，貸以一萬萬五千萬馬克。本次大戰前，英國雖較占優勢，開戰後德國漸將英國壓倒。在德國對土外交見地而言，其成功厥為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之締結。其次當義大利參戰時，土耳其未捲入旋渦，可說是德國的第二個成功。因為義土二國是宿仇，自一九一一年義大利占領土耳其的非洲屬地托里波利及利比亞以來，兩國結仇始終未解，而英法土三國同盟之成立，實為義大利所懼，當義大利攻略阿爾巴尼亞，希臘亦岌岌可危，東地中海的均勢將被破壞，這都是土

耳其與英法同盟的動機。義大利之參加德方作戰，或將誘致土耳其參加英法方面作戰，同時英國儘量策動土耳其，極盡煽惑之能事，但土耳其於此時不爲所動。尤以當土耳其似有對義絕交之意時，英法也在運動他，若不參戰即出以斷交之態度，德國也同時進行阻止土耳其參戰之工作。所以土耳其雖然對義懷有惡感，始終未與德國斷絕經濟關係。這是德國的二次成功。第三個成功是在一九四一年德國未對蘇聯開戰時，成立德土友好條約，兩國相約，無論直接間接互禁一切非友誼的行爲。

自從德蘇開戰英蘇聯合後，土耳其的中立政策逐漸發生微妙的變化。土耳其知道自身的力量不足以生存於今日弱肉強食的世界上，所以每當國際上發生大變動時，土耳其總表示出依存蘇聯尋求生路的傾向。但德蘇開戰後，因蘇聯軍事上之失利，及德國外交上之成功，以往土耳其在緊急時引爲倚賴的蘇聯，現在也覺得他不能像從前之可恃。土耳其雖一貫的希望對蘇對德維持從前的和平關係，然而環繞土耳其之情勢更爲微妙，不管土耳其的政策如何，要想再繼續維持從來之態度，頗感困難。同時因德國的極力拉攏，土耳其的對外態度便逐漸顯明了。

各國之對土耳其如此關心的原故，完全是地理的關係。土耳其位於歐亞兩大陸之間，地勢優越，扼韃靼尼爾及博斯普魯二海峽之咽喉。此二海峽把歐亞二洲分開，截斷黑海與地中海之聯絡。在歐洲的巴爾幹素以世界火藥庫聞名，而在亞洲近東各國又是重要資源石油地帶。土耳其如同從歐洲到小亞細亞的一座橋梁。在海上，軍艦進韃靼尼爾海峽便可攻擊黑海沿岸各國。封鎖峽口便困死黑海上的航行。反面，出峽口便可攻擊地中海上之艦

隊，並且西去直布羅陀可以到大西洋，東南經蘇彝士紅海便可到印度洋。在陸上，經過土耳其到小亞細亞，不但到達石油生產區，並且立在歐亞非三洲的交界點，扼制三洲的交通孔道。於是便成了各國興趣集中地。蘇聯對此二海峽的關心在沙皇時代已表現出來，因爲蘇聯所有在黑海的艦隊及商船，想要到地中海的唯一道路，必須經過該海峽。英國視地中海爲生命線，所以對此二海峽之關心，也不下於蘇聯。自一九四〇年巴格達鐵路開始客貨運輸後，土耳其若傾向於軸心，此路更可利用爲東西軸心國之連絡，軸心國更可利用君士坦丁堡與波斯灣間之輸送。

德國在土耳其的得勢，是蘇聯所最忌的切身之痛。所以不錯用陰謀離間德土兩國感情。今年二月七日德駐土大使巴本在土京被狙擊一案，就是蘇聯幹的。可是行刺不但未中，土耳其警察署還搜查蘇聯領事館，將被告蘇聯大使館員二人判處無期徒刑，至今此案仍在未結。蘇聯本來的目的在以最粗野之方法，及以任何代價，造成一種事態，使土耳其牽入戰爭旋渦，而以既成事實迫使英國在近東另闢所渴望之第二戰線，因而使德軍不得不自東線抽調南下，故對於蘇聯軍事上有莫大之利益。但事實上土耳其與蘇聯兩國關係反而日趨緊張，蘇聯所渴望德土兩國發生衝突一事既未實現，其本身與土耳其之國交，由該處情勢之自然發展反而愈見惡化。英國對蘇聯離間德土感情造成第二戰線的政策，雖不贊成，但對土京法院將蘇聯企圖以暗殺行爲危害德土兩國之邦交整個托出，及搜查蘇聯領事館二事不能忍耐。因此有本年三月十六日國籍不明飛機，在土國西岸米拉斯市投彈，及隨之土國商船被擊沉事發生。事後英國雖然道歉說明錯誤，顯然可以看出

這是英國對土耳其的一個警告。蘇聯對土耳其此種措置，雖然深感不快，暫時對土尚不願有所表示。因為德國今夏發動高加索攻戰後，蘇聯黑海艦隊即無異甕中之蠶，如不逃至地中海，即將坐以待斃。及至七月一日塞伐斯托波爾要寨失守，更臨到了最緊迫的關頭。所以協約國方面的心目中，對於這批蘇聯艦隊的關心，已不是如何作戰問題，而是如何逃出軸心國的包圍，不致被俘虜的問題。

現在這批艦隊大都已逃避於巴統港內，目前唯一的生路是逃往地中海與協約國艦隊合併起來。要從黑海到地中海則非經過鞏尼爾及博斯普魯二海峽不可。蘇聯政府便在奎彼謝夫向土耳其新任駐蘇大使亞卡林，要求土政府允許蘇聯黑海艦隊通過海峽，駛往地中海。英美駐土大使亦同向土政府作同樣強硬要求。德國駐土大使巴本又向土政府提出通告，要求拒絕蘇聯要求，保持嚴正中立政策。土耳其深知承認英美蘇要求時，必將引起德土間之重大糾紛。所以對此一一加以拒絕，並說，蘇聯艦隊如果避入土國港灣，惟有依照國際公法將其扣留於黑海沿岸之達拉布松，薩姆松，及西諾布土國三港灣。土耳其並答覆英國大使許爾森稱，土耳其決意絕對保守中立，是以對交戰國之軍艦未便簽訂特別協定，倘有任何交戰國之軍艦逃入土國港口，則必依據國際公法立即將其扣留，解除武裝，並將所有水兵加以圍禁。事實上，從七月二十三日起，避難於土耳其港灣的船艦，均被土政府相繼宣佈依據國際公法將此等船艦全部扣留。並在邊境增防，俟有蘇聯軍士逃來即予拘禁。

土耳其所謂之國際公法，係指一九三六年所締結之蒙特婁條

約而言。當義大利進兵阿比西尼亞和德國進兵萊茵區的時候，土耳其便以本國安全可慮為題，向洛桑條約簽字國要求修改洛桑條約內限制海峽區武裝的規定。經過若干困難，終於一九三六年六月在蒙特婁召集會議締結條約。規定各國商船均得通過海峽，不受限制。承平時各國的小型軍艦，輔助巡洋艦，及油槽船均得通過。至於巨型戰艦只准黑海沿岸各國得以通過。惟須依照規定之形式與程序。苟戰事發生時，土耳其若未參戰，軍艦所屬之國亦非交戰國，上述的規定仍可通用，否則不得通過海峽。該項規定至今有效。

蘇聯黑海艦隊處此情形，不是被德軍擊沉，便是拿捕，再不然便是自沉。據哈瓦斯社八月三十日瑞士京城的消息：「土耳其京城方面謠傳，蘇聯政府願將全部黑海艦隊售予土國。英美兩國則準備以長期借款貸予土國，俾其償付代價。蘇聯黑海艦隊共有軍艦三十艘，其中最新式之巡洋艦，驅逐艦，及潛水艇應有盡有。蘇聯出讓條件，聞甚簡單。土耳其購得之後，其海防必可因而加強不少。軸心國對此態度如何，尙不可知。惟聞德國駐土大使巴本曾於八月二十七日與土耳其外長討論此事云。」據此電報可知，德國對土國收買蘇聯軍艦一舉，一定不會願意，但其嚴重情形，總不及允許蘇聯艦隊通過海峽來得重大。將來或有實現的可能。

歸結起來說，土耳其很明白各國在土費盡心思用盡手段，各有所圖，所以土耳其對各交戰國，在感情上並無厚此薄彼之分。可是土耳其知道自己只有十七萬常備軍，全體動員不過一百萬人，飛機也只有四百架，機械化部隊僅略具雛形。絕對無力單獨

抵抗任何一個強國。所以他的一貫政策始終是各不得罪。現在德蘇各以大軍集結在土耳其國境上，德軍更占領韃靼尼爾海峽前諸小島。如果討好一方，他方立即可以兵臨城下，其結果將使全國成爲廢墟。德國在將來必要時，或有進駐土國之一舉。但德國對土始終審慎考慮，因爲深悉其國情，所以對土國迄今不改和平方針。此蓋在全盤大局上，考慮其種種利害得失，不如由政治手段來解決爲善而已。土耳其也非傻子，看到英蘇屢敗的事實，及自身利害之前途，在非擇一而事不可的時候，其歸趨也就不難想像，這就全在斯塔林格勒的一戰了。

## 述 要 十月一日至十一月十五日

十月

一日 加拿大國防部長下令十九歲之加拿大男子及外人有服軍役資格者亦將使之入伍。頒佈此法令後可有加拿大青年十萬七千人及外人三萬人服軍役。

英副首相阿特里自加拿大及紐芬蘭返抵倫敦。

西班牙總統佛朗哥宣誓就職。

希特勒在柏林體育館演說，大意謂英美只尚空言，德國則實事求是，大西洋憲章爲愚蠢之具文，其實效必將於數年內被事實所粉碎。

羅斯福巡視各地完畢，返華盛頓。

二日 阿根廷國會向政府建議對軸心國斷絕邦交，外交部長加以拒絕，并云依據憲法外交政策應由政府決定而不應由國會決定。

法屬西非總督蒲亞松下令撤退達加之歐人家屬。此事與英軍在馬達加斯加島之推進及美軍在非洲黃金海岸之登陸有關。法官方表示達加若二次被攻擊必造成大規模戰爭。

美爲防止通貨膨脹問題，上院通過華克那妥協案，並由上下兩院協議會加以審議。

加拿大軍火供應部長下令將加拿大之飛機生產事業置於國家控制之下，今後製造飛機均須請得負責當局之許可。

秘魯騎兵一隊占領厄瓜多爾國奧洛省加爾加彭，另有秘魯炮艦一艘開入或爾達哥港，迫令厄國船隻退出，關於此案厄國已向秘魯抗議。

美政府正式發表承認多戈爾政府及英國統治下之敘利亞及黎巴嫩兩共和國，按該共和國原係法國之委任統治國，去年因多戈爾受英國嗾使宣布獨立，由前越南總督賈得繼在英方庇護下組織政府。

羅斯福召集參謀總長馬歇爾作戰部長金格等開軍事會議，此爲羅斯福二週視察旅行歸來後初次之最高軍事首腦會議。

比國政府宣布國防部長洛林辭職，遺缺由首相比埃洛兼任。

三日 羅斯福批准議會通過之防止通貨膨脹法案，該法案爲羅氏於九月七日向議會所提出，幾經周折始告實現。

德國外交部發表公告稱德英二國經瑞士從中斡旋現已恢復進行交換傷病俘虜之談判。

古巴與墨西哥在墨京簽訂軍事協定，規定兩國在軍事方面合作。

日本官報發表日美開戰後美國喪失軍艦七十二艘，內包含主力艦六艘，航空母艦七艘，巡洋艦十四艘。

英國空軍上將特倫查特爵士抵開羅檢閱近東英空軍。

法國醫師一批啓程赴德，以便掉換前被德國俘虜醫師返國休息。

羅斯福派駐教廷專使戴樂飛抵倫敦，任務不明。

四日 美政府發表九月份戰費總額達五十三萬萬八千四百萬元，較八月份增加五萬萬元。

英國指定緬印國境阿薩密州爲作戰區域，凡軍事以外諸項交通均斷絕。

南美哥倫比亞特建一飛機場，專運橡皮至美國。

五日 美主力艦密西西比號（二萬三千噸）被義潛艇在南非自由城港外擊沉。

法國非淪陷區禁止放映美國影片。

駐土英大使許閣森美大使斯坦哈特各返本國報告。

六日 厄瓜多爾外長正式否認秘魯在秘厄邊境實施軍事行動之訊。

丹麥首相布爾在衆議院演說，略謂將始終保持其非交戰國之地位，唯一之願望爲保障國家獨立及民族自由。

七日 阿根廷駐英大使卡凱諾飛英，準備與英國簽訂供給肉食之英阿協定。

德國發表占領蘇聯重要石油區莫克佩克。

美駐蘇大使史丹萊上將奉召返國述職。

八日 義大利與保加利亞簽訂若干協定以增進兩國間商務關係，此項協定爲保國商務部長在羅馬所簽。

美官方宣稱美國債將於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增至一千四百萬萬元，非軍事費用將自由前之五十一萬萬元減至四十二萬萬元。

羅斯福接見駐土大使斯坦哈特，會畢斯氏拒絕宣布內容。

伊拉克新閣成立由賽德將軍任總理兼代國防部長。

英獨立勞工黨在下院提出對政府印度政策之不信任案，被下院以三百六十票對十七票之多數加以否決。

德宣傳部長郭培爾發表一文，對瑞士中立態度痛加譴責。

九日 美參院通過撥款六十二萬萬三千七百萬元作製造海軍飛機之用。

美副國務卿威爾斯發表演說，會謂協約國一部份商船之損失，係因軸心國份子得在阿根廷智利從事陰謀所致。阿智兩國已命駐美大使向美政府提出抗議。

拉伐爾在內閣會議中報告拉氏在巴黎與德軍當局討論以法國工人交換在德法國戰俘之結果。

十日 義大利宣稱新戰債已募得二百四十九萬萬里拉，證明此次徵募成功。

史太林命令取消在紅軍中共黨所派之政治委員，現在所有政治委員將安插於軍隊編制中，故共黨對紅軍之支配力在制度上已被廢止。

十一日 德義駐智利外交代表對智利政府禁止彼等使用密碼電報事向智利政府提出抗議。

英掌璽大臣克里浦斯向邱吉爾辭職，爲邱吉爾所拒絕。

埃及英軍當局向埃及政府抗議扣留運輸英軍糧火軍事，並要求對此種軍特別保護。

瑞典軍隊在首都附近大，操觀衆三十萬，約首都人民半數。

美上院通過新稅案一件，其中所定稅率之高爲美國歷史上所未

見。此案通過後即轉送下院討論。

十二日 羅斯福駐英特使戴樂自倫敦飛抵紐約。按戴氏於九月間在梵蒂岡與教皇會談數次，歸程中曾歷訪瑪德里里斯本倫敦諸地，與邱吉爾數度懇談。

羅斯福發表爐邊談話，說明戰時國內情勢及應付人力資源不足危機之方策。

智利總統里奧斯宣布展期訪美。按此事與美副國務卿威爾斯本月九日攻擊智利阿根廷之演說有關。

十三日 美司法部長畢德爾宣稱，自本月十九日起居留美國之義大利人不得以敵僑視，但行跡可疑態度欠忠實之人仍受警察監視行動。

美陸長史汀生致函議會，要求將現行徵兵法中最低年齡二十歲之規定改為十八歲，此事業經上下兩院作成徵兵法修正提案。

羅斯福特使威爾斯自阿拉斯加返抵本國。

南非聯邦內閣總理史末查抵倫敦。

十四日 羅斯福特使威爾斯抵華盛頓發表聲明云，此次旅行目的第一乃對聯合國及中立國表明美國對於進行此次戰爭輿論之一致，第二為代表大總統進行某種工作，第三為盡可能覓取此次戰爭中如何獲得勝利之方策，此行所得頗堪滿意。

蘇聯人民委員會會議任命紅軍政治部長薛資傑巴柯及魏雪利夫斯基將軍為人民國防副委員長。

法官方宣布決定履行全部對美之金融義務，按此舉顯與法國償付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還本之七厘公債息金一事有關。

十五日 美上下兩院軍事委員會通過將軍役最低年齡自二十歲降

為十八歲。

英印度軍司令官華維爾視察印緬國境防務完畢返新德里。英外務部宣稱德副元首赫斯在英係受普通戰俘待遇，俟戰事結束時依法審理之。

十六日 協約國軍官與外交代表在德黑蘭舉行會議，由英駐近東閣員凱賽任主席，英美蘇駐伊朗軍事外交代表均出席。

法政府發表，英美攻擊非洲法屬達加，已開始戰鬥活動，達加要塞司令譚葉埃於空戰中陣亡。

美財長摩根輅與駐英大使魏爾南特飛抵倫敦協議軍事經濟問題。直布羅陀英陸空軍舉行大規模演習。

瑞典國王召集御前會議，決定今年停發諾貝爾獎金。

十七日 日本與匈牙利簽訂文化協定以增強兩國間文化關係。

美財長摩根輅在倫敦情報會議上稱美國仍將照價收買黃金，美財部並未計及收買黃金政策有改變之可能性。

英美向伊朗提出強硬要求，將該國軍隊編入威爾遜將軍所部之英國伊朗伊拉克軍中，被伊朗政府斷然拒絕。

大批美國軍隊在里比亞共和國登陸進駐重要地點。

墨西哥實施一項法案，准許該國公民在任何協約國從軍，按此法實行前凡加入外國軍隊之公民均須喪失國籍。

十八日 美國政府請中南美國家調停因美副國務卿威爾斯發言所引起美國與智利間之誤會，據威爾斯稱自願調停之國家有巴西，哥倫比亞，厄爾多，古巴，墨西哥及委內瑞拉。

十九日 伊朗內閣討論應付英美最後通牒之態度，決定重要議案三項，(一)將指揮伊朗軍隊之大權移交英美駐伊軍使命團，



(一)賦與英美軍事使命團使用大批工人從事建築重要軍事設施之權，(二)發表文告正式聲明伊朗領域若遭週軍事威脅則將積極參戰。

伊拉克總理薩伊德兼任國防部長之職。此因伊拉克軍人尙有反對其使伊國軍隊協助協約國軍隊之政策，故薩氏認爲有采此步驟之必要，并下令禁止軍官公開討論政治問題。

美司法部長華爾德要求國會通過新律規定在戰時爲敵方從事破壞工作者處死刑。

二十日 美陸軍部宣布加拿大西北英人所有自史卡格威運至白馬城之鐵路在戰時讓與美軍隊使用。按該路與沿海之阿拉斯加公路相接，白馬城即在該公路上，地位甚重要。

新任丹麥德國駐屯軍司令官哈那肯於視察日德蘭半島時命令丹麥軍隊自該半島撤退，按丹麥陸軍共二師，一師駐於齊蘭，一師駐於日德蘭，一九四〇年四月德國占領丹麥時曾向丹麥政府允許丹麥海陸軍維持原狀。

南非聯邦首相史末資在倫敦與蘇聯駐英大使邁斯基會晤，有所商談。

二十一日 拉伐爾廣播演說要求法國工人自動赴德工作，德國已作各項讓步，德國所釋放之法國戰俘已逾六十萬人，按法國工人三名赴德工作，始可交換一名戰俘，故法工人赴德者已超過一百八十萬人。

烏拉圭凍結德國資金。

智利內閣總辭職，原因爲李奧斯總統不滿美國副國務卿威爾基之指摘中止訪美，因而內閣之對外交政策意見不一，乃有此大總

辭，藉此修正其外交政策。

二十二日 美上院通過增加戰費一百五十八萬萬元之法案，該款包括建造航空母艦二十艘巡洋艦五十餘艘及大批潛艇之費用。智利總統命令里埃斯組織新內閣已告成功，並任命前任駐烏拉圭大使牟能特爲新外長。

法海陸空軍中將達朗飛抵西非達加港巡視。

羅斯福頒布新法令，凡航行於美國東西海岸之船舶嗣後不論晝夜須經美當局許可後始准航行。

二十三日 羅斯福夫人應英皇后之約飛抵倫敦。

邱吉爾往杜佛港視察港口設備，同行者有財相伍德，南非聯邦內閣總理史末資，美財長摩根韜等。

二十四日 德國與芬蘭在柏林簽訂經濟協定，由德國擔保自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內供應芬蘭之食糧。

美上議院將羅斯福提出之動員法案予以修正，主張年在二十以下之士兵，至少應受一年軍事訓練方可派往海外作戰。

二十五日 西班牙外部發表官報，否認沿海港口供德使用。法外交部對英國一再空襲法國自由區城市事提出強硬書面抗議。

荷蘭德國駐軍當局下令將沿海之封鎖區域予以擴大。

二十六日 威爾基發表廣播演說，略謂協約國間已發現漏洞，美國所製軍械僅有一小部份運至各戰線。

二十七日 羅斯福簽署美國海軍造艦二百萬噸費用一百五十萬萬元之法案。按自一九四〇年七月以來，美海軍之撥款已達六百七十萬萬元。



二十八日 羅斯福在荷維特斯召開太平洋軍事會議，討論南太平洋戰敗善後問題。

二十九日 美財長摩根自倫敦抵里斯本。

墨西哥政府頒布法令，凡發往海外電報須經官方檢查。

三十日 法陸海空軍總司令達朗自非洲飛返維吉。

三十一日 威爾基在紐約發表演說，抨擊政府之戰事行動，並要求對法絕交。

墨西哥政府決定派遣軍隊赴海外。

美政府接收民間短波廣播電台。

十一月

一日 日本設置大東亞省，由國務相青木一男任大東亞省大臣，凡派赴大東亞共榮圈內各國或駐節之外交機關，不但受外務大臣之管轄，同時受大東亞大臣之指揮與監督，與亞院因大東亞省之成立而撤銷。

二日 美財長摩根乘飛機返國。

三日 美國全國四十餘州舉行參戰以來首次間接選舉。

羅斯福向國會提出咨文，要求新權力消除阻礙協約國經濟合作之各項困難，希望廢止各項法規與關稅條例，使軍火與其他給養品流通於美國及其他協約國之間。

蘇聯軍司令部承認納爾契克城被德軍佔領。

四日 英戰時生產相李特爾頓偕同哈里曼等英美兩國軍事及生產專家多人飛抵華盛頓。

美軍一批開抵敘利亞及巴勒斯坦。

五日 馬達加斯加島之戰事因法軍提出停戰條件而停止。

美國參眾兩院議員及州長改選結果共和黨獲大優勢。

加拿大首相宣佈任命代理實業部長韋而格士為首任駐蘇聯使節。

六日 馬達加斯加島之停戰協定由法軍司令季亦梅英軍司令普拉特代表雙方簽字。

美國設立官方情報局，其目的為散布關於戰爭發展軍備情形更明晰可靠之報告。

七日 智利外長弗那台資與委內瑞拉外長貝勒資簽定關於擴充二國商務關係之暫定條約。

塞爾維亞新內閣成立，首相為奈狄克。

八日 英美軍備有新式武器在北非法屬阿爾吉爾，摩洛哥薩非，奧朗等處登陸，法海陸空軍總司令達朗及北非法軍總司令久安在阿爾吉爾指揮抗戰。法國所有艦隊由奧彭上將率領集中於都隆軍港。

羅斯福致電貝當元帥說明英美聯軍在法屬北非登陸之理由，貝當復電加以駁斥，並云不論侵略者何人法決起而自衛。

英駐西班牙大使向西政府提供保證此次進軍北非決不危及西國在北非之利益及丹吉爾港之暫時狀態。英政府並向葡萄牙提供保證對葡國及其殖民地決不採取任何行動。

智利政府命令駐在汎美防務委員會之代表勿參加在烏拉圭京城舉行之會議。

法政府舉行緊急閣議，決定與美國絕交，正式通牒由拉伐爾手交與美大使塔瓦克。

阿爾吉爾之法軍因無力抵抗向美軍投降。

法政府任命摩洛哥總督諾凱斯為摩洛哥法駐屯軍總司令官，前法軍總司令官魏剛自任地飛抵維喜。

九日 美國發表美軍在北非上陸者有十四處。除阿爾吉爾一處外餘均在激戰中。

十日 古巴墨西哥及加拿大與法國斷絕國交。

法國正式宣布貝當元首代達朗為法國海陸空軍總司令。

德義軍開始進駐法非占領區。

北非法軍與英美聯軍仍苦鬪，法軍損失甚重，卡薩勃蘭卡港之法驅逐艦全部被擊沉。

十一日 美國宣布法海陸空軍總司令達朗被美俘獲。

達朗在北非命令法海陸空軍停止抗戰，卡薩勃蘭卡之海軍提督米希里亦命其所屬艦隊停止戰鬪，因此北非最後抵抗之地亦中止抗戰。

拉伐爾飛往慕尼黑，與希特勒及義外長齊亞諾有所商談。

十二日 德國將土倫軍港畫為特別區，暫不進駐，按該港之法艦隊為法國現下僅有之海軍。

法國舉行緊急閣議，罷免北非法軍總司令，原因為久安指揮多戈爾派軍隊對祖國不忠實。

中美尼加拉瓜，危地馬拉，聖地明哥三國對法絕交。

十三日 德國發表因戰略關係軸心軍隊自托勃魯克港撤退。

巴西及巴拿馬二國對法絕交。

西班牙總統佛朗哥要求美國保證西班牙本土及所屬摩洛哥等之地位。

羅斯福簽署減低徵兵年齡之美國徵兵法修正案。

英美聯軍侵入北非法屬突尼斯。

十四日 日軍在索羅門群島突入加達爾卡那爾島，晝夜沉毀敵艦船十五艘機十九。

十五日 日本發表自開戰以來迄十一月十四日止，所獲綜合戰果如下：艦艇擊沉二百四十一隻，擊破百二十九隻，拿捕九隻，合計三百七十九隻，輸送船擊沉擊毀三百九十四隻，拿捕五百〇三隻，飛機擊沉擊毀三千七百四十四架。

舊習革除、

補拙養廉賴勤儉。

新基丕奠、

上康下阜自安寧。

# 養和室隨筆

陳慶松

渠彌

養和室隨筆

平步青霞外摺眉卷一載山陰陳慶松於咸豐戊午上論制英夷一疏。爲歷來官書所未見。亦中英和戰史中一好資料也。慶松字青丈。道光己亥舉人。辛丑進士。編修御史。出爲雲南知府卒。其略云。一誅殺夷鬼宜夜不宜晝也。聞英夷之千里鏡可以洞見四十里。其大礮可打到二十里。若係堂堂之陳正正之旗。約期廝殺。我於二十里外方整頓人馬出隊。而被已用飛礮打來。群情能無驚駭。莫若用暗中劫殺之法。臣聞夷鬼夜間目即不明。而性又嗜睡。且千里鏡斷非夜間能視之物。則礮發又安能有準。我若廣募敢死之士。夜間蟻附而上。一登其舟。逢人便殺。夷船每隻亦不過三四百人。又何難盡行誅鋤。迨得手後。礮位器械歸官。凡船中所有銀錢貨物即以賞敢死之士。臣知沿海地方起而應募者不少。聞天津義勇近卽有思得此法者。因撫局已定。遂不果行。若夷船再不退出海口。恐百姓義憤必有照法試辦者矣。一避礮之法宜分不宜合也。臣聞長髮賊由廣西起事。其隊伍皆散而不聚。或五七人爲一隊。或十數人爲一隊。則礮之所及。中傷者無幾。因思避礮之法莫妙於分。夷礮雖利。亦只能打直。不能打橫。聞其西瓜礮到地炸裂。營中亂滾。當之者無不披靡。然卽能滾裂。亦不過二三里。斷不能周圍滾至十數里二三十里。海中行船定遭打沈。人身活變可以躲避自如。固知分而不合最爲避礮要著。臣聞之久慣打仗者。槍礮對陳只要立脚得住。不致紛紛潰散。無有不勝。礮來則分。礮過仍可以合。庶敵不能傷我而我無不可以破敵矣。一攻取夷船之法宜近不宜遠也。夷船之堅益求堅。因在海中行駛之故。夷礮之利。因在海船施放之故。海中行船若遇賊匪船來。斷不可使之駛近。一駛近身則船非我有矣。此其所以想出用千里鏡之法。海面空闊之處。遠遠望見賊船如豆。已付準備。迨付量礮之所及。隨卽施放。不能不求其準。若礮無準頭。海中何以行船。西

洋放驗兼資算法。人心之靈可謂曲盡其用。若內河內江則情形大不相同。船之所在已形呆滯。我只用萬人穽而進。一礮能打百人。尙有九千九百人漸附其船。再一礮又打百人。尙有九千八百人附及其船。中礮不退擁立船傍。礮亦無用。船復何所恃乎。臣聞此次英夷大船進海口。亦先以船身貼近我礮臺。我礮遂打不到。此可爲近船避礮之明驗。以上三條雖于制伏夷人之法未盡周備。然夷船駛入內河內江似可備辦理之一法云云。

### 刻稿討小

昔記李春湖詩有云。南人得志刻稿。北人得志討小。初以爲偶引當時俗語耳。近讀山陰平步青霞外摺屑有一條云。明復社盛時依附者多。時人嘲之曰。頭裏一頂書厨(謂方巾)。手裏一串數珠。口裏一聲天如。又曰。坐乘轎。改箇號。刻部稿。討箇小。(冬夜箋記作京師諺曰改箇號娶箇小)煙嶼樓詩集(卷十八)送葉蔚田(之蕃)司教雲和云。一官一集一姬人。俗語丹青有宿因。看徧括蒼好山色。一囊佳句一時新。自注吾鄉諺語云做一任教刻一冊稿娶一個小。則甬東風氣較明末有過之無不及。荷盤淡泊。乃能築氏麻沙輕綃捧硯。亦豪矣哉。始知刻稿討小有如許來歷。甚矣社會史料之無窮也。

### 與日人倡和詩

陳伯嚴吏部佐其父右銘中丞撫湘。極意提倡新政。戊戌改變。牽連削籍。當時志士擬爲日本之薩摩。東國羣英多與還往。志事不遂。世咸惜之。茲錄其詩集中與日人倡和之作以存故實。如東日本藤澤元云。三山才隔一重門。笑認鴉飛不到村。獨抱楹書明絕學(君父爲大阪名儒)。來探國論謝羣喧。驚猜豺虎憑陵地。收拾蟲沙慘澹魂。更有危言名弔詭。樽桑十日可長存。又日本故相菅原道真建祠大阪曰天滿宮有神松枯而復活今東歷三月值其邦人舉千年之祀而老儒藤澤南岳乃爲徵詠因賦二首云。蛇龍偃蹇與摩挲。咫尺風雷奈汝何。留得樽桑初日在。高枝倒影海如螺。呼牛應馬更誰同。一笑三山吾欲東。寥廓千年蛻蟬處。童童祠樹換春風。又日本嘉納治五郎以考察中國學務來江南旣宴集陸師學堂感而有贈云。國家喪敗餘。頗復議新政。仍遵今皇謨。囁囁誦甲令。四海學校昌。教育在釐正。所恨益紛臚。末由基大命。去聖

日久遠。終古一陷弄。禮樂壞不脩。侈口囁孔孟。警彼涉汪洋。航筏失導迎。盲僮拊胸憤。曠莽欲何騁。陶鑄堯舜誰。多算有借鏡。東瀛唇齒邦。泱泱大風盛。亦欲煦濡我。挾以禦物競。羣士忽奔湊。有若細流迸。舳舻嘉納君。人倫煥斗柄。創設師範章。捷速日還併。歸置游釣地。瞬息變謳詠。起死海外方。撫汝支那病。頃者翩來游。蓄念摯且勁。蹤迹北而南。王公徧造請。聯袂金陵城。須眉柳月映。雍容貌儒者。頗使增歎敬。朋俦二三輩。冠服盡明靚。晶天蟲鳥絕。酒坐龍虎橫。劍佩冷無聲。深堂步寥夔。歷觀我費舍。根柢析究竟。瞠目不能答。頭汗羞蒼蒼。君既洞癡結。反擬施括槩。色下語益純。孰云雜嘲評。余乃執爵興。種禍豈能更。誘掖振厲之。先覺順其性。大同無町畦。天人互相慶。歎歎立歧路。仰視纖雲淨。持此謝嘉賓。且以證後聖。又日本領事天野恭大郎送酒云。尋常未飲渾如醉。既醉還醒祇倚闌。慙愧隔牆防喝吻。解分香釀破春寒。西域蒲桃點酪酥。東溟麴米得沽無。何當眠倒櫻花下。狂寫三山仕女圖。又寄題日本金洞仙史田端別墅豎可望富士筑波日光三嶽其鄉人結城琢君并示八十九翁湖山愿賜題原作賦此酬之云。曾携醉俠訪金焦。隔歲傳詩壓使輶。別墅依松想仙侶。高名配嶽在雲霄。閒邀耆舊看泉活。對撫壺觴帶海遙。我欲騎鯨戲三島。橫刀獨立問風潮。又贈日本畫士山本梅涯云。田能今尾東瀛秀。(田能直入今尾景年爲日本南宗寫生兩畫家。)又見梅涯老畫師。劍底四州供點綴。尊前萬象與迷離。傳神阿堵定何物。倒景滄溟照所悲。漫寫江南金粉地。歌船還許片鷗窺。

朱樸之主辦

文獻掌故·樸實古茂

古今

散文小品·冲淡雋永

陶允德周黎庵主編  
第三十期要目

- 閱盡盛衰話滄桑(兩萬言長文).....周佛海
- 上海的市長(幽默小品).....陳公博
- 拙政園記(兩萬言長文).....袁殊
- 記蔚藍書店.....朱樸
- 怕太太.....張素
- 回憶錄.....諸青來
- 讀書隨筆.....樊雲
- 清遺民列傳.....金梁
- 書林逸話.....菟公
- 歐游隨筆.....翼公

零售每冊五分  
每季儲蓄一元二角  
全年儲蓄五元

上海亞爾培路二號  
古今出版社發行

# 修齋記學

## 譜學

唐以前譜學盛行。意其中足以見漢胡南北交流之迹者當不少。近世斯學淪亡。而爲政者復不以爲意。姓氏之更易。里居之變遷。宗支之分合。化澤之隆替。皆不可紀矣。世間不少通儒。而譜牒皆出閭巷陋人之手。動卽杜撰故實妄爲序次。以厚誣其先祖。族彌繁者其弊彌甚。良所不解。近千年來古姓氏往往不復見。如桓庠之類。不應驟爾衰謝至此。元魏朱明兩次改革胡姓。如于賀之類。恐已與固有漢姓泯然不可復辨。欲理國史。當先自家史始。他日譜學其復興乎。

## 矯情

後漢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脩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代以爲儀表。人或謂湛爲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此語爲矯情作僞者作俑。不可以不辨。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天下固無詐惡者。亦豈有詐而可以爲善者。使其爲詐。則何必多此一舉。其將成己乎。抑將成物乎。朱子曰。敬只是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樸實懇實不欺誑。二者何嘗必相反邪。敬亦由誠而來。所謂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格物致知修齊治平皆本於是。先誠而後敬。卽先成己而後成物也。

## 學與行

近人程樹德氏云。今人以求知識爲學。古人則以修身爲學。觀於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孔子獨稱顏淵。且以不遷怒不貳過爲好學。其證一也。孔子又言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矣。其弟子張學于祿。則曰言寡尤行寡悔。其證二也。大學之道豈是皆以修身爲本。其證三也。其論甚精。朱子釋學而篇引尹氏之說。所謂學者

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皆至當不可移易之說。惟學之所包至廣。謂不專於知識則是。若誤以爲講修身而不必求知識則又墮入歧途矣。爲人之道是學之鵠的。何以得爲人之道。仍非求知識不可。記曰。博聞彊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前者知後者行也。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語本不謬。而孔子以爲佞者。慮聞者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將趨於一偏也。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則於本末先後兼盡之矣。

德與才

司馬溫公有德勝才謂之君子之說。謂才爲德所掩。則庶乎可矣。岐才與德爲二。將使人疑庸愚者皆是冒君子之稱矣。徐偉長智行篇云。或問曰。士或明哲窮理。或志行純篤。二者不可兼。聖人將何取。對曰。其明哲乎。其引證之言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會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間。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仲尼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之行不若顏淵遠矣。然而不服其行。服其聞一知十。由此觀之。盛才所以服人也。或曰。苟有才智而行不善。則可取乎。對曰。何子之難喻也。水能勝火。豈一升之水灌一林之火哉。夫君子仁以博愛。義以除惡。信以立情。禮以自節。聰以自察。明以觀色。謀以行權。智以辨物。豈可無一哉。謂夫多少之間耳。且管仲背君事讐。奢而失禮。使桓公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仲尼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諒。是故聖人貴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於事矣。殷有三仁。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爲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且徐偃王知修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僞。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隕身。叔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凶餓。此皆蹈善而少智之謂也。故大雅貴既明且哲。此之謂也。夫明哲之士者。威而不懼。困而能通。決嫌定疑。辨物居方。讓禍於忽杪。求福於未萌。見變事則達其機。得經事則循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動作可觀。出辭爲師表。比諸志行之士。不亦謬乎。其言甚辯。然所引喻則宜分別觀之。古之志士仁人曷嘗不欲身名俱泰哉。其所以蹈危犯

難而不能自救者。力有所不勝。勢有所不逮。非必智有所不周也。故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智者無所守。則不足以爲上智。有才而無德其不足取固矣。然立德亦必從致知入手。

### 安危禍福

君子直道而行。身之安危且有所不暇計。何況窮通。洪容齋嘗論顏魯公在明皇時。爲楊國忠所惡。由殿中侍御史出東都平原。肅宗時以論太廟築壇事爲宰相所惡。由御史大夫出馮翊。爲李輔國所惡。由刑部侍郎貶蓬州。代宗時以言祭器不飭。元載以爲誹謗。由刑部尙書貶峽州。德宗時不容於楊炎。由吏部尙書換東宮散秩。其死也由於盧杞。蓋一生屢扼於當路而卒不悔。此其所以照映千古也。君子固如是矣。小人患得患失。爲身謀者何所不至。然卒之所趨者果吉所避者果凶耶。帝王創業垂統。所以貽厥孫謀者。宜無不周且善。若漢晉隋唐宋明。號稱規模最遠。享世長久。然皆不旋踵而有家禍。母子夫婦兄弟子姪互相翦覆。使其君尚在。必且深悔枉爲帝王而不能庇其後人。其他更何論哉。然則安危禍福。自有道之君子觀之。固有非人力所能預測者矣。

田單復齊國。信陵敗秦兵。陳湯誅郅支。盧植破黃巾。鄧艾平蜀。王濬平吳。謝安卻苻堅。史萬歲破突厥。李靖滅吐谷渾。郭子儀李光弼中興唐室。李晟復京師。裴度收蔡。皆不免於讒口。故處功名自古爲難。雖小心畏慎。猶或不免。後人徒責其不能以智自免。是不能深諒昔人之處境也。偉長蹈善少智之說。非中論矣。唐高祖之在晉陽。許世緒說之曰。舉世則帝業可成。端居則亡不旋踵。二語曲盡當時事勢。蓋福固不可妄求。而禍亦未易遽避。故超群之士不縈心於目前之禍福也。

### 書宜易解

世俗以讀書爲畏途。此緣著述之體過於艱深。非沈浸含咀不能驟解也。實則古今載籍極博。有專門之書。有通俗之書。人雖至愚。但能識數字。必不患無可讀之書。一卷之中亦必不患無可解之義。所謂開卷有益也。豈惟讀書不可視爲過



難。卽學問亦不可視爲過高。蓋學問本非人所得私。求之於己者固惟恐其不嚴。望之於人者則宜使之易於企及。若高自位置。與古爲徒。而不屑爲未學者開陳。是猶不免矜氣與驕志。非儒者氣象。學者所當戒也。人人皆稍知讀書之樂。乃世道之一助。雖愚必明矣。故古語曰。家有三史無癡子。與其使高文典冊徒供几席之玩。何如布帛菽粟爲人所必需邪。

### 寫書

桓譚新論云。高孟君嘗自伏寫書。卽吏哀其老。欲代之。不肯曰。躬自寫可當十遍讀。昔湘潭王先生一生手寫五經各數過。每寫一過輒增注新義。其所著作皆自寫之。又嘗見陳蘭甫手寫小冊無數。每事自爲一葉。皆著作材料也。積之既久。貫串排比。卽成考證文字。亭林日知錄之成。蓋卽如是。又何緩叟值史館時。每日必鈔實錄中有關掌故者五千字。凡難得之史料。皆宜以此法輯存之。學者勤於所業。或欲專經。或欲治史。皆可就其所近。取以爲法。所謂敏則有功也。縱不足以言著述。亦可藉寫書爲收斂放心之一助。如沈麟士所爲。亦學者之樂境。

### 史傳互見

唐宋以來史傳人物頗多。但據家乘碑志爲之。往往有美無譏而事實不顯。必合數人數十人之傳觀之。乃可稍得其真。其例不可勝舉。故歷來史傳。他日必須重爲編勒。使之面目一新。卽如漢書號稱良史。而一人之事。參錯隱見。有待後人之爬梳者。且不一而足。武帝時兒寬以重罪繫。賴按道侯韓說諫而免。不見紀傳而見劉向傳。宣帝時張安世嘗忤旨幾被誅。賴趙充國諫而免。亦不見紀傳而見充國傳。此固互見之法。然讀史者不免以爲苦。

### 善惡

舊唐書劉仁軌傳末引韋述曰。世稱劉樂城與戴至德同爲端揆。劉則甘言接人以收物譽。戴則正色拒下推美於君。故樂城之善於今未弭。而戴氏之勳無所聞焉。嗚呼。高名美稱。或因邀飾而致達。深仁至行。或以韜晦而莫傳。豈惟劉戴

而然。蓋自古有之矣。由此論之。賢者之於名譽。蓋不召而自來。不求而自獲。其召之而來求之而獲者。必有不軌於正者。若直道而行。殆有召而不來求而不獲者矣。古來賢哲洞然於此。固不屑斤斤惟名之是計。讀史者知人論世。當注意於其大者。勿以一節之善否輒下褒譏。史臣於劉戴之事。雖意存軒輊。而其義深有可取。舊書引附傳尾。亦斐然合乎古良史之體焉。

### 憂懼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悔吝之來。皆由怠忽。學者進德修業。宜無日不存戒慎。所謂德之不脩。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鑒於學問之無窮。則憂所知之不廣。鑒於進善之不易。則憂誘我之太多。鑒於益友之難遇。則憂未能聞過。鑒於俗累之難捨。則憂未能專精。歲月荏苒。修名未立。終身之憂。何時可釋。

### 好名

朱子云。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以逃名。好名是人情。未易可去。假若爲名而行善。固自勝於全無所動冥然罔覺者。所謂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也。然爲學必不可雜好名之念。蓋學乃自家受用之物。爲名而學。其偏駁可知。縱能震驚一世。仍不免於淺薄浮僞。有志於學者。宜懷實至名歸之訓。稍有矜炫之意。必難望其有成。朱子云。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如有飯不將來自喫。只要鋪攤在門前。要人知我家裏有飯。打疊得此意盡方有進。誠深中近人之病。

### 論文章

昔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吏事可以及物。蓋一切學問可由自修而得。至於民物利病。世事情僞。須由訪察體驗。所貴友天下士尤在於此。文章得失。如飲水冷暖自知。苟其未達。雖日日講貫。固無

所益。先輩教人崇實去華如此。學者宜知所先後也。

張廉卿云。欲爲古文。程功致力之始。熟讀深思四字足以盡之。其所資以考證者。莫要於典禮制作之原。古今治亂之蹟。更求之蒼雅訓故之書。令文章爾雅遠於鄙俗而已。然則卽論文章亦不能離去實事也。

### 處事之難

魏相屈趙廣漢。蕭望之枉韓延壽。劉仁軌陷李敬立。裴炎扼裴行儉。雖端人不能無漏見。蓋任天下之事者。千慮不能無一失。論事者爲其易。故見人之短常多。任事者爲其難。予奪張弛之際。求其雀燕平衡。殆非人力所能至。傳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然後能守其宗廟。蓋誠難之也。由是言之。論人是非功罪當於其大者求之。責人苛刻。使人不敢任事。則奸黠者肆無忌憚。而端人動觸虞羅矣。

### 經史次第

讀經宜於童幼時植其根基。蓋鳥獸草木之名。宮室車服之象。成人或以爲苦者。兒童反性與相近。又如禮記教以應對進退之儀。左傳富有鼓舞興趣之事。皆幼學所宜。至若讀史。須具知人之情僞。俟成人方能了澈。昔之先經後史。固未可厚非也。

## 續 孽 海 花

燕 谷 老 人

## 第五十四回 保皇黨草檄驅密使 漢中府外簡失天恩

却說尹震生從小站閱兵後。回了北京。就遞摺復命。太后叫他上來。聽他回奏。他說方代勝練的兵確是整齊。方代勝這個人確是有才能辦事。據臣看他很有忠心。請太后慢慢的察看。太后聽了點點頭。也沒有什麼吩咐。就叫他下去。尹震生就碰了頭下來。那軍機處幾位大臣看見尹都老爺聖眷隆重。大家側目而視。不在話下。却說捕提唐梁的密使慶宏劉尚謀。已由上海到了日本東京。尚謀找個同鄉友人麥小聘。替他們找了一個旅館。安置行李後。就去見了公使柴韻甫。說明所奉的密旨。要拏捉唐梁。韻甫聽了說道。兄弟接了上海道的電報。本來要來迎接的。因為二位致意不要張揚。所以失禮得狠。兄弟迭次接到軍機處總署的密電。也刻刻在想法子。不過各國對於政治犯均要照著國際公法保護的。政府當時不趁他們倆在北京時候拿住懲辦。現在唐猷輝已不在此地。到了南洋英屬的殖民地去了。梁超如確在此地。他辦了一箇清議報。天天跟老佛爺倒蛋。我們看了都是怒髮衝冠。但是沒有法子。二位來了。恐怕也難辦。劉仲咨道。此地離中國海路很近。我們能否想法子把他們騙到使館中偷偷的解往上海呢。韻甫搖搖頭道。萬做不到。二位想也知道廣東的革命黨孫一仙。不是由龔欽差曾經騙到使館。後來給英國政府知道了。因為在他國內捕捉犯人。犯了他們國家的法律。幾乎鬧起大交涉來。公使館雖有治外法權。不能派人去搜查。然英政府派了許多警察把使館圍起來。勒令他交出來。龔公使只好乖乖的把孫一仙交出。一場沒結果。各國都譏諷我們中國不懂公法。終究辦不動。兄弟決不敢擔這個責任。慶厚甫道。公使的話不錯。不過除了死法還有活法。我們何妨花幾個錢買幾個流氓去辦他呢。韻甫道。這也狠不容易。此間警察辦得狠嚴密。現在日本政府中狠有幾個大臣對他們表同情。所以他們居住的地方集會的時間。都暗派着警察保護他們。隨便出來那便衣的暗探都跟隨着。而且使館裡的人和使館往來的人。沒有不經過秘密調查。今天二位的來使館。

大約有人已經曉得了。二位請看。明天的新聞紙上。少不得要宣布了詳細的內容。等到新聞紙上一宣布。二位也狠要留神。恐怕要發生危險。不比吾們國中大家都是馬馬呼呼的。這也要請二位注意的。慶劉二人聽了。不覺面容失色。相視了一會。說道。這可怎麼好呢。隨即閑談了幾句。辭了出來。回到客廳中。二人相對無法可施。到了次日午前。那公使館中來了一位繙譯。手中帶了幾張新聞紙。見了慶劉二人說道。消息不佳。果然被公使料着。二位的消息都宣布了。二人吃了一驚。那繙譯把手中新聞紙展開。指着一行道。各報都登上了。劉仲咨接了報一看。中間漢文日文夾雜。不能明白讀下去。不過大字的題目却都是漢文。上寫着中國捕提唐梁專使抵京一行。其餘小字讀不下去。就問繙譯道。兄弟不懂東文。他說的是什麼。繙譯道。他說二位的來京是奉密旨來捕提唐梁的。昨天上午到了東京。下午就去見了公使。結束說。中國大員向不甚明白公法。不要又鬧出倫敦孫一仙的笑話。好在我國警政嚴密。想來決無意外。然亦不可不留意一二。他說的大致如此。二人聽了。狠吃驚道。我們到公使館。怎麼他們就知道呢。繙譯微笑道。他們新聞的訪事。真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不要說是二位來拜訪公使。那狼容易知道的。就是二位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話。他們沒有不知道的。所以昨天公使請二位留神。就是這個意思。那二人聽了。也有些半疑半信的樣子。那繙譯接着說道。柴公使今天晚上在風月堂請二位便飯。叫兄弟先來通知一聲。旁晚他自己來邀二位同往。慶劉二人聽了。說道。不敢當。柴大人太客氣了。兄弟們准定在寓恭候。那繙譯就告辭走了。他們回到房中。劉仲咨低低的說道。這個差將來怎麼樣去銷呢。慶厚甫道。是的。我們升官發財的機會怕要落空了呢。仲咨道。我們也不要太失望。事在人爲。我們住下去再說。厚甫道。我看對外走不通。還是對內用點功夫罷。我想明天先發一個密電報告一下。已經到了東京。你看柴公使一點兒不使勁。我們來的意思跟昨天到公使館。那新聞紙上的消息。誰曉得不就是他去送的麼。或者他要居功。把僭們嚇回去。也未可知。你可以打一個私電給貴老師。說柴公使不但不幫忙。而且有恐嚇僭們的意思。先埋一個根。將來僭們也有簡退步。你以爲何如。仲咨道。好是很好。不過這密電統由慶邸過手。恐怕太着痕迹。厚甫道。我臨走時知道慶邸曾經面奏過。說他年老眼花。對於外國電碼常攪不清。可否派尹某人幫同繙譯。老佛爺說也好。此時想已實行了。你打給貴老師的私電。自然不會給他知道了。仲咨道。我是先動身。所以不知道這個消息。既然老夫子擔任了繙譯。什麼話都可說

了。僮們等吃了飯回來。就照老哥的主意擬稿便了。他們都欣欣然。不多一會兒。果然柴公使坐了馬車來了。二人請他進來坐定。慶甫道。公使昨兒的話真不錯。到底在外辦了多年外交。見多識廣。以後要常常賜教纔好。韻甫道。這也算不了什麼。到了此地時候多一點。些微曉得些人情風俗罷了。以後隨便有什麼事。只要告訴兄弟。沒有不盡力的。仲咨道。公使昨天既然告訴我們要留神。我看此處不狠謹慎。此夕只可談風月吧。韻甫呵呵笑道。足見老哥聖明。今天所以請二位到風月堂中去談談風月哩。三個人隨意談了些閑話。韻甫立起來身道。是時候了。僮們走罷。慶劉二人換了一件衣服。旅館中已預備了馬車。三人坐了車。都到風月堂而去。一會兒馬車停在風月堂的門前。三人下車入內。慶劉一看這箇飯舖不很濶大。進門就是一座樓梯。上了樓。只有一間大飯廳。約有一二十的座兒。旁邊有兩三個雅座。柴韻甫踏到樓中間。只見先來到的繙譯迎出來。引進了一個雅座裡。地面很窄小。裡邊有三位中國人。公使介紹了。原來是使館中的參贊隨員。彼此招呼坐下。韻甫道。不恭得很。此地的地方很小。旁邊繙譯道。這個飯館雖小。却很有名的。此間凡有招待歐美大賓的大宴會。所用西餐。都是此地承辦的。西式菜是東京著名第一。許多大臣貴族早晚都在此地用飯。不是預定坐兒。臨時是找不着坐地的。厚甫道。爲什麼這樣的名貴。繙譯道。此地的老闆。會因研究法國的點心做法。他親自到法國巴黎去學了十餘年纔回來。開這個店。這風月堂三個字。還是伊藤公寫的呢。仲咨道。日本人爲了吃西餐。也去法國留學。真也是小題大做了。旁邊一位參贊道。這也是日本人不可及的好處。無論什麼事。都肯認真去學。不比我們中國人馬馬呼呼。厚甫微笑道。當灶的也要留學。未免太費事了。仲咨也笑道。他要學我們中國菜。不講別處。就是做廣東的菜。恐怕也不容易呢。大家笑談了一會。韻甫就請他們入了席。果然各種菜十分精美。就是牛排旁邊的一段烤番薯。顏色碧綠。脫離了番薯的色味。香甜可口。不曉得怎麼弄的。各人嘖嘖稱贊。臨末開了香餅酒。各飲了散席。客人告辭。韻甫等也回了使館。那慶劉二人同車回寓坐定。由下女送上茶來。原來這個旅館雖是日式。裡頭房間也有西式的。他們住的是西式。都是銅床沙發。不過伺候的却是有些姿色的妙齡女子。麥小聰是在東京經商的。知道他們賽過是秘密的欵差。十分巴結。先和旅館的老闆商量。伺候的下女。要能說懂得中國話的。那旅館老闆就找了兩個下女。一個叫雪枝。一個叫花子。曾在北京東交民巷筑紫辦館中當過下女。等到慶劉二人到了。老闆就叫他倆去伺候。

慶劉二人聽了一口的北京話。甚爲快活。這回從風月堂回來。花子雪枝手中沏了兩杯茶送來。又擎着兩枝雪茄分遞了兩人。各將火柴劃了。替二人點着。慶劉看着。只是滿臉的笑容。雪枝花子隨即含笑說道。兩位要不要洗澡。厚甫道。是不是日本式的澡堂子。雪枝道。是的。厚甫道。我久已聞名。日本的洗澡是別有風味的。仲咨。我們去試一試。二人就拿着浴衣。走到了浴池門口。推開了一扇白板的矮門。中間水氣氤氳團結。只見這一個浴池占地很寬大。池沿上坐着幾個裸體的女子。浴池中有雪白的幾團浮在水中。水面上漂着黑漆似的海草。隨波浮蕩。二人看見了。吃了一驚。連忙退了出來。好像犯了罪的逃犯。滿面通紅。回到房中。那雪枝花子看見了。很詫異的問道。什麼事。難道一會兒已洗好了。那厚甫吶吶說道。不行。不行。裡面都是娘兒們。怎麼好進去呢。雪枝笑道。我們此地是不拘的。儘管一塊兒洗。他們想都是我們的同事。我來送二位去。就替他拿了浴衣。領着他們到浴室裡來。浴室裡那些女子看見了雪枝等。都笑着嘖嘖咕咕說了一陣。只聽得雪枝跟他們說了幾句話。都匆匆的揩了身體。披了浴衣。推門出去。一會兒浴池中沒有一人。雪枝花子就叫他們脫了衣服。跳入池中。洗了一會兒。他們回到房中。彼此說笑了一回。就上牀睡了。到了次日。二人起來了。仲咨道。昨兒晚上本來要擬一個電報發出去。不料洗了一個澡。竟混忘了。我們趁這個清閑的時候。先辦好了怎麼樣。厚甫道。不錯。這是公事該辦的。請你主稿吧。仲咨道。還是請老哥動筆。兄弟參酌就是了。厚甫道。你不要客氣。誰辦都是一樣。況且你是太史公。字眼兒上比我強得多。請你動手吧。仲咨又謙遜了一回。原甫就把筆硯推到仲咨身邊說道。你太拘了。我是很爽快的。你就照昨兒們的主見寫出來就是了。不要擔誤功夫。回頭怕有人來。仲咨只得取了紙筆道。如此請老哥吩咐。讓兄弟謫起來。厚甫道。我想開頭只說已到日本。如何辦法已與公使商量。據他說這件事照萬國公法是不能正式交涉的。現在想去訪求熟悉公法的人。細細研究。有什麼辦法。一面雇覓私家偵探去探聽詳細情形。再想法子。不過各項費用是要預備的。可否請電上海道撥匯數萬金。以資應付。是否可行。請鈞裁示知。大略如此。請你斟酌擬稿便了。仲咨道。老哥的公事文章真了不得。簡明周到。兄弟是萬萬趕不上的。厚甫道。太史公又來笑話我了。我是說個大略。請你斟酌。仲咨就照着他的話。拼湊了幾句文言。就脫了稿。給厚甫看了。可憐厚甫說的還能明白。教他看寫的就爲難了。他勉強的看了一遍。就滿口贊道。很妥。就在電稿的後面寫上一個行字。掏出一個牙章印了一下。仲咨也照樣畫行蓋章。收起來。說道。那給做老夫子的怎麼說。厚甫道。那由你去寫好了。仲咨道。不

成。這也是公事。不是兄弟的私事。還是要老哥出主意的。厚甫道。你也太謙了。據我看。跟才剛的大同小異。不過中間將公使的態度加進去幾句。撥經費這句話。加上幾句。說事情很難辦。恐怕要多花幾文。請貴老師從中幫助幾句便了。這就是我的對外走不通對內用點功夫的宗旨。接着呵呵一笑。仲咨也含笑的匆匆起了一張稿。遞給厚甫看了。厚甫點點頭。看到電尾。仍是二人具名。便道。這個不妥。只好你一人具名。貴老師纔不會起疑的。仲咨道。老夫子決不會多心的。厚甫一定不肯。仲咨只好一人具名。定了稿。兩人就取出密電本子。慢慢的繕成電碼。收了原稿。把電碼裝入封套。教帶來的家人送到公使館速發去了。剛辦完了事。幾個在東京的朋友。都是商界的。雇了馬車。請他們去遊玩。所以上野公園淺草公園逛了一回。隨到銀座街百貨商店裡去看看。直到黃昏後吃了飯纔回。到旅館。到了房中只見桌子上許多信件。二人各自將給他的分着取看。忽然中間有橫濱來的一封信給他們二人的。仲咨抽出一看。只見信上寫着。

厚甫先生。昨聞二位奉西后之命來東。欲捕捉唐梁。以達廢立之目的。以二位之鄙陋。於萬國公法例應保護固所不知。加以日本國中警察森嚴。汝等陰險之手段。決亦不能一逞。唐梁二先生安若泰山。本可付之一笑。惟我等求學之地。皆我國忠義會萃之區。斷不容奸邪小賊插足其間。今由同人議決。限汝等于三日內離開東京。如不聽從。將以白刃黑丸享君等于五步之內。勿貽後悔。其細思之。保皇黨同人公啓。

仲咨看了。啊喲一聲道。不好。厚甫就接來看。看完了說道。這種無聊的恫嚇信。算不了什麼。仲咨道。借們也不可大意的。近來反對老佛爺的是保皇黨。又有一班更激烈的叫做革命黨。他們是反對大清國的。他們是炸彈手槍不離手的。老哥不要大意。我們犯不上跟他們無聊的去幹上。老哥你以為如何。厚甫聽了。臉上呆呆的道。你的話也不錯。但是怎麼樣呢。還是跟使館裡的人去商量。還是跟今天來的幾個朋友酌想想法子呢。仲咨道。兄弟以為跟他們商量也是無益。使館裡人總有點醋勁兒。他們也許加倍的嚇我們一下。他們明擺着要轟掉借們。至於朋友也沒有什麼好法子。還許他們也和這班的人來往。厚甫道。怎麼辦呢。仲咨道。我們不如聲色不動。只當沒有這封信。明兒只說要到各處去遊歷一下。借着名兒。先到日光箱根等名勝地方去逛一下。離開東京。慢慢的等等機會再說。何如。厚甫道。好極了。你的辦法不錯。不過借們總要一個翻譯纔好。不然變成兩個啞吧。狠不是味兒。仲咨道。去使館裡找一個人好不好。厚甫道。不妥。找了他們那兒的人。借們的事他們整箇兒知道了。我有一個法子。你想想行不行。仲咨道。什麼。厚甫道。



就是此地的兩個下女。不是狠能說北京話麼。仲咨道。好是狠好。不過此地行麼。僮們去找麥小聃來商議再定。他們就  
打了一個電話給麥小聃。叫他來。一會兒小聃來了。仲咨就把要帶兩個下女出去遊覽的事說明。小聃聽了微笑道。這  
很容易。他就匆匆的找了旅館的老闆。辦好了交涉。厚甫等好在花的是公家的錢。落得做一個揮霍的瀟人。他們就帶着  
下女各處去逛了。其時北京尹震生正在聲勢赫赫。翻譯密電的責任。又經奏明叫他辦理。他更氣餒薰炙。不可一世。他自  
擔任了翻譯密電的職務。他就向電報局取了許多發電紙。所有他的私電。都用了官電名目發出。以至他的兄弟在四川候  
補的。及他的家鄉親友有需要通信的。他都用一等官電發出。原來一等官電都是電局中記賬的。到了年底報告總理衙門  
核銷。那年總署中接到了電局的報銷賬單。內中由虎臣密電名義發的電數目甚多。恰碰着管理稽核的是浙江余葆雄侍  
郎。這個人是黃叔蘭通政的親家。自從戊戌政變以後。叔蘭的兒子黃仲濤牽涉在內。尹震生素來跟他們不合式。曾經奏  
參封禁強學會。那黃仲濤也在其內。余侍郎心中未免總有些介介。加以近來震生氣餒日張。有幾位軍機大臣王武揆等心  
中很不痛快。余侍郎聽了幾位同鄉的意思。都想乘機推翻他。恰好接了電局的報銷冊。中間有四川常州的虎臣密電。余  
侍郎明知是尹都老爺措油。倘然有交情的也就不題了。現在正想找錯兒。來得正好。他就故作不知。拿了報銷冊。自己  
去面告慶匡。說道。虎臣密電的經費。電局來請核銷。不過他開列所發的電。何以有四川常州等處。是否王爺所發。可  
否請王爺將發電底簿交下一查。以免電局蒙混。那慶匡聽了。便道。這狠詭異。虎臣密電本發出去的不過南京上海廣東  
兩三處。那里有發到四川去的理。況且常州是個小地方。尤其沒有發電的理。難道是電局胡開的麼。余侍郎道。電局的  
報銷冊決不敢亂來的。況且這個密電本關係重大。曉得的狠少。就是本衙門也還沒有這電本。恐怕王爺一時忘了。應否  
細細的查一下。萬一洩漏機密。責任是狠重的。慶匡道。不差。狠有關係。但是決沒有發過電。不至於忘記的。余侍郎  
看他還沒有想到。就說道。不要是王爺要發別的電時。經手的弄錯了。把這個密電發出去了。慶匡道。不會的。這個電  
本是藏在我秘密箱中。總要等用的時候纔取出來。只有尹都老爺幫着我繕寫。府中的人一個都不曉得的。余侍郎道。尹  
都老爺不是上頭交派叫他翻譯的麼。慶匡道。是我奏明請他帮忙的。余侍郎假作恍然大悟的道。那是不錯的了。尹都老  
爺不是常州人麼。他的兄弟不是在四川候補的麼。大約是他借着這個電本發的私電。那就不必研究了。好在自己人。  
決不至于洩漏的了。慶匡聽了。不覺佛然道。這是什麼話。他的私電怎麼可以用官電發。尤其這個電本是上頭交下來的。

十分秘密。他真太荒唐了。我知道了。以後就不用他來翻譯便了。你也不用說出去。余侍郎道。當然不說。因為恐有別的關係。所以回明。現在明白了。那就不必再題了。余侍郎退下來。心中暗暗歡喜。那時尹震生毫不知道。不過到慶匡府中去常常攆駕。也沒有叫去譯電。心中疑惑。但正在得意時候。也不放在心上。恰好有一天宮門抄上寫着江蘇巡撫着陸傳霖署理。原來陸傳霖做過陝西巡撫。他是州縣出身。是華中堂的至好。不多幾日。就到京請安。召見以後。他就住在後孫公園廬中。他資格很老。對於江蘇京官。不甚注意。況且魏師傅出了京。江蘇也沒有握大權的人。所以來了五六天。也沒功夫拜望江蘇京官。尹震生他建了垂簾的大功。慈眷隆重。外省的撫藩不放在眼中。他自以為江蘇撫台到京。當先來拜會。不料等了五六天。連名片也沒有來。那天江蘇同鄉京官正出了一箇單子。約期公請他。那也是照例的。請他一下。以便將來各人處送別敬送團拜費。正是窮京官的習慣。他的來不來拜會也不放在心上。不料震生正在詫異。他不來登門拜訪。我們同鄉倒先去請他。已覺不大願意。他一天套了車徑到後孫公園去拜他。他到了陸中丞寓中門口。家人投了名片。那班中丞的門公。向來架子大。接了名片。就出來說道。攆駕。大人出門了。正欲回身進去。那震生厲聲說道。你回來。我告訴你。我不是那一班的窮京官。來拜你們大人想要些別敬的。我是有上頭之交派來吩咐你們大人的。你不要發糊塗。那門公聽了。嚇一跳。連忙傍着車沿請了一個安。回道。請大人不用生氣。是小的糊塗。實在是上人出門去了。回來就過去請安聽吩咐。震生一聲兒不言語。他的車子就回去了。到家不多一會兒。門上就來回陸大人請安謝步拜會。震生叫請了進來。慢慢兒換了衣冠。到客廳裏見了面。陸中丞就說道。才剛兄弟出了門。失迎得很。家人們糊塗。請原諒。震生道。中丞到京來。自然很忙。本來不敢冒瀆。因為前幾天老佛爺交代幾句話。叫兄弟轉述給中丞。所以來請見。陸中丞馬上就站起來謝道。兄弟不知道。得罪得很。上頭有什麼交派。儘可叫管家來通知一聲。兄弟理應前來聽命。反而勞駕。得罪得很。現在就請吩咐便了。震生也站起來。正色說道。前天召見。題起派員去日本捕捉唐梁這件事。重大得很。上頭吩咐。以後上海道等處如有密電。請中丞徑寄到兄弟處。由兄弟轉呈。陸中丞道。是是。隨聽震生沒有他話。方纔坐下。說了無數恭維的話。坐了一回。告辭而去。那陸中丞回到廬中。心中暗想。我做到了巡撫。就是王爺軍機見了面也很客氣。他對我這種樣子。殊屬可惡。不過聽說老佛爺因他有些功勞。確是很相信他。他的地位很高。不過他交派的這件事。很是奇怪。聽說虎臣密電是交給慶華兩個人辦理的。所有消息自然由他們兩個人進呈。怎麼

教我交給他們。難道不相信他們兩人麼。這是萬不會的。明天我探探信再說。倘然真的。也要告訴華中堂留點兒神。不要教小鬼跌了金剛。到了明天。他到華中堂府中。見了面。就說道。昨兒有一件事。要向中堂請請示。就是尹震生尹都老爺叫我去吩咐道。上頭交派。以後上海日本等處有虎臣的密電。統統交給他轉呈上去。很覺着詫異。當時只好答應了。回來想到。這個密電。聽說由中堂和老爺經手。爲什麼要由他轉呈。實在莫明其妙。所以來請請示。華中堂道。沒有的事。密電往來。王爺總送來閱過再辦。老佛爺有什麼辦法。總吩咐我們兩個人。他又在那兒……華中堂說到了那兒兩個字。忽然沈吟了一下道。不過這位都老爺近日常有起兒。說不定老佛爺有沒有什麼面諭。等明兒上去探探信再說。前天王爺告訴我。他的私電借着虎臣密本的名兒亂發一等官電。這個人很靠不住。你不要露出一點兒消息。今天王爺老也在說他很可怕。龍老是多麼圓到謹慎的。他說到可怕兩個字。這位的飛揚意氣。一定他很看殼的了。你再聽我的信兒吧。隔了一天。華中堂軍機起兒上去。太后題及上海等處捉拿唐梁的事有沒有消息。華中堂就乘機奏道。這件事奴才很焦急。近來常有密電到來。進呈聖覽。不過奴才差使繁多。慶匡事情也忙。辦理不能迅速。繙譯電碼又不便假手他人。奴才跟慶匡商量。可否請太后另派一個人專司此事纔好。太后道。一時想不出靠得住的人。慶匡曾經奏過。叫尹宗湯幫幫忙。現在怎麼樣了。華中堂道。前兒慶匡跟奴才說。看見電報局報銷冊有許多不相干的電報。都是用虎臣名義發出去的。慶匡查了一查。原來是尹宗湯的私電。所以慶匡恐怕洩漏密本。不敢教他去經手了。現在請太后的旨意。或則專責尹宗湯辦理。他責任所在。也許不至亂來。太后道。那有這個辦法。這個人我看他尚有胆子。給了一點面子。他就亂來。還好用麼。華中堂道。昨兒江蘇巡撫陸傳霖說。尹宗湯親自告訴他。說是奉太后懿旨。以後上海等處的虎臣密電。統交尹宗湯轉呈。奴才不曉得太后曾經面諭過沒有。太后聽了。登時變色道。沒有這個事。這還了得。應當辦的。華中堂碰頭奏道。請太后息怒。他總算有點兒勞績。請太后開恩保全。好在他京察到班。將來給他一個府道出去閱歷一輩子也好。太后點點頭。就問道。這兩天有什麼府道缺。華中堂奏道。現在廣西思恩府知府陝西漢中府知府正在奏請簡放。太后道。思恩府聽說苦得很。他總算出了一些力。教他漢中府去吧。告訴那兒的督撫好好的管束管束他。華中堂領旨下來。發表了陝西漢中府知府着尹宗湯補授。正是青天裡下了一個霹靂。尹震生得了這個消息。嗒然若喪。從此君門萬里。再不能瞻仰天顏了。正是。秘使蓬萊留笑史。狹途螳雀逞陰謀。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 補書堂詩錄

兌之

壬申元日

立春明日是元辰。稍覺蔥龍入望新。竟廢桃符獨舊俗。黯陳黍醴饋先人。四郊已逼金甌缺。五厄無端玉軸塵。却想去年爲客地。橫飛拋火徹江濱。

讀史雜詩

馳道初成白骨邱。況看夾道起朱樓。汴京士女空翹首。又見君王向蔡州。丈人河北盡求官。十郡荊州女壻難。不待吹簫先受籙。一時雞犬累劉安。百萬修宮進一階。西園金帛溢成堆。只應臺省諸郎賤。迫向荒郊采稻來。將軍殉國骨成灰。總督猶求舊節來。九十年中仍一夢。吳淞潮水至今哀。江陵敵騎逼城闔。天意如何五厄頻。繫馬鳳皇樓柱下。傷心玉軸付煙塵。正氣湖祠兆土崩。唯將敦樸望中興。永嘉風俗衰陵甚。讜論誰爲干令升。功成北伐毀元都。惟有蕭洵淚眼枯。遺錄故宮應不暇。秦淮清淺又菰蒲。連臂迴波鏡殿深。日聞崇愷鬪奢淫。繁華已甚邱墟漸。記取章莊秦婦吟。五郡三州有別離。越禽代馬惜參差。王褒不絕周宏讓。敵國論交事可師。三窟安然蔽一身。作鮮卑語可通神。世人若羨王彭祖。嫁女先求務勿塵。沒腕秦川血不收。當時倚柱羨涼州。涼州列將東來日。祇是藏金羨董侯。割據元堪保一州。鄴臺新建俊賢收。范隆豈肯降元海。石勒寧能禮右侯。應昌廬帳仍歸北。大石林牙又向西。他日史家證遺佚。更從何處覓餘黎。

王敦死去付安期。斷乳今能幾日兒。大事全應關豎子。近來時事斷堪知。  
國危諸將尙猜携。事後方知悔噬臍。千古奇男王保保。操戈無奈李思齊。  
枋頭諱敗學桓溫。時尙難容直道存。誰是陽秋真晉史。欲全門戶只無言。  
一言殷鑒碎劉班。府史豪官互往還。臥疾猶思除異己。只爭名利後先間。  
裂裳縛袴起紛紛。惡少椎埋列一軍。狹巷短兵殊死鬪。義聲高唱入青雲。  
關中諸將日乖離。此事何堪敵國知。屈囚便無王買德。也應驅走義真兒。  
鐵馬盤陀重兩銜。不如絳衲兩當衫。男兒死敵尋常事。亂後溝渠白首癡。  
十五萬人入契丹。只供蕭后笑談間。南人仗一劉延慶。夜潰會無匹馬還。  
險要全輸敵國來。松亭空說路迂回。朝朝押宴移離畢。不及劉原是使才。  
官府會開號家裏。建康今日是留臺。蔡州未破紛紛迎候。盡日唯看六傳來。  
春日登樓憶仲宣。哀時庾信獨潸然。杜陵詩意尋常會。史筆他年附鄭箋。

溥心畬招萃錦園看海棠以風雨不赴代拈韻得江字

官殿潛行想曲江。討春猶遣客心降。國花臺廢苔封樹。極樂僧歸土打窗。風雨青春須共惜。園林朱邸尙無雙。遙知授簡  
擲枚日。幕結青油倒玉缸。

費莫烈婦者阿拉善王子妃威勤侯之女恭忠親王之外孫也王子以馳車死烈婦殉焉

休屠王子國。沁水主家田。鳳想承平曲。鸞哀薄命緣。倉皇書白粉。零落殉花鈿。萬古原頭樹。春歸泣杜鵑。

自上海北歸車至南京入夜不能度江因尋去年棲止處次日北上却寄秋岳

南車太緩北恩慙。教領江頭一响風。冠蓋頻來猶識我。多情爲謝酒家傭。  
緒鳥烏啼足風流。念子佳詩在口頭。今夜相思不相見。又乘明月到滁州。

壬申七月十一日兄子天况婚禮

阿咸初墮地。回首廿三春。永憶庭闈慶。長驚歲月新。及茲當授室。喜汝又成人。婚禮云無賀。深須念嗣親。新婦名門後。衿鑿訓夙知。休忘儒素業。莫逐世風移。家道由勤儉。人倫慎始基。青燈映編簡。勸學有齊眉。海國長賞志。庭陔望慰情。成書思顧托。鸞閣報生成。鳧雁翱翔意。鯤鵬浩蕩程。慚無伏波訓。鵲起佇英聲。令伯念烏私。難留愛日移。榕捲瞻舊澤。蘋藻起新儀。靜好鳴琴侶。齊莊視膳時。充闈待佳氣。燕翼與螽斯。銀漢望牽牛。清輝鵲鏡浮。清歡兒女鬧。景物歲時修。風俗猶從古。佳期正及秋。此時歌一曲。新雁過妝樓。

秋岳答和下關寄詩五首讀罷走筆奉酬來意

一從榆塞響清笳。各數萍踪逐傳車。白鳥青山元未改。一人泉下兩天涯。追憶子武六年仕宦絕心情。忽被時人說姓名。他日若辭嚴僕射。江村無分養殘生。北朝胡語雜俳倡。南彥翩翩倚隱囊。想見黃門居鄴下。并憐開府客咸陽。詩人取次盡南游。近得曹唐好句不。莫府山頭望秋色。眼隨江水到舒州。

楊雲史嵩陽看雪圖

井梧寒夜誦君詩。捲卷銷凝有所思。金谷園空呼酒處。岳陽樓換織舟時。勝游笠屐還能說。霸氣江山抑可知。題與義山舊詩句。嵩陽松雪有心期。

失兩兒謝存慰諸君

攬鏡霜華漸老人。風輪一刹又成塵。衰師凄切孺兒詠。杜老伶俜幕府身。玉筍迭摧中道雁。金環甯望再來麟。深情好句饒相慰。霑灑如糜兩袂新。

特 載

協力治強運動

## 各雜誌社舉辦共同座談會

(續前)

## 三、華北青年之苦悶爲何？在五次治

## 運中應如何領導並解決青年之苦悶

## 問題？

近幾年來，華北青年內心，顯然有着極矛盾的衝突，這個矛盾的衝突迄今仍在越演越烈，追溯到「苦悶」的原因，不外受極端變亂的影響，其苦悶表現的步驟是悲哀，觀望，墮落，甚至失去了「青年」的樣子，另有一些青年似乎是比較聰明些，既不流露悲哀，也不顯示挺進，敷衍，因循，自稱明哲保身，故示清高，其實這是極端的自私。究竟青年們爲甚麼因了極端的變亂而苦悶？說來又是思想的問題。熱血沸騰着的青春，是禁不起一個驟然的刺激，雖然這個刺激是非常正當的。所以凡是一個青年遇到一個驟然的刺激時，如果不能以理智來判明這個刺激的性質時，憤怒者則最容易被旁的視線誘導，志怨者，則最容易演成灰心而墮落，「苦悶」由是而生，弄得社會陰霾密佈。

這樣盲目的苦悶是對的嗎？在沒有認清一個驟然的刺激之前，而

消毀了一個青年的萌芽是應當的嗎？我們可以很肯定的說一句話，變亂的時代，可以毀滅若干青年，也可以滋生若干青年，管仲一生成功的方法還是從容的接受刺激，因爲火石不經過劇烈的磨擦，決不會發出熾烈的火花；同樣，人們不受強烈的刺激，也決不會燃起生命的火燄。

在另一面有許多已奔走於職業線上或仍在失業的青年，有時也會發出怨恨，總覺得埋頭終日不能溫飽，反之竟有許多極不起色的人們，大發其財，這你却可不必悲觀，更可不必氣憤，你要知道「世間一切不義之物，若以危心運之，則不受其累矣！」

本次治運期中，領導及解決青年之苦悶關鍵，應該使其矛盾衝突解開，勸導他應認清現時與過去之不同，以後明白應走之路徑，同時並應注意到其出路的措置，使其獲得大量的發展機會。(中聯)

青年苦悶，大約不外兩個原因：

一，職業問題！目前華北青年，尤其是知識青年甚多，這是因爲華北安定，社會已入正常狀態，一般人無論居住或求學都集聚到華北來。華北的青年過多，自然在學校畢業後就會感到事少人多，職業成

問題，就成爲青年人苦悶的大原因。

解決這個問題，有兩個方法：（一）凡華北各官署機關學校職員，一律嚴厲實施考試制度。（不是指以前那樣形式的名不符實的考試制度），以救濟青年職業問題。（二）都市的知識青年往往希望留戀都市生活，不肯到鄉村去，目前華北鄉村工作與鄉村教育上都積極需要人材，今後應募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工作，待遇不妨優厚，這是解決青年苦悶的必要方法

二，思想問題——目前青年對國際大勢認識不清，對世界情勢尙抱觀望態度，世界觀不立，人生觀必不立，遂有苦悶。這是宣傳力不足，現在應引領一般青年真正認識世界大勢，參加復興工作，青年人自會興奮起來。

（中國文藝）

華北職業青年，缺乏良好精神食糧，失業青年感覺物價昂貴謀生維艱之威脅，故生苦悶，當此五次治運期中，各雜誌社及報紙，應澈底根除頹廢不正當文字，及無病呻吟文章，應大量刊載有生氣的，有領導性的文字，使青年精神有所依歸，則苦悶日減，青年多冒險性，失業易受經濟壓迫挺而走險，直接影響社會安寧，此則希當局注意及之。

今日華北青年之沉悶，確正反映其極端苦悶之心理。造成此種現象之原因固屬多端，然青年群眾缺乏中心思想與中心信仰是其主因。挽救之法，在利用報紙和雜誌爲工具，建立起來中心的理論，恢復過去的學生熱情，使青年在行動及思想方面有所歸趨，不致妄從妄動，庶可挽回頹廢之風。

（吾友）

青年之苦悶，不外三端：一爲經濟問題，二爲婚姻問題，三國家

問題，此爲三者中最爲普遍者。而其於無形中影響之深，莫可言喻。如熱望「全面和平之到來」等，恐非獨青年有之。故吾人從事報業者應熱意開導，以求轉變青年之苦悶，而能真誠爲國努力也。

（新進）

中國青年之唯一苦悶，誠爲職業問題，即所謂學有所成，而無出路，中國用人之大弊，往往因人設事，致學非所用者，比比皆是。同時，另一方面之因事擇人，而感才難之嘆者，亦不可勝數。五次治運期間，用人者，宜力祛因人設事之弊。一方就青年之所長，授以專職，俾使其獲得盡量發揮技能之機會，設華北青年能用其所學，學而能用，則青年之苦悶，不減自滅。

（警聲）

青年有着眞摯的心地，滾熱的血流，但他們有時因爲理解力不健全，常會發生精神上的苦悶與刺激，即以現在而論，將於和平反共建國有時會發生懷疑！對於友邦日本的態度，是眞心與中國爲友嗎？這我們不能過份責難他們，因爲他們的心是脆弱地，理解是任性的，所以在實施治運之同時，我們要將華北青年的這種苦悶破除，讓他們知道依存英美的不可靠，抗戰只有滅亡，永不會救亡。（時事畫報）

我們眼前的處境，是應該努力奮鬥和促進建設，救國也好，睦鄰也好，解放東亞也好，總之必須舉國上下全體國民一反消極沉悶態度變爲振奮積極的姿態，尤其是現代青年，實在是陷入了麻痺的狀態，青年人應有的精神和氣概完全被浪漫頹廢給淹沒了，爲挽救這種不良的現象，個人認爲在第五次治運中應效法日本的青少年團，由政府來統一青年的意志，解散其他不良的團體，樹立有計劃，有紀律，建設新觀念新生命的青年層，在德智體三育下實行嚴格的訓練，將來使他



們來擔當建設亞大業的責任，個人想一定不會使人失望的。

(三六九畫報)

華北青年之苦悶，多在於出路問題，現在都市物價高漲，而農村經濟破產，失學青年無力升學，而在學青年又感前途之無出路，故若領導並解決青年之苦悶，只有積極為失學及在學之青年謀出路也。

(教育學報)

華北青年之苦悶，可由普遍的頹廢流行心理與了草生活的態度見到，此種現象或有思想混亂的原因存在，而所謂思想混亂乃因無挑剔之外來文化侵入的影響所致，所以推行新國民生活摒絕各種足以擾害生活觀念之荒謬主義，實為當務之急，且必須由側重自我而推廣為尊重全體的觀念形式，才可挽救青年於自誤的荒唐苦悶。

(時事畫報)

華北青年之苦悶，略為生活苦悶，思想複雜，在五次治運中，應強化青年生活指導，建設中心思想，校正其頹廢消沉之病態，增強其進取心。

(新河北月刊)

與第二問大致相同，青年之苦悶，必需在青年之生活中才能體驗出來。因之領導並解決青年之苦悶，也只有打進青年之生活中去才有辦法。

(東亞聯盟)

青年為國家之柱石，民族之中堅，故欲把握民衆，必先把握青年，然青年值此亂世時期，在種種環境之下，當難免發生苦悶之感，其苦悶之原因，不外(一)職業問題(二)求知問題(三)婚姻問題

(四)家庭問題(五)時局問題等等。

現在欲把握青年，必須：

一，設法介紹解決職業問題，可以使其安分守己。

一，設法使其潛心向學，以免想入非非。

一，設法使其明瞭時局之真象，以便為現實而努力。

以上三點確為解決青年苦悶癥結之根本理法，願當局在五次治運中先行調查而後逐步實施，青年不難把握也。(新民報半月刊)

青年人沒有正當出路，學校畢業後，到社會上，用非所學，這是一般青年之苦悶，在五次治運中，需要結成領導華北青年之組織。

(回教週報)

華北青年之苦悶，在於失業者佔一大部，其次是失學，因之便易流行頹唐萎靡或竟投機取巧方面，對於此，應發揮青年應振作及勿存僥倖心理的意見，領導其往奮進的路途上去，但首須注意者仍在解決苦悶方面，故在雜誌社方面，對於此點仍應對當局建議，比如儘量利用考試制度避免任用私人，多設學校，尤其是職業學校，以免青年所學非所用等。

(國民雜誌)

華北青年之苦悶，其主要者為不正視現實而放棄現實，雜誌應在這方面時時盡最大努力，喚呼青年注意時局，跳出沉默的圈子，奮起救國，由認識現實到把握現實從而創造現實。

(中國公論)

華北青年之苦悶厥為中心思想不能把握，與熱情不能發揮，宜就此兩點，導之入於正軌。但不可操之過急，致引起惡性反應。

(新民報半月刊)

現在青年之苦悶，為缺乏精神上的食糧及困於思想上的束縛，吾人應多設青年文藝協會之類，目的在網羅華北各級學校之男女學生，使其自由發展各方面之思想，以便於指導及改正其不良思想。

(新光雜誌)

華北青年一般之苦悶，在於生活不能安定，可由勵行減低物價，確保農產各方面而解決之。

(新少年)

由各雜誌社組織社員青年會，使與本雜誌性質相同之青年得有發揮意見解決苦悶之機會。

(震宗報)

華北青年之苦悶多因為職業不能確定，生活不能安定，欲解決此項問題，並須全能得到正當職業。

(華北體育)

為學業與職業問題，應在此兩方面加以協助。(婦女雜誌)

設立青年俱樂部，普遍徵求華北青年之參加，以期於無形同樂之中，領導解決其苦悶。

(僑聲)

青年之苦悶，多由於缺乏正確知識，應用側擊法使其充分認識。

(中和月刊)

華北青年以職業問題較為嚴重應予盡量安置

(立言畫刊)

#### 四，文化人對抗共產思想之最有效辦法

#### 維何？並應如何進行？

當此共產黨，以唯物史觀，強行世界之秋，在中國方面，只有提倡「孔子學說」，將孔子思想，深入一般人之腦筋，則共產學說，無由而入矣。

(新民報半月刊)

對抗共產思想最有效辦法在文化人之立場上而言，一方面利用文字或演講，講述共產主義絕不適於我國，因我國五千年來，為農業國家一切風俗人情與西歐迥異，一方面再深入民間講述共產邪說之荒

謬及詳述目前時局之實況以及大東亞戰爭之有利展開。(三六九齣報)

言中日親善已二三十年，而成效未著者豈無故哉，未能真正的合作是已，蓋心不誠則力不果，而合作之效能鮮矣，文化人以一切文化業之合作為最有效的方法毫無疑義，然必以誠心為基本方能有功，意見交換知識擴充隔閡消除，異常披瀝，無詐無虞，同心同德，夫如是不必日言親善，而親善自然固結矣，是在雙方文化人努力而已。

(藝林月刊)

須從檢討共產主義思想作起。欲滅除共產思想，先能認識其本質，以便謀劃對策，傷其要隘。現在大家只據報載知其片斷輪廓而已。比如說新社會陳罕平宣傳局長會批判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從批判作起，這是絕對的必要。

(中國公論)

文化人對抗共產思想最有效的辦法是從理論上駁斥共產主義之謬論，使人人得知共產主義不適合於我國的國情。

(吾友)

文化人對抗共產思想之最有效辦法，以闡發共產思想錯誤並啓導國民認識生活為最中肯。類如共產思想對人性改革論與社會經濟基礎之錯覺錯認皆應予以指摘與排斥。

(北京漫畫)

文化人應總動員起來從理論及實際方面利用種種方法，揭出共產思想及共產黨徒之錯誤與罪惡，以粉碎共匪之虛偽宣傳而獲思想戰之勝利。

(教育學報)

文化人對於共產思想之最有效的辦法，當不外從常識的立場及學術的立場，論述共產主義之謬誤。為推行此事則政府當局協力反共言論之發表，補助反共刊物之刊行，實為要着。

(新進月刊)

文化人對抗共產思想，應盡量抉發共產主義之罪惡，於各個作品

中，因勢發揮，或作學理之批判，或舉事實之證明，而事實尤重於學理。

(警聲)

盡量宣傳共產思想之矛盾及陰謀，尤其於各項小品文及文藝小說中，以動人情感之作品，穿插對抗共產思想之取材，以默化之力量，收偉大之實效。

(新河北)

應由文化人選述各種擄擊共產之稿件，如同教方面者，可以湖北岳口鎮回教教長王樹恒被共黨用燒紅鐵條穿入肛門慘死一事，可加重擄寫當時之實況，編成小說或特別記事。

(震宗報)

文化人對抗共產思想之最有效辦法在於對於共產學說之攻擊，但應以與民衆生活特別有密切關係者而論，空以「論文」反駁之，恐效力不大。

(國民雜誌)

文化界第一須有整個之組織，樹立一種共同之中心思想，倡爲一種主義的學說，以對抗共產學說，以普及於民間爲目標而推進。

(新光雜誌)

文化人對抗共產思想之最有效辦法，即係用文字儘量描寫共產之罪惡，深鑄於腦中，當能有效，本社即擬每期刊載共產之暴虐行爲，予以文字之重大攻擊以收普遍宣傳之效，使人人皆能將思想肅正。

(華北體育)

徹底評擊共產主義根本不適用於亞洲之理由，並積極發揚東方固有之文化道德，利用文字，畫圖向大衆宣傳，以防止國民染有共產思想。

(回教週報)

對抗共產思想之有效辦法，莫過於反駁共產思想及其學說之錯誤，應邀請專家刊行能使人民發生興趣之反共讀物。(華北體育)

應切實指摘其思想的錯誤，並一方應竭力引出共產思想不適於中國，不適於東方民族的理論及事實，歡迎他們來歸，是充分予以自新機會。

(中聯)

一面從事著述發行小冊子普遍廣送，一面組織演講團體做宣教師之辦法，於熱鬧之市街上隨意講解共產主義之危險性及不適用於我東亞社會之要點。

(僑聲)

可由有力的文藝及漫畫將共產黨徒之罪惡暴露之，以文藝之普及本及展覽會進行之。

(新少年)

研究，認識，站在中國民族和東亞解放的立場，予以嚴格的批判。

(東亞聯盟)

應以新民主主義精神盡量闡揚灌輸之，以肅正其思想。

(立言畫刊)

以最接近之事實，反駁馬克斯學說：以歷史有力人事倡明東方道義精神。

(新報半月刊)

應竭盡發揮其文筆及思潮，作文字上之宣傳。(婦女雜誌)  
改正避而不談之習慣，就歷史及學說上加以糾正，惟須謀妥善之辦法，以免誤會。

(中和月刊)

## 五，關於中日文化人真正親善與合作方法問題

在過去，中日親善似乎只是一種口號，按目前的國際大勢看來，中日非真正徹底親善，徹底合作不可，茲提其合作辦法如下：

一，日本文化人應首先放棄輕視中國文化的心理，有一般日人

已感到中日同舟共濟的必要，中日緊密的携起手來才能建設大東亞，並且許多日文化人已經實踐了真正中日親善的標語，希望這種現象普遍到每個日本文化人。

二，中國文化人應誠懇接受日本的一切優點——在以前，中國人過於迷信英美，甚至對英美給中國的壓迫，剝削都不感悟，自大東亞戰爆發，英美暴露了弱點以後，自然已經驚醒了許多中國的文化人，但應乘此機會充分的揭穿英美的醜惡，使人人痛恨了英美，來與友邦文化人携手。

三，盡量作文化溝通工作——中國文化以往因受了英美文化的籠罩不肯虛心的來認識認識日本，現在日本在戰爭上發揮了如此的偉力，中國文化人正驚奇與探討日本的時候，應充足把日本介紹給中國，文化人是會心悅誠服的，同時藉此時機，也應把中國介紹到日本去，解去一般人的誤會，這在親善上也是極有力的。

四，多交換留學生——想進一步研究中國與日本，非多派遣留學生不可，這樣由深刻的認識上才會自然的合作。

五，多給中國文化人機會去日本參觀——這是最小限度的一種認識日本機會，叫中國文化人明白日本現代化的程度，再看日本獨有的特點。

(中國文藝)

「中日文化交流」這是在目前最要緊一種工作，日本文化人所寫出的文章，中國人未必不喜歡讀，中國文化人所寫出文章，日本人也未必不喜歡讀，因此，兩國互相的翻譯文字絕不可輕視的。今後我很希望華北作家協會對於這個工作努力一下，藉於互相文字的號召，真情才可流露，中日兩國間的真正親善，自會有增無減。

(三六九畫報)

中日本為鄰邦，且於歷史，地理，文化，種族諸關係上俱有真正親善之可能性，為增進此種親善事體之具體實現，而中日文化人因負有此種特殊之使命，更應努力積極展開親善之工作，茲將中日親善方面最有效之合作方法，列舉如左：

- 一，樹立中日兩國統一之中心思想 (統一信念)
- 一，召開中日文化人之座談會 (交換意見)
- 一，實行兩國國民教育之澈底改善 (轉變思想)
- 一，交換中日兩國之出版物 (彼此檢討)
- 一，提倡兩國相互通婚制度 (增加情感)
- 一，加強東亞民族意識 (消除己見)

(新民報半月刊)

中國文化人應將排日思想根本上消滅，日本文化人應將侮華思想從根本上剷除，共同樹立共同思想。

(中聯)

中日文化人應採取密切聯絡，日本各著名雜誌作者之作品應盡量介紹於中國各雜誌，中國各雜誌之優秀作品，亦應盡量介紹於日本各雜誌，或特闢專欄，舉行定期交換，中日文化人於每年內並應有定期座談之機會，以便由中日文化人之合作，增進中日真正之親善。

(新河北)

文化人為增進中日真正之親善，必須使中日兩國朝野澈底明白現地現實情況，蓋「文化人」，顧名思義，至多僅可為文化上之親善，而實際上中日親善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民族性各方面。

(中國公論)

中日文化人為圖增進真正之親善，則在行為與言論上須特別留意

。以個人之見，其最有效之辦法，莫過於學者之交換講學，例如每月由日本派遣著名學者數人來華，同時由中國派遣著名學者赴日，則中日教育界有進一層之了解與聯繫，真正之親善，自可期待也。

(新進)

欲促進中日真正親善，首宜減滅中日人民相互歧視之成見，雙方坦白無私，相處以誠，然後引之日雙方，於禮教，道義，一切事務相同之點，為中日原本一家之佐證。中日文化人，應本此義，交換意見，交換知識，作為文字，促醒本國人民之領悟，久能久之，自可獲莫大之效果。

(警聲)

文化人增進中日真正親善，當由文化入手，其最有效之合作方法，似應刊行一中日合璧刊物，由淺入深，使國人對研究日文發生興趣，使日人對研究華文發生興趣，執筆者應以崇高的理想，純正親善的立場，發揮其機能，力謀兩國人民思想逐漸接近。

爲了增進中日之關係，達到真正親善之目的，中日文化人應相互介紹中日兩國之文化，利用一種綜合的，學術的嚴正的刊物，有系統的介紹中日兩國之學術，思想，務期真正達到「溝通中日文化」的目標，使中日兩國人士更能深刻的相互了解，如此始能實現真正的親善與合作。

(吾友)

中日文化人爲增進中日真正之親善，最有效之合作辦法爲共同辦理各種事件，如同文藝作品之交換刊登，留學生之互相留學，獎學金賞金之互相給與等。

(國民雜誌)

中日文化人爲增進中日真正之親善，莫如互爲生活體驗與研究方面的的工作，文化不能脫離生活而單獨成就，所以以生活爲出發的互知

互諒當能增進真正親善的程度乃屬可信。

最有效之方法爲語言，文化，風俗之真誠交流，試舉一近例：即中國人可以說日本話，但日本人也應該會說中國話。

(新民報半月刊)

打破語言障礙，中國人努力於日本語之學習，日本人努力於中國語之學習，自然互相瞭解，澈底合作。

(時事叢報)

加強中日文化人之組織，謀感情上，意志上之融洽，增進社會上之一切中日合作事業。

(回教週報)

可長期組織中日文化人聯歡會，互譯文藝作品，以相互理解而邁進親善。

(新少年)

中日文化人應加增其接近機會，增進雙方感情互相發揮意見，研討一切問題。

(立言叢刊)

互相譯述兩國文化之歷史關係及今後世界各國聯合生存之意義，說明我中日兩民族有共同提携之必要，藉達中日真正親善合作之旨。

(僑聲)

召集中日文化界者舉行座談會，交換意見，聯絡感情，並互相交換刊物，俾互借鏡。

(震宗報)

設立中日文化協會，從事研討各方面問題，著成大量圖書爲必要。

(新光雜誌)

多作團體之連絡意見之交換，作品之介紹與翻譯。(婦女雜誌)

(中和月刊)

多介紹中日文化交流及親善之歷史。要無隔閡的作文化思想之交流。

(教育學報)

# 金城銀行

資本 實收國幣柒佰萬元  
 公積 國幣參佰肆拾貳萬元  
 業務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  
 北京分行  
 西交民巷 南局四三三  
 南城辦事處  
 西河沿 南局三五三  
 東城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東局二五〇  
 西城辦事處  
 西單北大街 西局七二  
 北城辦事處  
 鼓樓大街 東局六六

## 北京中國實業銀行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儲蓄  
 本行儲蓄部現為適應環境便利存戶起見  
 特設 兩利儲蓄存款  
 國幣十圓 即可開給存單  
 行址 西交民巷三十六號  
 電話南局 一四八二 二八六七  
 三四〇二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六十號  
 電話東局 一七〇 九四〇

#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民國三年設立

國內首創儲蓄

## 北京分行

前外廊房頭條

## 辦事處

東城——王府井大街

西城——西單北大街

# 大生銀行

本行為服務社會優待存戶起見繳津京兩行

「特設活期」

「特別存款」

利益優厚手續簡便國幣「拾元」即可開戶按年息「伍厘」計息惟以國幣「壹萬元」為限另有優待加息辦法章程備索或請面洽

天津總行 法租界六號路

電話 三二二三四號

北京辦事處 西交民巷路南

電話南局 三四三〇號

# 大陸銀行

兼辦 辦理 商業 銀行 業務  
儲蓄 存款 事宜

北京分行地址 西交民巷

支行

東四牌樓大街 崇文門外大街  
王府井大街 地安門外大街  
西單牌樓大街 輔仁大學校內

# 鹽業銀行

辦理 商業 銀行 一切 業務

地址 北京前門外西河沿  
電話 南局二六八五號  
電報掛號 七七七七



# 中南銀行

專門經營商業銀行各種業務各大商埠均有分行及代理通匯機關

## 儲蓄部

基本穩固利息優厚種類繁多詳章索奉 地址東交民巷益昌大樓

電話五局 三三五八

一八七九 一八七八

〇〇四八號

# 中國農工銀行北京分行

資本金 一千萬元

收足 伍百萬元

設立年月 民國七年十一月

營業種類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存款事宜

行址 西交民巷

電南

三四八三  
八二一〇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西單北大街

電東  
電西

三六〇〇  
八八六

#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及

儲蓄一切業務

代理保險

北京支行  
地址 西交民巷  
電話 南局 三九六三

東城辦事處  
地址 王府井大街  
電話 東局 三七七

# 北京中孚銀行

辦理商業一切業務

兼辦儲蓄

行址 西交民巷四號

# 中國銀行

本行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支行 西交民巷

電話南局(三) 零八六零  
三八五八

# 浙江興業銀行北京支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各種儲蓄存款

行址 前內公安街新大路

電話 東局七一 三三三〇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 北京交通銀行

前門外西河沿

東城支行 王府井大街  
西城支行 西單北大街  
崇外辦事處 崇外木廠胡同

## 河北銀行北京分行

行址 西交民巷東口  
電報掛號 二二二二

經理室	三三〇七八六	文書股	三三三二八一
營業股	三三〇六〇三	會計股	三三〇一七二
匯兌組	三三五六五六	庶務組	三三〇一七二
	三二八〇四	傳達室	三三五三九〇
		倉庫	三三〇九二一
		出納股	三三一九六三

經營一般銀行業務 存款利息優厚 放款手續簡捷

辦理華北各省匯兌收費低廉通匯地點如左

天津 保定 石門 唐山 滄縣 昌黎 郎坊 涿縣 定縣 邢台 邯鄲 磁縣 通縣 東光 晉縣 寧晉 正定 易縣  
 大名 樂亭 元氏 秦皇島 山海關 遵化 遷安 豐潤 胥各莊 塘沽 灤縣 濟南 濰縣 濟寧 德縣 周村 博山  
 煙台 青島 徐州 海州 開封 商邱 新鄉 彰德 太原 汾陽 崞縣 曲沃

# 馬牌洋灰

(附屬出品)

花磚 方磚  
房瓦 脊瓦

## 啓新洋灰公司

工廠 河北省唐山市  
總事務所 天津法租界海大道  
北京支店 前門外打磨廠大口北河沿

### 匯款免費

本行爲服務社會起見京津往來小額匯兌數  
在三百元以內者一律免收手續費

手續敏捷 交款迅速

## 大中銀行

行址

北京分行：東交民巷西口  
東城辦事處：王府井大街  
西城辦事處：西單北大街  
天津分行：法租界中街七二號  
天津支店：東馬路十四號

### 同願學報

弘揚佛法

建立民衆真實信仰

定價每冊二元

編輯者 佛教同願會編譯委員會

北京沙灘嵩祝寺內

發行者 北京佛學書局

北京西安門大街

# 徵稿簡章

- 一 本刊以研究學術灌輸知識發揚東方文化樹立民衆信會爲宗旨。
- 二 本刊絕對公開，凡合於本刊體裁者，均歡迎投稿。
- 三 凡以翻譯作品惠寄者，請附原書，發表後退還。如原書不便郵寄，請詳註書名，著者，出版時期及處所，以便稽攷。
- 四 來稿字體請勿潦草，句讀符號，請標點清楚，稿紙以有橫格者爲佳，勿用鉛筆寫，勿兩面寫，勿橫寫，如能依本刊行款者尤妙。
- 五 來稿署名，聽投稿者自便，但於稿末務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並加蓋印章，以便通信，否則概以却酬論。
- 六 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刪改者，請于稿端註明。
- 七 來稿長短不拘，語文均可，一經登載，撰稿每千字按三元至八元，譯稿每千字按二元至五元致酬。
- 八 投稿版權，仍由著者保留，但本社於編輯任何叢刊時，有自由採選權。
- 九 凡在本刊發表之長篇著作，如需用抽印本書者，請於寄稿時聲明，其工料費由稿費內扣抵。
- 十 投寄之稿，概不退還，但在五千字以上之長篇，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退稿郵票者，如未掲載，可以奉還。
- 十一 來稿逕寄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本社編輯部，勿寄編輯個人，並勿附入他項信件，重要之稿，請掛號郵寄，以免遺失。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出版

## 中和月刊

第三卷 第十二期  
零售定價四角

編輯者 中和月刊社

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翠華軒

發行兼印刷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售處 全國各埠書店

### 廣告價目表

種類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甲	乙	丙	甲	乙	丙
詳章函索即寄	一〇〇元	八〇元	六〇元			
		四五元	三五元			
		二五元	二〇元			

大 最 陸 大

△ 國定教科書之印刷·販賣！

印 刷

活版、膠版、  
平版、原色版、  
其他高級印  
刷、製本、設  
備完備

中 日 合 辦  
資本金五百萬圓

出 版

中國出版界之  
指標、綜合雜  
誌、各種研究  
讀物、文藝、  
古典複製

  
新 民 印 書 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表電話西(二)二二二三〇番

學 用 品

中國學校用  
品、事務用品  
之製作、販賣

△ 各種出版物之刊行！

備 設 新 最